超 凡 的 一 生

( Supernatural )

**威廉·玛利安·伯兰罕传记**

( The Life Of William Marrion Branham )

**第 2 册**

**欧文·乔金森 著**

( Owen Jorgensen )

致 谢

要进行这样大的一个写作工程，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我肯定无法完成，我为此而深深地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感谢佩里·格林，他给予了我最初的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大卫·巴克利、金珠·吉姆、安顿·里奥楚维克、桑卓·梅奥斯、杰尔·韦伯、还有其他的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编辑、校对这六册书，他们给出的建议让这本传记内容更准确、质量更高；此外，我还要感谢斯蒂文和凯斯·斯褚，他们为那些只能听不能读的人录制了这本书；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把这本书翻译成汉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印度语、韩语、挪威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的人们；最后我要把感谢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20年里是他那永不落空的爱和关心，让我能够完成这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

——————欧文·乔金森2011年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前 言

1971年，还在西雅图和平学院就读时，我就读到了高登·林赛的小书《威廉·伯兰罕——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我对威廉的生平故事和事工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我当时19岁，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作家。我意识到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想知道是否能为这个杰出的人写一本详细的传记。说实在话，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足够的技能组织这么巨大的工程，更不要说把它们写出来。所以这个梦想后来就慢慢泯灭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时光流逝，我后来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尝试过不同的工作，直到1978年，我回到我家的大麦农场干活。

1978年我35岁，当时在韦纳奇山谷学院参加了一个冬季学习班，想学一些对我的农业生意有帮助的新技能。我选了一门会计课程和一门计算机课程。有一次在写作课上，只是为了好玩，我提交了第一份书面作业，让老师评估一下。当她发回作业时，我看见她在纸稿的最上端写了一句话：“我能用你的作业给班上其他同学做范本吗？”我每次交作业，她都在第一页的顶端写这句话。这样持续了四周后，我想：“嗯……我想知道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什么事？”因为在那个冬天我一直在恳求神向我显明他想让我这辈子做什么事。当我站在学院图书馆门口的时候，神向我说话了。他的话语如此有能力，就像一记拳头打在我的胸口上。他说：“我想让你来写一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我想：“那么，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了，哪怕是花上10年工夫完成我也不在乎。”结果它花了我20年的时间来完成。

关于威廉·伯兰罕的事工有许多可用的素材。（要提出警告的是——在互联网批评他的网站上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这让人很遗憾。）当然，当我1985年开始着手这项工程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原始的素材来源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在50年代和60年代录制的一些短片、还有我写的事件的目击证人，特别是后三本书上的事件。但是一开始，我大部分的素材都是来自威廉·伯兰罕录制下来的讲道录音。从1947年到1965年，他的讲道有超过一千场被录制在磁带上。我按照他讲道的顺序一盘接一盘的听，这个过程本身让我感到满足而激动，我感觉就像是跟着这位伟大的传道人走遍了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确如此。当他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时，我就用文字处理机记录下来。（这是在可以用电脑数据软件处理他的讲道之前的事，我会在尾注里对这个数据软件做更多的说明。）他经常会讲述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因为事情刚刚发生，他不仅能说出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话，他还能说出他当时的想法和感受，这使得我写起传记来更加方便。

经过两年的调查，我已经收集了超过一千页的单倍行距的打印记录。这时我对自己说：“欧文，你到底要不要开始写这本书？你肯定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素材可以开始写了，所以……要么开始写，要么就不要再对自己说你正在写一本书了。”

首先，我必须得组织我的素材，我买了56本文件夹，按照威廉·伯兰罕一生的每一年做了标签，然后通读我的素材，判断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用剪刀将它裁剪下来，放在相应年份的文件夹里。接着我打开标着“1909年”的文件夹，把里面的素材再读一遍，这样每个细节就落在我的脑子里了。最后，我打开文字处理机，深呼一口气，开始写作。

刚开始时，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第一章，我草稿上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威廉·伯兰罕于19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读起来就像高中的语文作文，所有的事实都有，但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我想：“这里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我为什么不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把读者拉到这个故事里呢？我以这个理念重新写了第一章，这次的效果让我很满意，于是我继续用这种方式写了整个系列。几个月后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汉娜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读几张从我的手稿里掉出来的纸稿，我想她读的是第5章。汉娜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说：“爸爸，这故事真不错。“然后低头继续读着。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的路子对了。从那以后，我已经接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写给我的许多信，他们说这本关于威廉·伯兰罕生平的书让他们得到了许多祝福。

今天，当我写这个介绍的时候，《超凡的一生——威廉·伯兰罕的一生》第1册，第2册，第3册，第4册和第5册已经有了成千上百的英语复制本，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许多语言。（参见supernaturalchristanbooks.com）。其中的原因是：起初佩里·格林（亚利桑那州图森教会的牧师）和我是将5册书分开印制的，因为我当时还在写这个系列，我完成一册就印制一册。现在既然这本书的最后一册已经完成，我就把前5册和第6册合并，将它变成一套三册的书重新印刷。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意识到耶稣基督此时此刻离你有多么近，——更重要的是，他有多么在乎你。

————————欧文· 乔金森 2011年1月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第 二 册

青 春 苦 旅

（1933-1946）



第 二 册

青 春 苦 旅

（1933-1946）

目 录

第二册作者序 ………………………………………………………8

第一册概要 ………………………………………………………10

第12章 站在空中 ………………………………………………12

第13章 神秘之星再现 …………………………………………23

第14章 看到未来的教堂 ………………………………………33

第15章 结结巴巴地求婚 ………………………………………37

第16章 如同地狱来的蝙蝠 ……………………………………44

第17章 充满希望的婚姻 ………………………………………48

第18章 米沙沃卡之行后的错误 ………………………………54

第19章 黑幕落下 ………………………………………………65

第20章 洪 灾 …………………………………………………73

第21章 厚普去世 ………………………………………………78

第22章 一生中最危机四伏的时刻 ……………………………86

第23章 力争恢复 ………………………………………………94

第24章 畸形腿变直了…………………………………………102

第25章 米……尔顿的奇迹……………………………………114

第26章 迷失在飓风山…………………………………………125

第27章 杀人的公牛……………………………………………134

第28章 天使与岩洞……………………………………………145

第29章 他手上的迹象…………………………………………157

第30章 被囚的得释放…………………………………………162

第二册作者说明 …………………………………………………170

第 二 册 作 者 序

逆境可以有一种原因；使徒保罗写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严峻的考验，是为了把我们引到他更伟大的旨意中。威廉·伯兰罕（又译伯南汉）的一生就是这样，我自己的一生也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到威廉·伯兰罕是在一九七零年，他去世五年之后。我对所听到的事感到惊讶；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普通传道人的故事，它听起来更像是神的手再次直接和公开地干预了人类的事务。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我很快地阅读了关于他的两本小传记：高登·林赛一九五零年写的《威廉·伯兰罕——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和佩里·格林一九六九年写的《先知行传》。我渴望知道得更多，就去查找所能找到的关于这位非凡人物的各种资料。我找到了很丰富的资料，但那些关于他非凡经历的大部分细节都分散在他的录音讲道中。这使我想到，若是把他所有这些经历收集起来并按年代顺序进行整理，那将会给人多大的灵感啊！那时是我第一次开始梦想由自己来写一部传记。

但是，要写一部长篇传记，需要献身精神和成熟的思想，然而，我那时才二十出头，这两样都还不具备。所以，在一九七三年，我就先写了一本较长的关于威廉·伯兰罕的小册子，而没有写详细的传记。我自己将它印刷出来，发给几个我认为可能有兴趣的传道人和熟人。他们的反应大大出乎我所料。人们就来订购了成千上万本。不久，我收到从世界各地来的信件，要求知道更多关于威廉·伯兰罕生平和事工的资料。由于时间不够，资料来源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就让几个基督教传教团体来接手小册子的印刷和邮寄工作。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有几十万本小册子以多种语言分发到了世界各地。

人们对于那本小册子的需求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写一部更广泛更详尽的威廉·伯兰罕传记。但是，要写这样一部传记所需的研究任务和涉及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全职在家族农庄做工，农庄里种植着绵延六千五百英亩的小麦；我还在一间小教会里担任兼职

牧师。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要抚养四个孩子。我怎么可能找到时间写作呢？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做什么事，他知道怎样使我们进到一个位置里去做那件事。一九八六年三月，我的家庭遭到一连串的不幸。首先，我妻子要接受一项很危险的背部手术；其次，我自己在一次滑雪中严重受伤；第三，我失去了兼职工作；第四，由于与政府的一个合同纠纷，我们家族面临失去整个农庄的危险。真是祸不单行！我的生活一团糟，使得我重新审视我的目标，并为我的未来向神祷告。神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呢？一个想法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就是我早年要写一部详细的威廉·伯兰罕一生故事的梦想。终于，我战战兢兢地把自己交托给了这项任务。

靠着神的恩典，我妻子和我都康复了。还有，我们最终也解决了与政府的合同纠纷，没有失去农庄。经过这些事后，我一直持守着写威廉·伯兰罕传记的承诺。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星期花十二个小时做这项工程的研究工作。我阅读关于他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研究那些照片，看他在医治聚会上行神迹奇事的录像。我也到威廉·伯兰罕生前发生过超自然现象的一些地方访问，与一些目击者交谈。但绝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听威廉·伯兰罕的几百个录音讲道。到了我一九八八年真正着手写作时，我已经把上千页的笔记归了类。

如果说有什么事能证明逆境都会有其目的的话，那么，威廉·伯兰罕一生的这段时期就能证明。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间，他所面临的那些试炼和悲剧，都成了铸造他品性的工具，使他乐意去做神叫他做的任何事。神也想叫他做许多事。几年以后，威廉·伯兰罕说：“品性是一种得胜，不是一种恩赐。”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希望，威廉·伯兰罕得胜的故事，能在你自己的生命中鼓舞你。我的祷告是，愿你从这本书中认识到今天神的大能和耶稣基督离我们多近，并全新地体验到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爱和眷顾。

　　　　　　　　　　　　 作者：欧文·乔金森，一九九五年

第 一 册 概 要

在威廉·伯兰罕的孩提时代，他为生存而挣扎。他父亲查理是个文盲，一直干着低收入的工作，几乎养活不了数量不断增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查理有喝酒的嗜好，这最终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完全干不了工作。结果，在早年，养活家庭的担子就落在了比尔身上，他是伯兰罕家十个孩子中的老大。

比尔·伯兰罕是个神经质的孩子，他难以与同龄人相处得好。不寻常的事不断临到他，那些神秘和属灵的事使得他很烦躁、混乱。他母亲爱拉常常会对他提起那奇异的光，这光在一九零九年四月六日凌晨五点左右，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以旋转的样式临到他出生的那个山地小木屋里。这个故事很离奇，它只会加增比尔的混乱。为什么他的一生与他周围的人如此不同？为什么从树上的旋风中有一道声音出来，告诉他，永远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当他长大后有一项工作要他去做？为什么每当他要违背那个命令时，就有一道旋风出现？又为什么那个算命的吉普赛人在马戏场说她知道他是生在一个迹象下，因为她看见一道光跟随着他？

尽管有这些和其它的暗示，比尔还是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神，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的那天，在做完阑尾炎手术后，他几乎死去，他才转向神。当时他的心脏越跳越慢，医院的病房模糊，然后消失了。突然，他站在一棵大白杨树下的一条小路上。同是在这个位置上，有一道声音在他还是小孩时曾从旋风中发出来，使他感到恐惧。现在，他看见同样的旋风刮在树枝上，但这一次，从旋风中出来的声音是说：“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我呼召你，你却不愿意去。”比尔发狂似地问：“谁在呼召？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那声音只是重复：“我呼召你，你却不愿意去。”比尔哭喊着：“耶稣啊，这若是你，让我再回到地上，我会在街头巷尾传讲你的福音，我会告诉每一个人！”突然，他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里，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接着，他开始火热地寻找神。在几个月里，他藉着许多宗派教会要

寻找救恩。有一天，他跪在他父母房子后面的一个棚子里祷告。他处在灵魂的绝望中，承认了罪，又承认了他极大的需要。忽然，空中形成了一道十字形的光，出现在他面前；一个声音以他所不明白的语言对他说话。他没有感到惧怕，相反，他感到安宁和自由；好像一百磅的重担从他肩上提走了。最后，他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中找到了他的救恩。

这个经历过后不久，他遇见了一位年轻女子阿米莉亚·厚普·布伦巴赫，她邀请比尔去杰弗逊维尔的宣教浸信会崇拜。比尔开始定期地出席聚会。牧师罗伊·戴维斯博士对这位年轻人的真诚和火热印象很深。观察了他几个月后，戴维斯博士建议比尔应该来事奉主。比尔没有忘记他在死亡关头时所许的诺言：如果他再有一次机会活下来，他会在街头巷尾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他感到无比欢欣。

第12章

站 在 空 中

1933

威廉·伯兰罕刚刚得到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附加上去的，也不是额外之物，像涂在面包上的奶油和果浆。那就是他的面包。这二十四年来，他一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自己灵性的旷野中，饥饿到了极点。从属灵的意义上说，他靠吃树皮，树叶和青草维持生命。现在，在他生命中第一次吃到了充满属灵营养的真正的食物，以耶稣基督为食，那是从天上降下，赐给将死之人永生的食粮。比尔觉得他的灵里的力量每星期都在增强。忽然间，这世界有了更多的意义，远不止是流汗、攻击、被弃绝和混乱。现在，比尔有了盼望、爱和永远的目标。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很快成为他生存的中心，成为他一切思想和行动所围绕的轴心。

比尔听到他牧师传讲说，全能的神之所以将他的思想绘制在圣经里，是因为他要让每个基督徒知道主在他或她个人生命中的旨意，人所要做的就是读经和祷告。比尔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急切地想拥有更多的道的知识，以便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对他来说，圣经就像是他突然继承下来的一幢财宝屋。他想进到每个房间，拉出抽屉，打开柜子，检查壁橱，要看看他现在到底拥有些什么。

从十年前上完七年级后，他就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的阅读技能生锈而迟钝。他足以知道圣经的大意，但他读不准旧约中那些难读的名字如：亚达薛西、尼布甲尼撒、所罗巴伯、比拿雅等。他常常要努力去弄懂英皇钦定本的古怪文法，这种文法与他的肯塔基方言相差甚远。一九三三年初比尔传讲第一篇道时，他觉得自己的舌头无法正确朗读经文，因此就说服厚普坐在他讲台的后面，什么时候需要她帮自己朗读时，就给她一个提示。他的主题是在参孙纷乱的一生中神的恩典和眷顾。厚普读了《士师记》中比尔要用的主题经文，然后比尔就开始详细讲解。过不久，他要给会众读《约翰福音》14章里耶稣说的话。他向厚普点点头，她就开始朗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比尔打断她，说：“你们听到这经文说，你们自己不要忧愁。”他又对厚普点点头，她就继续朗读：“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比尔又一次打断她：“你们信吗？你们真的信吗？”他第一次笨拙的尝试就这样进行下去——生硬而不连贯，是的。但他那强烈的真诚补救了这些弱点，这种强烈的真诚让讲道富有说服力。

爱拉·伯兰罕坐在会众中听，仔细地思想他儿子说的话。比尔生命中戏剧性的变化以及他奇迹般的得医治，唤醒了她灵魂深处一些属灵的物质。三十九岁的她做出了回应，把生命献给了耶稣。比尔喜乐满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母亲施了洗。

被母亲的回应所鼓励，比尔开始催促他父亲去教堂。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查尔斯·伯兰罕还是拒绝了，没能朝这个方向移动一步。这使比尔很忧愁。十四岁动手术时他似乎掉进了那失丧游荡者的魂的处所，基于那次恐怖的经历，他不会动摇对失丧者的关心。现在比尔常常这样祷告：“亲爱的神，不要让我爸爸去那种地方。请让他看到你的恩典，来接受你的饶恕。”

有一天晚上，在大部分家人都上床睡觉以后，比尔躺在前屋的一块毛布毡上为他父亲祷告，他父亲正在当地的一家小酒馆喝酒。比尔祷告时，有一个印象，好像有个声音在说：“起来！”他就站起来走出门外，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被拉向什么东西。

在他家后面，有一条小路穿过几块空地，空地上长满了金雀花草，这是一种在那地区很普遍的淡红色、齐膝高的草。比尔借着星光沿着小路走。当他走到空地中间时，便跪下来，低着头交叉着手，继续为他父亲祷告。突然他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一个人站在他前面十英尺的地方：是一个最不寻常的人——身材矮小、瘦弱，头发垂肩，修得整齐的短胡须，穿着白袍，清晰地站在星光底下。这人对着比尔侧身而站，望着东方。他外貌安详，双手合拢，两脚交叉，一脚比另一脚略往前一点。比尔第二次看了看那双脚，真不可思议，两脚没有碰到地面！

“呐，等一下”比尔想着，他咬了咬自己的指关节直到咬痛为止。“我没有睡着，不，我正在这里为我爸爸祷告，有声音说要来这里……而这人站在这里。”

这一切似乎非常真实，同样的微风吹拂着高高的草，也使这人的白袍随风飘动。比尔折断一根金雀花草，像牙签一样插入他的嘴里。他心想：“那人看上去像主耶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比尔离开小道，移了一下位置，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人的脸。他清了清喉咙，“嗯，嗯，”那人没动。比尔想：“我想我要叫叫他。”他大声喊：“耶稣？”

那人转过来，伸出他的双臂。

这是比尔所能记得的最后一幕情景。他失去了知觉，向前倒在地上。但此前看到的那张脸永远印在了他的记忆里。世上没有一位艺术家能画出特征如此丰富的面容。这张脸带着威严和权柄，看上去他只要一说话，世界就没了。然而，他眼中却闪烁出如此的仁慈、怜悯和爱。

黎明时比尔清醒过来，他还在金雀花草地里。夜晚的寒气和湿漉漉的睡衣使他浑身发颤，他的睡衣显然是被自己的泪水浸湿的。他走回家，穿戴好，然后满心兴奋地去他的牧师家，想听听他的意见。

戴维斯博士对这件事反应极为冷淡：“比尔，那会使你发疯的。那是魔鬼，决不要被那种虚无的东西给愚弄了。”

这些让人沮丧的话出自一个比尔非常尊重的人。他恐惧而困惑地离开了牧师房，想听听第二个人的意见。于是比尔又去见他的老朋友麦金尼牧师，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这位年长的牧师。“那么，麦金尼弟兄，你对这事有何看法？”

麦金尼牧师略有所思地捋着下巴，说：“瞧，比尔，我告诉你，我相信只要你保持洁净的生活，只传讲这本圣经里的东西——如神的恩典等等，我相信你会活得更好。我如果是你，就不去追求这种稀奇古怪的事。”

“先生，我无意去追求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我只是想知道这是什么。”

麦金尼牧师点点头。“比尔，多年以前，教会里经常有这类的经历。但当使徒们去世后，这些事也随之停止了。现在，我们唯一显出这类现象的东西就是魔鬼和灵媒。”

“哦，麦金尼弟兄，你真这么认为吗？”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比尔被这种看法吓得发抖。“哦，神啊，请怜悯我！麦金尼弟兄，你愿意同我一起祷告，求神永远不要让这事再发生在我身上吗？你知道我爱他，我不想在这些事上犯错误。”

“好的，我愿意，比尔弟兄。”

他俩就跪在牧师房的地板上。麦金尼牧师祷告说：“天父，我要祈求你阻止这些属魔鬼的事折磨这个年轻基督徒的生命。”

“是的，天父，”比尔也应声祷告：“请不要让这些事再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这些事还是照样有规律地临到他。有时候，他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压力压迫着他的皮肤，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或人站在周围向他吹气，他的皮肤会有麻刺感，令人毛骨悚然。在其它时间，当他在工作时，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其他地方呆了几分钟，很清楚地看着某事发生，就好像坐在前排看一出戏一样。然后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魂游象外结束了，生活恢复，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但那形象却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曾到过哪里，他看见了哪些事。尽管他不晓得它的意思，但他忘不了，也挥之不去。

他又想起他牧师的话：“你若想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那么就去读经和祷告。”比尔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一个地方，为他的问题祷告直至深夜。有一次时间过了半夜，他拍掉身上的灰尘走回家。他母亲听到他进门，就叫住他，告诉他说他的妹妹病了。比尔就去妹妹德罗丽斯睡觉的房间，跪下来为他三岁大的妹妹祷告，然后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一关上房门，就听到好像两根裸露的电线之间发出“啪啪”响的电弧声。会是房间里的电线短路吗？他的眼睛正扫视墙上的插座时，就看到房间里充满一种奇异的黄绿色光。瞬间之后，那房间就完全消失了。

比尔似乎正站在空中，惊恐使他的心肌收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快死了吗？还是已经死了？那光仍然在他周围闪烁，是从头上的某处光源漫射下来的。他抬头一看，吓得目瞪口呆——一颗燃烧的巨星正旋转地朝他冲来。比尔的心像铜鼓似地“砰砰”直跳。他的胸部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试图喊叫，但肺部挤不出空气。很奇怪的是，那燃烧的火球靠近他时却变小了，最后看起来还没有他的拳头大。那火球没有任何力量地打到他的胸部，埋入了他的心里。

就在这时场景变了，比尔发觉自己正站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在他前面的地上放着一个老式的玻璃糖果罐，就是那种方底圆盖的玻璃罐。但是罐里装的不是胡椒薄荷棒棒糖，而是一只大烟草蛾，它狂乱地撞击着玻璃，想要飞出来。比尔想眺望一下乡村景色，就朝右边转过去，那里站着一位天使，严肃可畏，穿着一件白袍，白袍本身好像有光照射出来。比尔眯着眼睛想看清这天使的脸，但就是看不清。天使的外形就好像是一团模糊的光。

那天使说：“仔细看我要指给你的东西，”他指着那罐子说。

比尔一回头看那罐子，就看见一只手臂投出一块石子，击中那玻璃罐，打碎那只飞蛾的囚室。这只肥胖的烟草蛾拼命想飞走，但无法飞离地面，它粗短的翅膀带不动沉重的身子。这飞蛾张开嘴，吐出一大群苍蝇来，它们怒气冲冲地“嗡嗡”叫，飞满了空中。这些苍蝇飞向四面八方。其中有一只飞进比尔的耳朵，比尔畏缩着。

那天使说：“要小心！苍蝇代表邪灵，就像占卜和算命的灵。要小心！”

比尔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家的。前一秒钟他站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后一秒钟又回到他自己漆黑的房间里，这期间他甚至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刚去过哪里呢？他是怎么去那里，又怎么回到家的呢？这经历使他觉得人在摇晃，所以就爬到床上。但那晚他无法入睡，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那天使的警告，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比尔工作时格外小心，甚至都有点神经质了。他一直在盼望某件激烈的事发生。午餐休息的时候，他停在乔治·迪阿克和他弟弟埃德做工的那家杂货店。比尔正在后面和乔治讲那个异象，这时有个妇人从前门进来。一种奇特的压力拂过比尔的身上，这和他上次走进灰狗巴士车，一个占星家跟他搭话时的感觉相同。他就对他朋友说：“乔治，那个女士有些古怪。”

这妇人停在收银台，对埃德·迪阿克说：“我在找一位名叫伯兰罕的人，有人告诉我他是个神人。”

“哦，你真幸运，他就在店里。”埃德朝背后喊：“比尔，这里有人要见你。”

比尔一走出来，那妇人就问：“你是威廉·伯兰罕，神的先知吗？”

“我是威廉·伯兰罕。”

“你就是那个曾在医院为威廉·梅利尔行了一件神迹，又医治了残疾十七年之久的马利亚·德·奥哈连的人吗？”

比尔摇摇头：“女士，你搞错了。我是威廉·伯兰罕，这两件事发生时我都在场，但我没有医治他们，是耶稣基督行了那些神迹。”

这回答使她感到满意：“我失去了一些房产，我想叫你帮我找一下房产的位置。”

比尔不明白她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但他确实知道这就是昨晚异象中警告他要小心的事。他说：“女士，你找错人了，你一定是在找一个读心术的或灵媒。”

她似乎很惊讶，说：“你不是一个灵媒吗？”

“我不是，灵媒是出于魔鬼的。我是基督徒，我拥有神的灵。”

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冷冰。突然比尔意识到她自己就是一位灵媒。他说：“昨晚，主在异象中差派一位天使来警告我，说你要来，告诉我要小心。你做的这种事是出于魔鬼，它使神的灵忧伤。”

那妇人抓住胸口：“我……我要吃点药。”

“女士，停止做这些事，你的心脏就会好的。”

她用脚后跟转过身去，生气地跺着脚走出了杂货店。在他们还能看见她时，就见她停住，又抓了一下胸口，随着一声尖叫，倒在人行道上。等埃德和比尔赶到她那里时，她已经死了。

其它的信息，虽然不总是那么清晰明确，但也藉着异象而来。在一个异象中，比尔看到自己在灰蒙蒙的黄昏下沿着一条路向下滑。他感到如此轻松和喜乐，与他那天第一次把心交给主耶稣基督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在异象中他欢跳着，对这空气打拳击，抒发他的快乐。突然，有个大黑影向他跑来，好像是一只狗要来咬他。比尔吓得一大跳，就踢它，喊道：“滚开！狗。”

那个影子形状的东西就站起来。比尔大吃一惊，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穿黑衣、高大的男人。那人咆哮道：“你叫我狗。”

“对不起，先生，”比尔道歉说：“我还以为你是狗，因为你用手和膝盖在地上走路。”

那人嗥嗥叫：“你叫我狗，是吗？我要为此杀了你。”这人从他腰带里抽出一把弧形匕首，迈着缓慢、坚定的步伐，要攻击比尔，两眼冒着杀气。

“请不要，先生，”比尔恳求着，向后退。“请理解我，我刚才不知道你是个人，我真的以为你是一只狗。”

那个疯狂的人毫不妥协，越往前走一步，他看上去就越像个鬼魔。“我要教训你，你敢叫我狗，我要杀了你。”

突然，比尔的后背顶住了一条电缆管道，他逃不掉了。“先生，我不怕死，因为我心里有耶稣。只是我要你明白，我误把你当成狗了。”

那黑影只是没头没脑地咆哮：“我要杀了你。”他高高地举起那弧形刀，摆好架势准备攻击。

比尔大叫起来。就在那时，他听到上头有声音，一抬头，从诸天俯冲下来一位穿白袍的人，他的脚立定在比尔的右边，用严历、毫不畏惧的目光盯着来攻击比尔的人。这攻击者向后退，那把高高举在空中的刀颤动起来，然后从他的手上掉了下来。这黑影快速旋转，竭力逃跑了。

这个穿白袍的人转过身对着比尔微笑——至少比尔觉得那是个微笑。比尔竭力想看清那天使的脸，但他的特征模糊、不易辩认。那人拉紧裹在身上的白袍，飞回到诸天中去了。然后异象结束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尔不能确定。不过除非某件更具体的事被显示出来，比尔认为它的意思是指神会差一位天使来保护他，救他脱离魔鬼所设的每一个陷阱。

威廉·伯兰罕严肃地看待他的新事工。他忠诚于他的誓言，利用每一个机会传讲福音，带着耶稣的爱和良善跟他的老朋友、一般的熟人和完全陌生的人分享他的信心。在他首批带领归主的人中，有一位是肖特先生，就是那位曾毒死比尔的猎犬弗里茨的副警长。许多人也跟着信了。比尔不停地见证耶稣，他大胆地在各种非正式场合传讲福音，例如巴士站、汽车修理店、街头巷尾、城市公园——任何他能找到一群人愿意停留足够时间来听他传讲的地方。他的信心因此不断地受到挑战。

一个星期六，比尔正在公园向一小群人传福音。有个住在附近的男人，手上提着一袋食品从旁边经过。比尔认识他，这人曾经要学习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甫，但对一般的宗教全无好感，现在是个众所周知的不信者。这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嘴里嚼着的一大块嚼用烟草。最后他说：“传道人，你不停地谈论圣经，好像它是什么好东西。那本圣经是所写过的书中最差劲的。它很迷惑人，根本就不该允许当作公开读物发行。”

比尔说：“瞧，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你有权利发表你的看法。”

这个前神甫吐了一口褐色的烟草唾沫，差点吐在比尔的脚上。“传道人，你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吗？”

“是的，先生，我相信。”

“你相信这个叫耶稣的是在肉身中的神吗？”

“是的，先生。我相信耶稣基督既是人也是神。”

“你相信他那肉身从死里复活吗？”

“是的，先生，我相信。”

这人又拿了一撮烟草，塞进他的嘴里。“如果我能向你证明根本没有在肉身中的神这回事，你会接受吗？”

“是的，先生，我会。”

这人咧着嘴，诡秘地笑着：“好的，传道人，告诉我——人身上有多少感官？”

“好啦，你知道有多少个。”

“是的，但我要你说出来。”

比尔飞快地说：“视觉、味觉、嗅觉、感觉和听觉。”

“好的，如果耶稣是在肉身中的神，正如你说的那样，那么，这五种感官中应该有一种能把他表明出来，对不对？”

他们周围的人群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比尔谨慎地回答：“听起来很合理，为什么这么说？”

“你曾见过你的神吗？”

“哦，是的，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

“那么，让我看看他，”这人打断话：“我不是在谈信心；我的视觉器官与你的是一样。”

比尔说：“我在异象中见过他。”

“那么，让我看看那异象。”

“我不能，只有神能显示它。”

“我不相信你曾用五官的任何一个接触过他。”

“我感觉到他。”

“好，如果你感觉到他，让我也感觉到他。我的感觉器官和你一样好。带耶稣来这里，让我也能感觉到他，那么，我就信他了。”

比尔有些慌乱，说：“我心里感觉到他。”

这人反驳说：“那么，让我也在心里感觉到他。”

“若你能信。”

“现在，不要谈你的心理状态，我想知道事实。”这人又吐了一口烟草唾沫在比尔脚上。

比尔说：“请不要吐在我的脚上，先生。”

这个前神甫幸灾乐祸地说：“瞧，传道人，你被套住了，不是吗？你确实从未见过他、感觉到他、尝过他、嗅过他或听过他。因此，这五官若不能表明他，那么就根本没有神这回事。而你应该停止用你的胡说八道迷惑这些人。”

这人的争论很激烈，比尔心里祈求得到智慧。“先生，我相信你有一些好观点。”

这人得意地笑着说：“你现在才反应过来，不是吗？”

“可能是吧！”比尔说：“你真是个精明的人，你有一个好智力。”

这家伙又吐了一口唾沫，得意地笑着说：“肯定的，我有一个好智力。我母亲从来不养傻瓜。”

“等一等，你刚才说你有一个智力？”

“哦，肯定的，我有一个智力。每个人不是都有吗？”

“它是人的智力吗？”比尔问。

这人迷惑不解地看着：“你怎么啦，孩子？你一定是失去了智力，它当然是人的智力啦。”

比尔说：“若它是人的智力，那么，人的某个感官就应该来表明它，是不是这样？”

“哦，我想……”

“你曾见过你的智力吗？”

现在，是这个不信者变慌乱了。“哦，喔，医生会……”

“现在，不是说头脑，”比尔打断他：“是说智力。脑和智力是有区别的。如果你看颅骨下面，你能看见的那部分是脑；而智力是脑在思想的那思想。你从未见过你的智力，或其他任何人的智力，不是吗？”

“是的，我想我从没见过。”

“你曾嗅过你的智力吗？或感觉到它？或尝过它？或听过它？没有，你从来没有，是吗？所以，照着你的推理，你没有任何智力。”

“我知道我有智力，”这人气愤地说。

“我也知道我有神，”比尔说着，对自己得出这个好观点很满意。然后，他想到了聪明的最后一招。围观的人群中站着一个小男孩，他的翻领上用别针别着一朵玫瑰。比尔借来了别针，说：“现在，你明白我的观点吗？”他用别针刺了这个前神甫的手臂。

“嘿！”

“你感觉到它吗？”比尔问。

“当然，”他生气地说，揉揉手臂，皱眉头。

比尔“咯咯”地笑：“很奇怪，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周围的人也笑了起来。

“我用别针刺你一下，你马上就感觉到了。”

现在，比尔把他的对手置于他控制的位置上。“那的确是我的观点。你若接受我所接受的同一位基督，那么你就会感觉到他，像我感觉到他一样。”

这不信者又气愤又不服气地跺着脚走了。比尔并不惊奇。尽管他成为基督徒才几个月，但他已向足够多的人做了见证，这使他明白，他无法用雄辩改变人的思想。信心是一种从神来的启示。



第13章

神 秘 之 星 再 现

1933

威廉·伯兰罕在宣教浸信会传道还不到三个月，就和戴维斯博士发生了争执。戴维斯博士要比尔为当地的聚会点按立几名女传道人，比尔断然拒绝。

“这是为什么？”戴维斯博士发怒了，对他下属竟敢这样感到恼怒。“你是这会众的长老，”牧师提醒他：“维护这教会的规章是你的职责。”

“戴维斯博士，我完全尊重浸信会的信仰，以及我被按立所要做的每一件事，但我不知道按立女传道人是浸信会的教义。”

“不管怎样，这是本教会的教义。”

比尔问：“先生，我能免了这一次吗？就今晚这一次？”

“不行，你有义务出现在那里。”

从某方面来说，比尔觉得戴维斯博士是对的：作为长老，他应该支持本地教会所行的每件事。但他的信仰说这是错误的。他陷入了困境，感到心寒。

“请你至少回答我几个问题吧。”

“我会的。”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

“当然，”博士带着自信沾沾自喜地说：“在那些日子，所有妇人都坐在后面的角落里说闲话，挑事端，所以保罗说：‘不要她们那样说话，’明白吗？”

对比尔来说，这解释与他读过的另一处经文不相符。“那么，请解释一下《提摩太前书》2章……”比尔快速翻阅圣经，找到了那一段，“在这里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呐，戴维斯博士，我不是说女人想要做什么错事；但她的确被引诱陷在罪里。因此，神不要女人做传道人。”

戴维斯博士皱皱眉头：“这是你个人的观点吗？”

“这是圣经的观点，我所明白的就是这样。”

“年轻人，浸信会可以因为这点吊销你的执照。”

比尔从后面口袋里抽出皮夹子。“我正觉得存着它麻烦，现在最好就还回去。我最好把它摆脱掉，因为我发现它将对我是个负担。”

“不，不，比尔弟兄，对这事我们不要操之过急。”

这句微弱和解的话使争执停止了。因为两人都不愿退让一步，他们达成一致：比尔将走他自己的路，开始他自己对主的事工。一次坚定的握手巩固了他们的决定，这两人如朋友般分手了。

随着梦想和热情的迸发，比尔租下了杰弗逊维尔那座旧的共济会会堂，开始主持主日聚会。第一个星期天，只有少数几个人聚集来听他讲道，但从那时起，每个星期他的会众都会增加一、两个人。比尔不断地分享他的信心，对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面孔和他生活中所认识的老面孔做见证。因为他邀请很多人来做礼拜，所以，总是有一些新的人陆陆续续来参加他的主日崇拜。这些来参加的人中有几个要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并开始固定参加比尔的聚会。渐渐地，他的会众人数增加了。

每个刚悔改信主的人都会多花费他一些时间，但比尔并不介意。事实上，他喜欢这样。在多年遭人弃绝之后，他最终从耶稣基督里，也从这小群把他当作自己牧师的人里找到了爱和悦纳。最终，他找到了生活的合适位置和生存的目的，他定意全身心地把自己奉献给基督的事业。

一九三三年六月，比尔租了一个大型的马戏团帐篷，搭在杰弗逊维尔的一块空地上，计划举办一次为期两周的复兴会。在复兴会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天，他正在共济会会堂里准备主日学的讲道时魂游象外。这次异象与他以前经历过的不同。他能看到这世界像一块桌布摊开在他面前，不知怎地，看上去他好像与时间的进程连接在一起。他看到橄榄色皮肤的士兵在步调一致地列队前行，他们的手动拴式步枪的刺刀在闪闪发光，然后他看到这些士兵向一群黑皮肤的人发起进攻，这些黑人拿着枪矛，干草叉和长柄大镰刀与他们作战。

在比尔身后靠右边，在他的视线范围外，发出一道声音。这声音与他七岁时从白杨树中对他说话的是同一个，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说：“贝尼托·墨索里尼将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夺取它，这个极穷困的国家将在他的铁蹄下沦陷。接着意大利企图入侵其他的国家，但失败了，墨索里尼自己最终将落到一个耻辱的下场。”

场景变了。比尔看到一支穿着暗绿色军装的部队正在与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打仗。比尔能看到部队的坦克、炸弹爆炸、一个庞大网状的混凝土掩体、加农炮、机关枪碉堡、带刺的铁丝网。那声音在他后面解释说：“从德国来的这名年轻的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将把世界拖入战争。美国也将参战。在这期间，弗兰克林·罗斯福将被选为第四届连任总统。德国将用一道很宽的混凝土墙设防巩固自己。为了攻破这道墙，美国将付出惨重的伤亡。但德国会战败，希特勒将落到一个神秘的下场。”

场景又换了。他看到欧洲像地图一样展开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国家间的边界线在变动，重新形成新的政治格局。那声音说：“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宰今日的世界而争战：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前两种将会消失，但共产主义将会兴旺。注意俄国！北方的王。”

场景第四次改变了。欧洲战争转变成了蓝色，并消褪在历史中。在场景里，比尔目击到科技在全球迅猛发展。在这些一些奇迹里，他看到流线型的汽车仿佛蛋形，在精美的高速公路系统上行驶。他甚至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车里的人都转过来，背对着前车窗， 在专心玩一种消遣性的游戏，而汽车自己却靠电子导航行驶在路上。那声音没做什么评论，场景第五次更换了。

这时，比尔看到女人披着长头发，穿着长裙，举着标语在游行，要争取选举权。当这权利授予她们以后，他看到她们选举了一位年轻人作美国总统。然后，比尔看到女人剪去了头发。有些女人穿上了裤子，而另一些剪短了裙子，女衬衫料子越来越少，直到它的大小和形状接近无花果树叶子。

这异象第六次改变了。比尔观看着，看见美国兴起一位穿着优雅、美丽的女人。尽管她的特征很令人愉快，但却仿佛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刚硬。有大权交给她，她就用她的权势控制了那地。

那声音在比尔的右边催促说：“再看一个。”比尔略转过来，看到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景象：美国在他面前伸展开来，是一片混乱的废墟。遍地是弹坑，成堆的废墟在冒烟，天空一片黑暗。在比尔的视线范围内，地上空无一人。然后，异象就消逝了。

比尔久久地坐着，全身麻木、晕头转向。当手指能听使唤时，他就拿起钢笔，潦草地写下了这七个异象，边写边思索着它们的意思。

“墨索里尼将攻打埃塞俄比亚……”那将是世界局势一个无法预料的转折。比尔知道一点墨索里尼的事，这人常出现在新闻中。墨索里尼是自一九二二年以来意大利极权主义的独裁者，被普遍认为是意大利的国家救主。他使一个因世界大战而变得贫困的国家脱离了混乱局面，恢复了秩序，稳定了意大利的经济，恢复了国家的尊严。他的社会改革得以实施，没有失去工业者和地主们的支持。全欧洲及美国的社会名人都拥戴墨索里尼，有时还把他比作凯撒，拿破仑和克伦威尔，这是由于他在扭转和统治国家方面的伟大成功。但为何墨索里尼要冒失去好名声的风险，入侵像埃塞俄比亚这样落后的国家呢？

至于阿道夫·希特勒，刚刚在去年的一月份，才由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带领希特勒的纳粹党走在德国政治的前沿。但在上次如此破坏性和让人沮丧的大战之后，他怎么会再次把欧洲国家拖入战争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再来一场战争。然而，这些异象还从未错误过。

比尔不了解世界的政治力量。但他从报纸上读过，所以，知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得到了支持。法西斯主义拒绝接受个人自由的观念，相反，它相信国家要规范整个国民的生活，认为国家应该由一个强有力的人带领，他要拥有最高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比尔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新闻才多了一些报道。他已经知道一些俄国共产主义的事，它的口号是争取工人的权利，以及由共产党精英严格管理的高压式中央政府。此时，各种政治力量正在欧洲争战，共产主义的势力似乎是最弱小的。但再说一次，这些异象以前从未错误过。

他所看到的那些车！如此光滑、流畅，它们的外观跟一九三三年在路上跑的箱形汽车非常不同。如果科学技术能发明出如此精美的机器，那以后必定会有多么神奇的事情！但这些成就将被全世界价值观的败坏所抵消，在异象中，是以女人的道德败坏作为代表。那个在将来某一天管辖美国的冷血美人又是什么呢？她是指真实的女人，还是代表一种权力？也许是一种妇女政治运动，或者一种灵性上的运动。比尔加了括号，写上“也许是天主教会。”最后，是那场可怕的毁灭。看起来，美国的时日已经指日可待了。

比尔向他的会众读了这些预言，并依次做了评论。当详细谈到欧洲的三种主义如何被共产主义所呑没时，他要会众起立，重复地说：“注意俄国！注意这北方的王。”在描述完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异象后，他加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各位，主没有告诉我这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照着世界局势如此快速的进展来判断，我预计，这一切会在一九七七年之前发生。”

受这些异象所启示，在复兴会的第一个晚上，比尔在租来的帐篷里竭力地传讲。尽管他仍旧需要厚普帮他大声地朗读经文，但这没有影响他的讲道，他强有力地挑战会众来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第二晚以及接下来的每一晚，帐篷里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两周后的最后一个主日早上，比尔·伯兰罕已经在对着一千多人讲道了。他问有多少人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二百多人来到台前。他解散了聚会，来到俄亥俄河。

那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到了下午两点钟，在斯普林大街尽头的俄亥俄河岸边，聚集着上千人要观看这些人洗礼。万里无云，太阳烘烤着地面。人群在唱歌，甚至没有吹来一丝微风使人凉爽，他们唱：“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眺望荣美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

比尔到了河岸，看见玛吉，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女子，正坐在靠近施洗地点的一只划艇上。玛吉穿着泳衣，很暴露。比尔觉得玛吉的泳衣很不端庄、不合适，就很有礼貌地请她离开那里，直到施洗结束。

她恼怒地回答：“比利，我没有必要离开。”

“是的，玛吉，你是没有必要。但我若是你，我会对这福音有足够的尊重，离开我要施洗的地方。”

“不要跟我谈什么尊重这福音，我是个主日学教师，我不相信受洗。所以我没有必要离开。”

比尔转身离开后，玛吉窃笑着。

比尔同第一个要受洗的人一起走进河里。他俩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水流缓缓地从他们身边流过。河面在直射的阳光下看上去非常平滑，好像刚铸造好的玻璃。热浪使对岸的树变得模糊不清。

比尔问：“你相信在这次复兴会中你遇见了耶稣基督吗？”

那人回答：“是的。”

“你已经悔改了你的罪吗？”

“是的。”

“那么，让我们祷告。”他们一起低下头，比尔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分派我们去万国，使他们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阿们！”然后，比尔抬起头，转向受洗者，说：“基于你的认罪，我亲爱的弟兄，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这受洗者捏着鼻子，比尔把他浸入混浊的水中。

当第一个受洗者走回岸上，第二个受洗者走进水里时，比尔劝诫众人：“为何耶稣告诉我们要受洗呢？瞧，为了一件事，它是死亡的象征，向着世界死去。象征性地说，“旧人”进入坟墓，好叫“新人”可以出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新生。但要记住，洗礼并不能改变你，它只是内在工作的一个外在记号，是信徒向世人作证，耶稣基督已经从里面改变了他。”

一个接一个，比尔用类似的样式为受洗者施洗。第十七位走进河里的是爱德华·科尔文，年纪比比利小不了多少。他俩站在齐腰深的水流中，比尔问：“爱德华，你相信你在这次复兴会中重生了吗？”

“是的，”这小伙子回答。

比尔提高嗓门，让岸上的人都能听到：“请大家都低下头。”他们都顺从低头，比尔闭上眼睛，低下头，大声祷告说：“天父。”

就在那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往上看！”他睁开眼，看了一下爱德华，他正低着头、闭着眼耐心等待着。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比尔不知道这声音从哪里来。他感到困惑，又低下头，闭上眼，继续祷告：“天父，当我用水为这小伙子施洗时，求你用圣灵为他施洗。”

他又一次听到一个声音说：“往上看！”他睁开眼，往四周看了看。

爱德华也睁开眼，他感到好奇，因为迟迟没有动静。“怎么了，比尔弟兄？”

“你听到声音吗？”

“听到什么？”

第三次，比尔又听到一个声音说：“往上看！”这一次，他抬头朝天空看去，倒吸了一口气！从诸天落下了一个火球！远远看去好像一颗星，在黄绿色和琥珀色之间来回波动。当它越落越近时，看上去就像风车般的火圈：呼啸着、快速旋转、喷射出火花和火焰。那颗星正对着比尔冲来，他恐惧地喘不过气。但它猛地停住了，就悬在他的头上。比尔周围的水翻滚着，冒出一团薄雾，绕着那颗星折射出一道小彩虹。

突然，比尔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话。这不是那个经常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优美男低音，这个声音不同，然而却异常地熟悉。它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第二次的到来。”

河岸上的人仍然低着头在祷告，但玛吉却在划艇上观看。当她看到那光，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接着就昏了过去，向前仆倒在船头上。这尖叫声使很多人抬起头来。当众人抬头看见一个旋转的火球悬在比尔·伯兰罕的头上时，顷刻之间引起了一阵骚乱。妇女们大声尖叫；男人们相互抓住；有些惊慌失措地跑走；有些昏了过去；大多数人只是发抖。

并不是每个看见那星的人都听见那声音，但有一个特别的十四岁女孩听见了。在人群出现混乱时，她仍一直闭着眼睛、低着头，因为她的牧师教导她要低着头，她总是尽力按她牧师告诉她的去做。这女孩实在听到了这声音，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因为她听到了，所以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就沉到她魂的深处，好像一个锚埋入了她经历的沉沙中。她的名字叫美达·布罗伊，她命定要在比尔的未来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火球悬在比尔的头上还不到一分钟，然后又射回到它所来的诸天中。翻滚的水面在无风的蓝天下又变得平滑了。比尔就对众人说话，直到他们都平静下来。然后，他继续施洗，直到二百多名受洗者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当他摇摇晃晃回到岸上时，一群杰弗逊维尔的商人围过来，焦急地问他：“那光是什么意思？”

比尔诚恳地答道：“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徒，它可能是给不信者的一个迹象。我无法告诉你们。”

第二天早上，当地一份报纸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标题为：“神秘之星显现在施洗中的牧师头上。”，这文章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报纸出来的那天可以谈论的一条离奇新闻。但对威廉·伯兰罕来说，意义大得多。他就站在那道脉冲式的琥珀色光底下，眯起眼看着它的光芒，他看到水面改变，在他周围翻滚。他还清楚地听到那声音宣告：“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第二次的到来。”不，这不是一件能轻易消除的事，哪怕它看起来稀奇古怪、难以明白。比尔认为它是一个需要有解释的超自然迹象。若这个迹象果真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他相信，对它的解释必定能从神的道中得出来。比尔大发热心地读圣经，寻找它的线索。他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和铅笔，这样，若看到哪节经文似乎适用，就赶紧记下来。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了许多经文。

他发现的第一处经文是《创世记》15章17节，说到神以超自然火的样式显现，在那里与亚伯拉罕立约；摩西听到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向他说话，那必定是一种超自然的火，因为荆棘没被烧毁[出3:2]；摩西在光亮的云彩里又见到主，这光亮的云彩帮助他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后来，他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又遇见了这光[出14:19-20;19:18-19;20:1-17]。摩西多次见过这光，包括他在旷野献会幕的时候，激励他写下了：“因为主你的神乃是烈火。”[利9:24;申4:24]；所罗门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献殿时，也见过它[王下7:1]；参孙的父亲玛挪亚，遇见主的天使时也见过它[士13:19-20]；以利亚在迦密山顶上见过它[王上18:38]；以西结在异象中见过它；大卫在《诗篇》18篇中描述过它；大数的扫罗在往大马士革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被“天上来的光”弄瞎了眼[徒9:1-5]，甚至听到从光中发出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最后，但以理和约翰两个人都见过显现在光中的主耶稣基督[但10:5-7;启1:14-15]。

一系列如此绝妙的经文，使比尔的头脑不再对上个星期天在河中悬挂在他头上那颗发火焰的星有任何疑问了，他拥有了贯穿于圣经《创世记》与《启示录》之间的经文传承。他还能求什么更多的印证呢？他知道那光是从神来的。

接着，比尔把注意力转到一件事上：河面本来平滑如镜，但那光一出现，他周围的水就突然翻滚起来。他在圣经中唯一能找到的一件类似的事是在《约翰福音》5章4节。在河中悬挂在他头上的光，有可能是那在古代耶路撒冷搅动毕士大池水的同一位天使吗？他思考了这种想法很久，但找不到进一步的经文来证明或反驳它，所以就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留下了。

论到这迹象的意思，第三点也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来自那声音：“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比尔从各个角度琢磨这些字，尽力要确定它们的确切意思。他查考了施洗约翰的一生，特别着迷于神建立在先知约翰和先知以利亚之间的联系。一位天使曾对约翰的父亲说：“他（约翰）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耶稣）的面前……”[路1:17]。后来，耶稣说到约翰：“你们若肯领受，这人（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太11:14]。这里有很多含意，比尔知道,这要花长时间才能更好地明白。

最后，他思想到这声音说的第二件事：“……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第二次的到来。”比尔相信基督第二次的到来，他曾听过戴维斯博士讲到这点，也在新约里读到过。但他自己的生命和事工会跟这个所有时代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关联呢？在河中出现的这超自然光会是一个迹象吗？它怎么会与基督第二次的到来有关联呢？那个时候近了吗？当那声音说“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它指什么意思？他唯一有的信息就是相信圣经。这些想法使比尔头晕目眩。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太过深奥，无法测度的奥秘。然而，他确实感到一种兴奋，那来自在他魂里燃烧的预感。



1933年威廉·伯兰罕在俄亥俄河上为Nanny Lou Sims施洗

第14章

看 到 未 来 的 教 堂

1933

一九三三年六月，有几百人参加了威廉·伯兰罕的第一次传福音布道会。这次夜晚帐篷聚会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教会。但有些刚悔改信主的人，以前没有加入过教会。这些人中有很多开始固定地参加比尔的周日聚会。租来的共济会会堂很快就变得太小，无法让会众都有舒适的座位，这迫使比尔要另找一个会堂。

在杰弗逊维尔第八街和佩恩街的街角，离他现在与他家人同住的地方不远，有一条路拐到了一个长满睡莲、浅水的小池塘边。从共济会会堂走回家时，比尔在这个池塘一角的石膏草中跪下来，为这个无法预见的问题祈祷。“主啊，我该做什么？你要这个教会朝哪里走？”

他凝视着四周，水面上浮着睡莲的绿叶，好像许多盘子。挺立的睡莲有粉红色、有白色，极其美丽。那些睡莲令他惊叹——它们是如何从池底那滩稀烂的淤泥中起步，冲出一条路进到阳光中，最后出落的如此洁净和优雅？这使比尔回想起他自己的生命，他最近也是这样从罪的淤泥中冒出来，进到耶稣基督爱的阳光中。能行这种奇迹的主是多么的奇妙！接着，有东西临到他，一个启示犹如一支箭从神的宝座那里射过来：这里将是他的教堂——就在这里，就在这睡莲池塘所在之地。比尔站起来，沿着池塘边穿过了芦苇。他的心兴奋得“砰砰”跳。是的，这真是太完美了。他可以建造……

他启示的灰浆还未干，疑惑的砖头就在他的耳边倒塌。他只能勉强养活他自己、母亲、弟弟和妹妹，怎能买得起这块地并盖一间教堂呢？他是一个穷人，在这个国家从未遇到过的最糟糕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向一群贫穷的会众传道。他会众中有许多人已经没工作了。要筹钱建一座教堂似乎是个不可能的梦想。然而若它真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那么无论如何都会有办法……

比尔把这事跟他会众中的成员说了。真令人惊讶，会众们便从他们拮据的生活来源中凑足了首期款。蓝图画出来了，贷款有保证了，池子也填了，——这些事都在几周内完成。七月份地基完成浇筑，混凝土块也运到了建筑工地。但在第二层混凝土块要压在第一层上面之前，比尔要举行一个简短的献堂仪式，他要自己在矩形地基上安放第一块房角石。

举行仪式的那个清早，比尔六点左右就醒了。户外，鸟儿唱着优美的女高音曲子，而蜜蜂则哼着男高音的和声。他二楼窗底下的金银花散发出夏天的芳香，香气充满他的房间。比尔久久地躺在床上，手放在后脑勺，畅饮着这时刻的喜乐，心想：“哦，伟大的耶和华，你是何等的奇妙！就在刚才天还是黑的。现在太阳一出来，整个大自然就欢呼。这属灵的世界，因为罪恶而那么寒冷、黑暗，它很快也将欢呼，因为公义之子将出现，其翅膀有医治之能。”

正当他躺在那儿，心里有个声音要他站起来。比尔下了床，面对着窗外站着。突然，他感到房间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存在物，好像是一种压力——但不是一种邪恶、威胁的压力。这存在物闪烁出一种圣洁的威严，好像是主自己靠近一样。比尔扫视着他视线内的三堵墙，房间看上去是空的。他转过身向后看，立即沉浸在异象中。

他发现自己正站在约旦河岸边，就是施洗约翰曾给耶稣施洗的地方。比尔正向一群人传福音，此时，他听到身后有“咕哝”声和“嘎吱”声。他转过去，看见一个大猪圈就建在河边。猪圈里关满了猪，臭气熏天。比尔说：“这地方已被污染，决不应该是这样。这是圣地，是耶稣亲自走过的地方。”

然后，主的天使出现，猛地抓住比尔离开那地方，把他放在杰弗逊维尔第八街和佩恩街的街角。在那块曾是睡莲池塘的地上，现在立着一幢混凝土块的建筑，前门上面有一块牌，写着：“伯兰罕堂。”那天使带他进到里面，比尔几乎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会堂里挤满了人。不仅座无虚席，通道也坐着人，墙边站着人。在房间的尽头挂着三个十字架，一个在讲台的前面，两边各有一个。在异象中，比尔移到讲台后面的一个地方，说：“哦，这太奇妙了！这太荣耀了！神啊，你多么好，给了我这个教堂。”

然后主的天使说：“可是这不是你的教堂。”

“这肯定是我的教堂，”比尔断言地说。

天使又说：“不，你来看。”天使把比尔提起来，又把他放下，这次是在广阔、清澈的蓝天下。天使说：“这才是你的教堂。”

比尔朝四周看去，发现自己在一个果园里。果树有大约二十英尺高，排成相对称的两排，中间形成一条过道。过道末端有一棵独立的大树，它的位置使它与每一排的距离都相等。一排看上去都是苹果树，另一排都是李子树。令人奇怪的是，它们的根都长在绿色的大桶里。在他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空盆，与每一排树排成一条线。

一道声音从天上发出，仿佛雷声：“庄稼熟了，但做工的人少。”

比尔问：“主啊，我能做什么呢？”他正观看，那些树的样子开始变的好像他在他教堂异象中看到的教堂座椅，过道尽头的三棵树形状好像三个十字架。比尔问：“这是什么意思？这几个空盆又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说：“你要在这两个盆里种树。”

比尔站在两排树中间的破口上，从一棵苹果树上折下一根枝子，把它插进与那排树排在一起的空盆里。然后，又从一棵李子树上折下一根枝子插进另一边的空桶里。这两棵树立即从盆里长起来，不停地长，直长到与果园里的其它树一样高。

接着，一阵大风吹来，摇动着树。一个声音说：“你做得很好。伸出手来，收成吧！”

比尔伸出双手，一粒又大又黄的苹果落在他的一只手中，硬实、熟透了；又有一粒又大又黄的李子落在他另一只手中，柔软、熟透了。这声音说：“吃这些果子，它们是甜美的。”比尔咬了这个一口，又咬了那个一口。它们都很甜、多汁、美味可口。这声音又说：“庄稼熟了，但做工的人少。”

此时，比尔注意到过道尽头的那棵大树，形状仍然像一个十字架，有苹果也有李子簇拥在它的枝子上。比尔从过道跑过去，来到这棵树下，大声喊：“主啊，我能做什么？”

一阵大风猛烈地摇着这些树，苹果、李子如雨点般地落在比尔的身上。这声音说了三次：“你从异象中出来后，去读《提摩太后书》4章。”然后，比尔又回到了他的卧室。

太阳已经升到晨空中的更高处，说明他在异象中度过了一段时间。比尔抓起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他慢慢地读第4章，思想着每个字，尽力同它和异象联系起来。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预备好，并用百般的忍耐和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荒渺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完全证明你的事工。”（《英皇钦定本》）

比尔撕下他圣经中的这一页，随身带到第八街和佩恩街的街角，举行献堂仪式。因为那天是工作日，他会众中只有大约五十人能够出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美国志愿兵少校乌尔雷带着他的乐队吹奏激昂的进行曲，比尔牢牢地把房角石立在湿的水泥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既然新约宣告了耶稣基督是他普世教会的头块房角石，那么比尔在他自己会堂的根基上也安放房角石，宣告奉献这教堂是照着那头块房角石——耶稣基督的原则而献的。

接着，众人把硬币、记念物、写好的祷告条放入一个锡罐里，然后把锡罐放进房角石的孔中。比尔也把早晨从圣经上撕下的那页纸放进去。那页纸写了这些预言的道：“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完全证明你的事工。”

第15章

结 结 巴 巴 地 求 婚

1933

尽管威廉·伯兰罕现在是一位有自己会众的牧师，每个星期天早上在杰弗逊维尔的共济会旧会堂传道，但一九三三年的整个夏天，他还是继续参加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三晚上在宣教浸信会的聚会。他承认这是为了找一个理由和他女朋友厚普·布伦巴赫在一起，而不是要听戴维斯博士讲道。但是他自己的教堂由于很快就要竣工了，这情况就会改变，因为他要主持周三的聚会。那么他要怎样见到他的女朋友呢？比尔在女性周围总是很害羞，缺乏自信。要失去这个现成的见到厚普的理由，这想法使他极为焦虑。

比尔珍爱与厚普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她微笑，他也微笑；她大声笑，他也大声笑。她具有某种让他着迷的魅力，虽然他不理解那是什么——却喜爱那种魅力。对他来说，她犹如世上一切美好、美丽的东西，如：空气、雨水、夏天、花朵、恩慈和愿望……他越在她的周围，就越想在她的周围。要是没有了每个星期三晚上见她的借口，他们的关系会怎么样？她会离他而去吗？比尔一想到这就颤抖。要是她另找到男朋友，怎么办？想到这点，比尔简直喘不过气来。他不能冒失去她的风险，那他还怎么活下去？不，他得另找一个能定期见她的好借口。比尔心里反复地思想这个问题，后来他想到这点，要与厚普·布伦巴赫更长时间地呆在一起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把她的姓改为伯兰罕。

当他决定要向厚普求婚的那一刻，他的疑惑便从另一个角度来折磨他。她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兄弟会的工会首领，每月挣五百美元。另一方面，比尔为公共服务公司做工，一小时只挣二十美分，还要用这微薄的收入接济他父母，七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怎能养得起妻子呢？他所有能给她的就是他的爱和忠诚。但他是谁呢？岂能把厚普从舒适的家中带出来，叫她在贫困中挣扎呢？她理应过上比这好得多的生活。经过魂与头脑的激烈苦战，比尔决定他不能向厚普求婚。他太爱她了，不能毁掉她的一生。

这决定并没有止住他的痛苦，只是带来了另一个两难的困境。若他不打算向厚普求婚，那么他占用她的时间又怎么说得过去？若他完全中止他俩的关系，她会活得更好吗？他越早停止去见她，她就能越早另找一个人——一个能给她美好生活的男人。是的，这样做是对的，他必须这样做。但是……

比尔所能想到的，对厚普最好的事就是跟她说再见，但他自己做不到。他重新算了一下他的财政情况和各种可能性。他的几个弟弟现在已经够大，能帮忙母亲支付家庭的开支，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其他的弟弟也不会很远了，再过几年他们也能帮忙分担了，又是一个有利因素——也许比尔可以逐渐减少他的负担，又不会给他母亲增加额外困难。这样，只要他努力工作，终究还是有可能让厚普过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从各个角度考虑这个可能性后，就大大地兴奋起来。是的，看来他在财政上能周转得过来，他要求婚吗？是的，——是的，他要。他要向厚普·布伦巴赫求婚，让她做自己的妻子！

但是，决定向她求婚和真正向她求婚是两码事。从八月转入九月，比尔一直在鼓勇气问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他会凝视着她那乌黑的眼睛和灿烂的笑容，想：“哦，我们在一起会幸福吗？”每次他刚要问这问题，嘴就变干，有东西堵在喉咙里，几乎不能吞咽，就更甭想说出什么让人听得懂的句子了。每晚同她在一起，他都试着说，但话就是说不出口。他对自己说：“今晚我要说了！我的表再走十分钟，我就要问她了。”这一点用也没有，时间“嘀嗒嘀嗒”地过去，他还是无法让自己说出来。

比尔连续好几个小时被这问题苦苦地折磨着。他在挖沟的地方偶尔会停下来，下巴靠在铁锹柄上，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他的脑子在他思想的肥沃土壤里耙土，挖掘答案。如果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那怎么让她知道他要娶她？曾有一时，他冒出一个想法，想让他的朋友乔治·迪阿克帮他问她，但这似乎不对。厚普可能会因那种做法而拒绝他。那么，他要怎么办？怎么办？突然他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了！他要给她写封信。

那个星期天晚上，比尔熬到深夜，拿着纸和笔绞尽脑汁地写每个句子，构思好了又重写，汗流夹背，直到那张两面的纸张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情感为止。有了这莫大的成果后，他最先想到的就是亲自把信交给厚普。然后他想到，厚普黙黙地读这信时，他会站在那儿扳手指、咬嘴唇，神经紧张，甚至昏倒过去。不，这样做不行。他决定邮寄这封信，他若星期一寄这封信，厚普会在星期二收到，星期三晚上他接她去教堂时，她就会给他答复。时间这样安排似乎很不错。

星期一早上，比尔贴了邮票，把信装入信封，在去做工的路上把信扔进邮筒。那天晚些时候，他在挖沟时一个可怕的想法临到他：要是厚普的母亲拿到这封信会怎样？比尔头额冒了汗，膝盖无力，不得不靠在沟的一侧撑一会儿。他想：“要是她母亲读了那封信，我就完了。”

比尔与厚普的父亲查理相处得还不错，但她母亲的情况却大不一样。布伦巴赫太太，循规蹈矩，为自己在社区中处于上流社会地位而感到自豪。她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身着昂贵服装，去正规大教会里做礼拜，属于多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她认为比尔·伯兰罕只是一个农村子弟——肯定不够级别娶她的女儿。她也很不看好比尔那种思想狭隘的宗教信仰。要是她看到那封信，肯定会极力地反对，她甚至可能要厚普与他断绝来往。想到这点比尔就颤抖。

星期三晚上，比尔把车停在布伦巴赫家那闪闪发亮的新别克车后面。他让他那辆破旧不堪的福特车的门开着，万一布伦巴赫太太读过那封信，他就赶快开着车跑。

他敲门，厚普开了门：“你好，比尔，请进来吧！”

“哦，不。”比尔想：“你母亲在那里，你让我进去，又关上门，到时我处境会很糟的。”他虚弱地笑着，说：“谢谢，厚普，天气有点热。我就在门廊这里等你吧。”

“哦，进来吧，妈妈和爸爸想见你。”

比尔想：“哦，天哪！彻底完了。”他紧张地走进屋里，脱了帽，站在门边，准备随时溜走。

厚普说：“到厨房去吧，妈妈和爸爸在那里。一会儿我就准备好去教会。”

比尔走进厨房的门，厚普的父母正坐在餐桌边。“你好，布伦巴赫先生；你好，布伦巴赫太太。”

查理·布伦巴赫总是很友好，说：“你好，比尔，进来喝杯冰茶吧？”

“不了，谢谢，我不渴。”

“那干嘛不进来这里坐一会儿？”

那阴谋好像隐蔽得很深，比尔的心狂乱地跳着。“不了，谢谢。你们若不介意，我就呆在这儿。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布伦巴赫太太说：“是啊，天气真好。”

他们三个聊着天气和其它别的事，直到厚普下楼来。等比尔和厚普站在门廊上，前门在他们后面关好以后，比尔才松了一口气。

“比尔，今晚天气这么美，我们走路去教堂吧！”

又一阵恐惧的寒战从比尔身上扫过。他想：“这就是了。她要告诉我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最好我还是好好地看看她，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与她在一起了。”

在去教堂的路上，厚普只字未提那封信。这使比尔整堂聚会焦虑不安，好像掉进漩涡里。戴维斯博士所传讲的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相反，他一直从眼角边瞄着厚普，心想：他太不情愿失去她了。她是个多么端庄的女孩。她今晚看上去比以前更灿烂。他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善待她的人，她配过最美好的生活。

比尔和厚普走出教堂要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一轮弯月像路灯一样悬在夜空中。他们一从树影下走出来，皎洁的月光照在厚普细嫩洁白的脸庞上，更衬托出她那乌黑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爱情和渴望在比尔内心的深处激荡。

“哦，比尔，你觉得今晚的聚会怎么样？”厚普随意地问一句。

“哦，我想，挺不错的。”比尔觉得他的下巴好像是硬纸板做的，僵硬而无用。他注视着厚普的脸，看她有没有皱眉头或其它别的暗示，因为这可能是在预先警告他，那可怕的时刻到了。每次她动一动嘴巴开始要说话，比尔就知道事要结束了。可是她却讲一些轻松的话题，她脑子里好像除了印第安人夏日的快乐以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离她家越走越近了，她仍然只字不提信的事。比尔开始猜疑，她可能根本就没有收到信。信可能还在邮筒里或掉在邮局里，肯定出了什么事。如果厚普读了信，她肯定早就提到它了。比尔恢复了镇静，舌头也松开了。他伸出手拉着厚普的手。他感觉很好。

他们几乎走到她家门口了。这时谈话自然停了下来。厚普说：“比尔，我收到你的信了。”

一阵寒气滑过比尔的脊骨，一块东西卡在他喉咙里，堵住了气管，几乎不能呼吸。他用力吞了一下，设法发出声音：“你收到啦？”

厚普说：“嗯嗯，”继续往前走。

比尔身上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压力。他想：“ 女人，在我晕过去之前说点什么吧！”但厚普好像满足于让她的话吊在半空中，打住不说了。比尔想：“那么，我必须得说点什么，因为再过几个门就到她家了。”他鼓足勇气，问：“你读了？”

她回答说：“嗯嗯，”就这么一声。

比尔被悬着，急得快发疯了：“你喜欢吗？”

她微微翘起嘴唇，顽皮地微笑着：“哦，还可以。”

比尔感到一阵兴奋，他停下来，转过脸看她：“厚普……”

“比尔，我愿意嫁给你。”她说：“我爱你。”

第二天，比尔和厚普开车去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比尔花八美元买了一对结婚戒指。他用别针把结婚戒指别在他的口袋里，免得不小心弄丢了。然后，他用长满老茧的手温柔地握住厚普优雅的手指，要把订婚戒指戴在她指头上。

厚普止住他：“比尔，你不觉得先问一下爸爸妈妈更有绅士风度吗？”

比尔觉得心肌一蹦一跳的。哦，天哪！他想：“我们还得那样做。”他担心，要是布伦巴赫太太强烈反对的话，厚普可能会打退堂鼓。他慢慢地、不情愿地吐出几个字：“是的，我想是这样。”然后，他有个主意。“瞧，厚普，我们要结婚了，事情总是你一半我一半的，不是吗？”

“没错，我做我的那一半。”

“我也做我的那一半。我们现在就开始，你说呢？你问你妈妈，我问你爸爸。”

厚普耸耸肩：“我想，这听起来很好。”

“也许你得让我先问你爸爸，”比尔精明地建议。他想在布伦巴赫太太知道这事之前，先得到查理的同意。这对他来说似乎是最佳方案。

“你要马上问他吗？”

“我星期天晚上再问。”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比尔送厚普从教堂回家，他俩坐在客厅地板上听维克特罗拉牌留声机播放的曲子。查理·布伦巴赫正在桌上打字，布伦巴赫太太坐在一张莫里斯安乐椅上钩针编织。厚普对比尔皱眉头示意，转头朝她爸爸的方向示意。比尔也动一下头，朝她妈妈的方向示意。因为她妈妈坐在房间里，他现在还不能问她爸爸。不然，就好像两个都一起问了。她妈妈可能会大吵大闹，比尔可能就会无果而终。

比尔站起来：“现在九点半了，我想我得走了。”厚普拉着他的手，送他走到门口。他说了声晚安，就准备离开，但她没有放手。

她轻声说：“你不打算问他吗？”

“你妈妈坐在那儿，我没法问他。”

“那么我进去，你可以叫他出来。”

比尔觉得很尴尬，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好吧。”

厚普走进客厅。

比尔清了清喉咙：“布伦巴赫先生，我能跟你谈一下吗？”

查理停下打字，转过椅子。“好啊，比尔，你要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在门廊外面。”

布伦巴赫太太在钩针编织，这时抬起头，好奇地扬起眉毛。查理说：“好啊，”就跟着比尔走到前面的门廊上，随手关了门。

比尔凝视着悬挂在树梢上的月亮，说：“今晚真是很美，不是吗？”

“真是很美，”查理附和着。

“最近真是怪热的。”

“没错。”

比尔结结巴巴地说出几个要说的字：“你知道，嗯，我，嗯，不知道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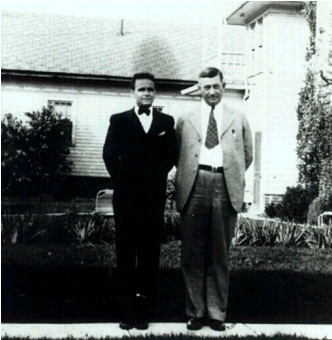
“你可以娶她，比尔。”

他一下子全然释放了。他真想拥抱布伦巴赫先生，但还是捏着手控制住了。“查理，你知道我是个穷人，我无法像你们那么好地照顾她。我一小时只挣二十美分。但是查理，她找不到哪个人能像我那样爱她，我会工作到双手流血来养活她。我会对她忠诚，我会尽力做一切事使她幸福。”

查理把他宽大的手放在比尔的肩上，说：“比尔，我知道你爱她，也知道她爱你。在这种基础上，我宁愿你娶她，也不愿哪个会虐待她的人娶她，不管他多有钱。除此之外，幸福不在于你一生拥有多少钱财，乃在于你对所拥有的是不是知足。”

“谢谢你，查理。我会记住这点的。”

比尔从未问过厚普她问妈妈时她说了什么。他知道布伦巴赫太太不会拦阻他们就够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定于来年的六月份。



比尔和布伦巴赫先生

第16章

如 同 地 狱 来 的 蝙 蝠

（1933-1934）

位于第八街和佩恩街拐角处的那幢建筑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竣工了。会众们出于对他们牧师的爱和尊敬，投票决定给这幢建筑起名为“伯兰罕堂”。它看起来不像典型的教堂结构，没有尖塔，没有巨大的十字架，没有陡峭的坡屋顶，没有拱形的天花板。它只是一幢简单的混凝土块建筑，屋顶略有点斜，一个装饰性前墙，简单的方形门窗。当地有些人开玩笑说，它看起来不像教堂，倒像是一个车库或贮藏间。但对威廉·伯兰罕来说，它看起来很美。他把讲台正好放在他跪下祷告、主赐给他灵感买这块地的那个位置。他在会堂前面放了三个十字架——一个在讲台上，两个分别在讲台后面的两堵墙上——布局正如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

整个工程花费了两千美元才完工，银行允许二十年还清贷款。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对这些穷会众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为了确保伯兰罕堂能够支付每月的按揭金，比尔拒绝拿会众的十一或奉献作为自己的生活费，相反，他更乐意掏钱用在教堂上。

比尔继续在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工作，不过换了一个部门。他现在当一名巡线员，负责巡查穿行在乡间树林里的高压线路。这份工作和他那份狩猎管理员的工作搭配得很好，使他经常可以同时做这两份工作。这很幸运，因为他作狩猎管理员以来还从未挣过一分钱。

比尔削减伯兰罕堂建造费用的一个办法是让它仍然保持泥土地面。当户外地面结冻时，会堂里的地面也结冻。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聚会前，比尔早早到场，点起两个煤炉，想在会众到达之前把会堂里的寒气驱走。人们走进地面结冻的教堂里，等聚会结束后，泥地面解了冻，变成一片黏呼呼的烂泥地。老奶奶和小孙女们设法出去时脚踝骨陷到了泥里。尽管事后他们对这事开怀大笑，他们还是在泥地板上覆盖了一层木屑，免得再发生这样的事。

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比尔承担起牧师的职责。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除了一些预料之中的职责，如讲道，劝诫人，为病人祷告之外，他还负责领唱，支付债务，清理炉灰。无论需要做什么，比尔都自愿地付上时间。

作为新基督徒外加新牧师，比尔每天都学到经验。有些是可预见的，有些却相当古怪。有个星期六晚上，比尔开车回家时，车灯照到街上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原来是韦恩·布莱索，比尔弟弟爱德华的一个朋友。那时禁酒法还有效，为了不让他受到法律的处罚，比尔把韦恩扶进车里，带着这个醉汉回家。他扶着韦恩进了屋子，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在长条椅上给自己弄个睡觉的地方。

“韦恩，你不为自己感到害臊吗？”比尔责备说。

“你……比尔……你不要说这个，比尔。”

“喝酒不是答案，它会提早断送你的命。你该做的就是把生命交托给耶稣，这样你的生命就会延续到永恒。”

“哎！比尔。”

比尔把手按在韦恩的额头上。“我要为你祷告，韦恩。”

外面开来一辆的士，车门“砰”的一声。比尔听到人行道传来脚步声。一个女子发疯地敲门，喊着：“比尔弟兄，比尔弟兄！”

比尔心想：“天哪！肯定是有人快死了。”他“啪嗒”一声开了灯，穿上衣服，跑到门口。

十八岁的女孩内莉·桑德斯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眼睛发红，大口地喘着气。

“内莉，进来吧！”

内莉走进屋子。“哦，比尔，我完了，我完了。”

“出了什么事，内莉？你得心脏病吗？”

“不，比尔弟兄。我沿着斯普林大街走着，说实话，比尔弟兄，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比尔脑子不停地转着，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歇斯底里的女孩。“呐，冷静一点，姐妹，告诉我是什么事。”

内莉是一位新基督徒，是六月份比尔举办帐篷聚会时悔改信主的。在她把心交托给耶稣之前，她是镇上最优秀的舞蹈者之一。她的舞伴李·霍恩还留有奖状可以证明这一点。

内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要让颤抖的手止住。她试图讲得慢些、清楚些，但她的话越讲越快，直到语无伦次。“我正经过红人舞厅，听到舞曲的音乐。我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音乐听起来越来越舒服。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我也的确还记得李和我赢得那些奖杯和奖品的大好时光。要是我走上这些台阶，说不定我可以给什么人做见证。’所以，我就上了台阶，等到自己知道在做什么时，我已经在舞池里倒在某个男孩的怀中了。哦，比尔，我现在永远失丧了吗？我不要像玛吉那样的结局。”

比尔想起玛吉，那个穿着暴露泳装的女孩。那天，比尔结束六月复兴聚会后为悔改信主的人施洗时，他叫这女孩离远一点，但她拒绝从划艇上下来。当那颗神秘之星从天空降下来，玛吉就昏倒了。后来她开始喝酒。在一次酒吧间的斗殴中，有人用破瓶子划伤她的脸，给她留下了一道永远的伤疤。现在她正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受煎熬。

内莉颤抖着，感到非常伤心。比尔尽力地安慰她。“不，姐妹，你没有失丧。可是，当你停下来听着魔鬼的声音呼唤你回到你遇见耶稣之前的旧我里时，你的确犯了一个错误。我成为基督徒没多久，但我已经晓得最激烈的争战是在人的脑子里。那是一场信心与疑惑的争战。你要相信神的话呢，还是怀疑它？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哦，比尔，我选择相信耶稣。”

韦恩·布莱索清醒了一点，从床上坐起来，好奇地看着这闹哄哄的场面。

“我对圣经知道得不多，”比尔说：“但我相信耶稣这样说过：‘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马可福音》16：17）。”说完就按手在内莉的肩上，祷告说：“魔鬼，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这是我的姐妹，你不能控制她。你现在必须从她身上出来，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纱窗门快速地又开又关，似乎是自己在动：“呯—嗙—呯—嗙“

内莉睁大眼睛，说：“比尔，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比尔也很惊奇，说：“我不知道。”他回头看着内莉，祷告说：“撒但，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她，从她身上出来。”

比尔一提到耶稣的名，就有一个黑影般的幽灵从内莉·桑德斯后面冒出来，样子像大蝙蝠，长长的毛发从翅膀和脚上垂下来，大声地发出“呃呃呃”的喉音，冲向比尔，他呼喊：“耶稣的宝血啊，保护我！”这鬼魔改变了路线，朝着韦恩坐的床上飞去。它绕了一圈，就消失在床里。韦恩瞪大眼睛，猛然清醒过来，大叫着掀开了被单，拼命跑到另一个房间。

比尔把内莉送回家。他回来后，和他母亲把床拆开，抖抖床单，那里什么也没有。

比尔感到愁烦，就向几位传道人提起这件事。每个人告诉他的都基本一致：“比尔·伯兰罕，赶鬼的日子过去了。此外，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鬼魔的，这一定是你的想象。”若不是韦恩和内莉二人也看到了那鬼，比尔就有可能把它当成自己的想象打发掉。难道这就是那个一直在折磨他的魔鬼吗？它在跟踪他吗？它总是在靠近他吗？它要对他一生中所有奇特的事包括异象负责吗？这样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比尔，使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生命似乎与他所认识的其他基督徒传道人都不同？

坐落在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本街8号的伯兰罕堂

第17章

充 满 希 望 的 婚 姻

（1934-1935）



比尔和厚普

威廉·玛利安·伯兰罕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同阿米莉亚·厚普·布伦巴赫结婚。比尔二十五岁，厚普差不多二十一岁。他们租了离伯兰罕堂不远的格里罕大街四百三十四号的一套小房子。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们用一间做起居室兼卧室，另一间做厨房。房子没有自来水，厚普必须到一个街区远的公共水龙头那里去打水。总的说来这还不怎么像一套房子，但是它的租金每月四美元是他们能付得起的最高限额。

这对新婚夫妇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时只有一丁点儿的家当。比尔有一张磨破了的真皮躺椅和他的福特车；比尔的母亲给他们一张小铁床架，有人给他们一张旧折叠床。比尔在旧货摊里花七毛五分钱买了一个煮饭的旧炉子，又花了一块两毛五分钱买了一个架在炉子上的新炉架。

厚普到“精美”衬衣厂做工，帮着多挣一些钱添置一些家具。不久，他们攒够钱，在西尔斯百货店花三块九毛八分钱买了一套未上漆的餐桌椅。比尔把它漆成黄色，在桌面上和每张椅面上漆了一个绿色的大三叶草图案[译注:三叶草为爱尔兰的国花]，因为厚普老是拿他是爱尔兰人来逗乐。这套餐桌椅使他们家大为改观。然而，硬邦邦的木椅子无法用来休息放松。比尔白天做两份工，晚上又要履行牧师的职责，所以非常劳累。他希望晚上回来能一下子躺在有软垫的躺椅上，翘起脚，边休息边读圣经。

因为厚普也工作，比尔想大概他们有能力买得起一件舒适的家具。他俩就开车到河对面的路易斯维尔去买一张结实的安乐椅。他们看到一张莫里斯牌的椅子只卖十六块九毛八，这价钱好像还付得起。比尔正因一个新鲜经历而充满兴奋，就付给店员首付款三美元，然后把这张漂亮、绿色的莫里斯椅载回家。他们把它放在卧室的角落里，比尔陷进丝绒般柔软的椅子里，呼吸着从新布发出来的清香，他能想到的描述这种感受的词只有一个：天堂。

到目前为止，那张莫里斯椅是比尔所拥有的最奢侈的东西。他一整天都走路检查高压线路，半个晚上在城镇附近传道，这张莫里斯椅用它安舒的衬垫来迎接比尔那疲惫的肌肉。在个把月的时间里，比尔经常在椅子上睡着了，他那打开着的圣经还放在腿上。厚普会慈爱地弄醒他，把他弄到床上去睡。

他购买的椅子不久就出现了比尔未曾料到的问题。根据合约的规定，他每周要还一美元。结果他在其他地方更需要钱。当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一周一美元的债务对他不稳定的预算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第七周，比尔第一次还不起这笔钱了，他连一美元都没剩下。接下来一周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当比尔连续第三次没有还钱时，借贷公司打电话来。比尔向他们道歉，心情沉重地建议他们把椅子取回去。

几天以后，比尔做工完回到家，厨房里弥漫着新烤的樱桃馅饼的香味——他的最爱。晚饭后，他吃了两个馅饼，饼上涂满一层热热的高粱糖浆。他逗着厚普说：“你今晚怎么对我这么好？”

她笑了，但似乎隐瞒了什么东西。“比尔，今天下午我叫隔壁的小男孩挖了些蚯蚓，我们到河里去钓一会儿鱼，怎么样？”

这使比尔觉得奇怪，因为厚普不怎么关心钓鱼的事。“我们先到另一个房间坐一会儿，让这个樱桃馅饼落到肚子里。”

“不，比尔，我们马上就去钓鱼吧。”她差不多是在恳求了。

“亲爱的，今天发生什么事？”

厚普说：“没事，”但她的眼睛湿润了。

比尔怀疑有什么麻烦事，所以又说：“我们先到另一个房间吧。”看到她的脸沉下来，比尔就知道他猜对了。他搂着她，一起从过道走进去，那张莫里斯椅不见了。

厚普把头靠在比尔的胸膛，呜咽着：“哦，比尔，我尽力为你留住那椅子，我尽力做了。”

比尔轻轻地抱紧她：“我知道，亲爱的。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总有一天，情况会不同的。某一天神会开一条路，我们就会有一张好椅子了。”

她斜仰着头，看见她丈夫那毫无疑虑的眼神。“希望如此，比尔。”

尽管有着无法避免的贫穷与艰难，比尔与厚普·伯兰罕却非常幸福地在一起。他们珍爱对方，他们无尽的爱抺平了人生路上的坑坑洼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厚普怀了孕。他俩对要有孩子的想法都激动不已，因为比尔属爱尔兰血统，厚普属德国血统，他逗着她说：“要是生男孩，我们就给他起名叫海因里克·迈克尔。”

厚普笑得喘不过气来：“哦，比尔，那听起来太可怕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厚普分娩了。她的生产很艰难，几乎要了她的命。比尔在医院候诊室的地板上来回走着，足足走了几英里。下午三点钟，婴孩哭了。就在同时，比尔喊道：“主啊！谢谢你。是个男孩，他的名字要叫比利·保罗。”

几分钟后，医生从产房出来，笑着说：“伯兰罕牧师，你磨掉了这亚麻油毡地板，我应该向你收费的。不过这是值得的，你得了一个男孩。”

比尔知道他妻子没事了，就忍不住开了个玩笑：“亲爱的，我改变了主意。我想不该叫他海因里克·迈克尔，因为他生在十三日，星期五，我想应该叫他‘不祥物’。”

她笑着说：“比尔，但我想给他起跟他爸爸一样的名。”

“那好，我们给他起跟他爸爸一样的名，也跟伟大使徒圣保罗一样的名，就叫他比利·保罗。”

一九三五年十月，报纸上报道了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事。意大利凭着它现代的战争武器轰隆隆地入侵这个落后的国家，很快就粉粹了埃塞俄比亚的抵抗。欧州各国对这种预料之外的入侵表示愤怒，立即做出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

比尔兴趣盎然地读着这条新闻，他不明白是什么奇异的力量让他看到未来，但不管是什么，他所看见的事件总是会发生。他再次感到纳闷，这样的恩赐怎么会像他的牧师朋友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从魔鬼来的？他感到很困惑。

一个星期天聚会后，比尔偶然听到沃特·约翰逊说：“你们昨晚应该听说过那些圣滚轮……”

比尔插话说：“那是什么，沃特弟兄？”

沃特嘴里嚼着一片助消化的陈皮说：“是五旬节派的，比尔。你从未见过那样的事，他们在那里跳上跳下，在地板上打滚。他们说，你若没有“吱吱喳喳”地说些没人懂的言语，就还没有得救。”

“那是在哪里？”

“在河对面路易斯维尔那边的一个帐篷聚会。那群人称自己为大卫之家，称那些聚会为先知学校。当然，是黑人。”

“哦，难怪会这样，”比尔说。他知道有些黑人会非常狂热地表达他们的信仰。

“也有许多白人在那里。”

“真的？他们也那样做？”

“是的，他们也那样做。”

“真是滑稽！人们被那种东西搞糊涂了；”比尔点着头：“好，我想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些事。”

沃特·约翰逊的话激起了比尔的好奇心。星期一晚上，他驾车过桥到河对岸的路易斯维尔去一探究竟。他虽然没有看到有人在地板上打滚，却看到会众的确对某件事兴奋不已，他们似乎真的持有某些奇怪的教义。

在聚会中，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年人站起来做见证。他使比尔想起旧约中的先知，一头灰白的头发垂到肩上，卷曲的胡须蓬乱地垂到胸前。他的见证如同他的外貌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从密歇根州道吉亚克来的，名叫约翰·雷恩。他说，主告诉他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这场聚会上做见证。他传讲了神的大能、五旬节的火、圣灵的洗。他的见证带着如此大的能量和说服力，因此比尔决定见见这个奇特的人。

聚会后他们聊了很久。约翰·雷恩说，他年轻时是某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他曾有好几年属于天主教会，但后来他把心交给耶稣基督，成为一名五旬节派信徒。现在他随着主的带领到处旅行，在各处见证神的大能。

比尔告诉他有关一九三三年六月所看见的七组异象。当约翰·雷恩得知其中一个是预见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雷恩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火热，问他是否以后能再多谈一点。比尔感到很好，就邀请这位老人到家里去过夜。

第二天早上，他们坐在厨房餐桌上聊了很久，比尔跟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奇特的经历。比尔觉得与这陌生人交谈比与他认识多年的牧师们交谈更自在。

约翰·雷恩鼓励比尔要密切注意异象，他认为它们可能是神对他说话的声音。然后，他谈到一些他称为“五旬节经历”的事，他说，那是神的大能，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动力和活力。比尔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那人用一些陌生的术语，如“圣灵的洗”，“说方言”和“翻方言”等。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约翰·雷恩绝对相信他所说的事。他越说越有活力，突然他举起双手，开始说一些快速而含糊的语言。一分钟后他停了下来。然后他绕着桌子走，按手在比尔肩上，说：“比尔弟兄，这是方言的翻译：你现在只是个少年，你还太年轻。但有一天那会结束，全能的神将使用你去搅动列国。”



第18章

米 沙 沃 卡 之 行 后 的 错 误

1936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威廉·伯兰罕曾多次邀请约翰·雷恩来他家住。雷恩讲方言的习惯虽然让比尔感到不自在，不过比尔确实很尊重这位长者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每一天约翰·雷恩都祈求主带领他度过这一天，然后用属灵的耳朵聆听答复。他称这是“由圣灵来引导”。

约翰·雷恩住在密歇根州的道吉亚克，那是杰弗逊维尔以北约三百英里的一个小镇，刚过印第安纳州的边界。他邀请比尔到他家做客，说在木瓜湖边上有个钓鱼的极去处，以此来吸引他。

比尔被说动了。虽然这几年来他没有休过假，但是对这趟旅行的费用让他顾虑。厚普在衬衣厂做工，从工资中积攒了八美元。可是当他们还需要很多东西时，他岂忍心花掉妻子辛苦挣来的钱去渡假呢？但厚普有不同的想法，既然这钱是从她工资中攒下来的，她觉得自己有权利决定该怎么花——而她想要她丈夫拿这笔钱去休息一下。比尔说，他愿意她与自己一同去，但厚普谢绝了，说她宁愿呆在家里照顾九个月大的比利·保罗。此外她现在怀了第二个孩子已有三个月了。她经常在早晨起床时觉得疲乏、无精打采，所以她觉得自己反正也不会享受到度假的快乐。

一九三六年六月，比尔给他的T型福特车加满油，就开往北部去渡假了。他到密歇根州道吉亚克后，雷恩太太热情地欢迎他。令比尔吃惊的是，约翰·雷恩不在家。雷恩太太解释说：“主呼召他去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的某个地方。”

比尔周围看着这只有两个房间的简陋小屋。食品橱没有门，他能看到里面是空的。“你是说他没有在家里给你留点吃的，你就让他那样跑了吗？”

“哦！比尔弟兄，但他是神的仆人，”她说。

比尔想：“哦，愿神祝福你这宝贵的心，姐妹。你既然那么为你丈夫着想，那我也不该批评他了。”

在木瓜湖钓了一天的鱼，比尔带着钓到的鱼回到雷恩太太的家。她甚至连煎鱼的油也没有，所以比尔开车到镇上，给她买一些食品。

星期六早上，比尔开车回家。经过印第安纳州米沙沃卡小城时，他发现一辆轿车的一侧有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惟有耶稣”。比尔心想：“这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又看到另一辆轿车的一侧也写着“惟有耶稣”，随后又有一辆，又有一辆。这样的牌子似乎到处都有，贴在卡迪拉克车、别克车、福特车上，甚至连自行车上也有。比尔带着好奇心跟着其中一辆车走，就到了小镇边上的一幢大教堂。毗邻的街道和周围空地上都停满车，大部分车都贴有一样吸引人的牌子“惟有耶稣”。比尔驾车经过教堂时，能听到从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歌声。会众在唱歌，夹杂着个别的尖叫声和喊声。这种崇拜聚会听起来跟比尔在路易斯维尔参加过的大卫之家那群会众的聚会一样。他想：“嘿，我在这里也会看见所谓的圣滚轮了。”

他停好车走了进去。会堂里至少有两千人，有白人有黑人。比尔不得不站在后面，从人群的头上看人们在做什么。前面某处有钢琴的响声，人们拍着手兴致勃勃地唱：“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妇女们尖叫着，使比尔的脊骨打冷颤。后来有个人开始在过道上使劲地跳舞。很快，其他人也加入进去，整个会众似乎都随着乐曲摇来摆去。

起先，比尔想：“天！哇哦！聚会是这样的啊！这些人到底怎么啦？”但他站在那里越久感觉就越好。他想：“这些人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疯了，只是兴奋而已。”

讲道开始后，比尔才知道这是五旬节派的全国性大会。因为南方仍存在种族隔离，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北方举行。一位年轻传道人传讲了有关圣灵的洗，边讲边用手指着，对比尔来说那好像是直接指着他的。这位传道人不断地引用经文，如《使徒行传》2章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章38节：“悔改，你们各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又有《使徒行传》10章44和46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这些是圣经上的话，”比尔想：“只是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可能这里面有些名堂。”他听得越久，就越喜欢所听到的内容。聚会快结束时，他想：“对于这些人，我必须说句公道话：他们不为自己的信仰感到羞耻。我想我今晚还要再来。”

比尔真想留在附近，他想知道“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他出去到车上，数一数他那些一毛、五分的硬币，还剩一块七毛五。因为他知道要买多少汽油才能回家，他算出来发现只有两毛钱可花了。这些钱不够在游客招待所住一个晚上——但这没关系，他可以在玉米地里将就过一夜。比尔开车到市区，花五分钱买了一袋不太新鲜的面包卷，心想这足够他过两天的。他吃了一个面包卷，把剩的放在后排座位上，然后开车回教堂参加晚上的聚会。

聚会还没开始，一个人走到台上，说：“今晚我们请所有传道人，不管属于哪个宗派，都请上到这里来，在台上就座。”二百多位传道人走到前面，比尔也在其中。他们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面对着听众。他们都就坐以后，那人站在讲台后面，说：“我们没有时间给每位传道人讲道，所以，我们请各位走到麦克风这里，只要报一下你是谁，从哪里来。”

麦克风是用一条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在讲台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摇晃地悬挂着。比尔以前从未见过麦克风。他好奇地看着，走过去说：“威廉·伯兰罕，福音传道人，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

那天晚上，比尔看到一些奇怪而有趣的景象，使他铭刻一生。听众席上坐着两个男人，似乎特别为神所用。下午早些时候他就注意到他们，现在他们又在那里了。一个人站起来说一种未知的语言，就像机关枪开火一样，接着另一个也站起来，把刚才那人说的未知方言译成英文。过一会儿他们又这样做，只是对调了一下角色。比尔很惊奇，心想这两个人一定很属灵，就决定明天回家之前一定要找他们谈谈。

讲道的时候到了，一位年老的黑人蹒跚地走到台上。他身穿一件带丝绒领子的黑色外套，后脑勺有一圈白发。看起来很虚弱无力。比尔纳闷：“他们不会让这个可怜的老人讲道吧！”

但这正是他们做出的安排。这老先生走到麦克风前面，说：“亲爱的小子们，今晚我要从《约伯纪》38章4到7节中取出我的题目。”他打开圣经，读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众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老传道人从这里讲起，他没有把主题引到地上，而是回到几千万年前，当地球在神的脑海中还只是一个思想时天上所发生的事。然后他接着讲，跨越时间，跨越各个时期，顺着地平线上的彩虹，一直讲到千禧年，又讲到新天新地。这时他兴奋地大叫起来：“荣耀归给神！你以为我得到的是一种新信仰吗？弟兄，我只是得到这古老信仰的全新例子！哈哈！”他跳到空中，两个脚跟敲打着，喊道：“哈利路亚！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道。”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跳下讲台。

比尔目瞪口呆，惊奇地想：“如果圣灵的洗让这位老人有这种举止，那么当它临到我，会怎么样呢？”

聚会后，比尔停在消防栓边上喝水，吃了一些面包卷，然后把车开进村子，停在一片玉米地里。他的好裤子已经皱得不像样了，所以他想办法把那条粗纹的泡泡纱裤子压平。他把裤子放到前排座位上，然后松开后排座位，让它压在裤子上，希望到早上座位的重量会抚平裤子的折痕。然后他躺在樱桃树下的草地上，祷告说：“主啊，我无意中碰到的这件事是什么呢？是不是约翰·雷恩所称为的‘五旬节经历’？主啊，帮助我，使我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比这更虔诚的一群人，我不太清楚他们拥有的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是我饥饿的心所要寻找的。神啊，求你以某种方式使我蒙这些人的喜悦。”

午夜过了很久，他把衬衣叠起来做了个枕头，便睡着了。

早晨起来，比尔检查那条泡泡纱裤子，它并没有多大改善，不过仍然看起来比其他裤子要好一点。至于他那件好衬衣，已经是皱巴巴的一团糟了。比尔接受的浸信会的训练使他认为应该穿最好的衣服走进神的殿。他不知道穿着泡泡纱裤子和T恤衫可不可以去做礼拜？后来他想：“为什么不行呢？这里没人认识我，肯定没问题。”

他早早就到了教堂。当会堂坐满人以后，一位黑人坐在他这边，一位白人女士坐在他那边。唱完诗歌后，一个人走近麦克风说：“昨晚坐在台上的牧师中最年轻的是一位名叫威廉·伯兰罕的传道人，来自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我们请他上来，给我们传讲今早的信息。”

比尔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朝下看看他那身粗糙的衣服，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溜下去一点。

那人重复了一遍：“这里有人知道威廉·伯兰罕在哪里？他是杰弗逊维尔的一位福音传道人。他昨晚在台上，我们请他来传讲今早的信息。”

比尔又从座位上滑低一点。坐在他旁边的黑人侧过身来，问：“喂，你认识他吗？”

他不想对那人撒谎，就轻声说：“是的，我认识他。”

“他在这儿吗？”

“哦，是的，他在这儿，但……”

“那么去叫他吧。”

这下比尔可真藏不住了。“瞧——哦——你看，弟兄，我——我告诉你，我就是他。”

那黑人笑着，点点头：“我还以为你往下滑是要拿什么东西呢，那么上去那里讲道吧。”

“不，我不能穿着这衣服上去。”比尔拉拉他的白T恤衫。

“这些人才不管你穿什么衣服呢。上去吧！”

“不，先生，真的不能上去。”

麦克风又一次响起：“有谁找到威廉·伯兰罕牧师吗？”

那黑人举起手，手朝下指着比尔，大声喊：“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比尔慢慢站起来，会堂里每只眼睛都朝他看过来。他满脸通红，耳朵像着火似的。比尔把圣经夹在手臂下，走到中间过道，登到台上。他胆怯地走到讲台前。人群使他很紧张；他穿那样的衣服使他很紧张；甚至那新式的麦克风也使他紧张；但最使他紧张的，是他脑子里没有要传讲的东西。

于是，他就这样讲起来：“好的，各位，我不怎么了解你们大家传讲的方式，我只是刚刚路过，而且……”他把圣经翻开，放在讲台上，让圣经随意打开着。讲的时候，他撇了一下那一页上的第一节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就喊着…”立刻，比尔想起这故事，一个财主怎样忽视了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后来这财主死了，下了阴间。

比尔有道可讲了。他给会众读了这个故事，然后传讲：“在阴间坐着一个财主，他为什么受痛苦呢？他在那里没有看到花，他哭了；他在那里没有看到孩子，他哭了；他在那里没有听到歌声，他又哭了……”比尔顺着这条线一直讲下去，指出那拒绝福音的人，其生命的最终是一场悲剧。他讲得越久，这些五旬节派会众进入他的主题就越深，直到众人的情感都被激发起来。“那里没有平安，他哭了；那里没有爱，他哭了；那里没有基督徒，他哭了；那里没有神，他又哭了。”最后比尔也哭了。

众人都站起来，向神哭喊着，祈求怜悯。这时，在比尔的意识里，聚会似乎变模糊了，他自己也消失在某处群情激昂的情感漩涡中。接下来他所知道的，就是他正站在教堂外院里。一位高大魁梧的人走到他面前，说：“你说你是一位福音传道人？”

“是的，先生。”

“我是得克萨斯州来的约翰逊长老，到得克萨斯州来为我举办一场复兴会怎么样？”

比尔看着那人的高跟牛仔靴和宽边高呢牛仔帽，说：“你是位传道人？”

“当然是。”

就在那时，一个小个子走过来，穿着方格子短裤，就像老式高尔夫球手穿的那种：“我是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来的史密斯牧师。我的教会有五百名圣徒，我也想请你来我那儿举办一场复兴会。”

比尔扬了扬眉毛，心想：“我觉得我那件泡泡纱裤子和T恤衫也没有那么出格。”

一位妇人上前来，说：“我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印第安人中做宣教工作。在你传讲时，主告诉我要我请你来帮我做印第安人的事工。”

“等一等，”比尔说：“让我拿张纸。”他草草地记下名字和地址。这时不断有传道人围过来，向他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最后比尔得到了足够他做一年旅行传道的邀请。比尔感到欣喜若狂，他的生活就要改变了，他几乎等不及回家要告诉厚普。

但在回家之前，还有两个人是比尔想见的。他在教堂外面的人群中寻找，最后找到其中一个给他印象很深的人，就是聚会中大有能力地说方言和翻方言的那位。比尔挤了过去，做自我介绍。

“嘿，你就是今早传道的那位年轻人？”这位年长的先生说：“你领受了圣灵洗没有？”

“我是个浸信会信徒。”

“但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

“哦，弟兄，我还没得到你们所得到的东西。”

“你说过方言没有？”

“没有，先生。”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还没有得到圣灵。”

比尔耸耸肩：“哦，如果要那样才得到圣灵，那么我还没有得到。”

他们谈话时，比尔仔细地观察这人，要察验这人的灵。虽然比尔还不明白自己的独特恩赐，但他正在学习如何使用它来达到目的。他发现如果自己真的想知道某人的事，只要跟那人交谈久一点，捕获到那人的灵，通常就能知道。现在，这位老基督徒似乎觉察到有些奇特的事正在发生，因为他的眼睛在紧张地朝前朝后看。比尔继续谈论着聚会的事，不久异象临到了。比尔感到很满意，这人是个真实无伪的基督徒。

现在，比尔深信他走对了路，他的魂燃烧起来，更加地渴望神。他走回他的车那里，路上碰到在听众席上使他印象很深的第二个人，比尔便做了自我介绍。

那人问：“你属于哪一个教会？”

“我是浸信会信徒。”

“你得到了圣灵吗？”

“我不清楚，我知道我还没有得到你们所得到的东西。”

“你曾说过方言吗？”

“没有，先生。”

“那么，你还没有得到。”

他们谈话时，比尔也一直在搜寻，要捕获这人的灵。最后异象临到，它就像打破一个臭鸡蛋那样把这人的生活捅破了。比尔看到这人与一个黑发女人结了婚，但目前又与一个金发女人住在一起，还跟她生了两个孩子，异象继续揭示惊人的细节。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这人不是“惟有耶稣”派信徒，他是“惟有星期天”派的信徒。在异象中，比尔看到他坐在一家酒馆里喝酒、咒骂人，然后又在星期天坐在教堂里说方言和说预言！比尔吓得往后缩。“主啊，请原谅我。这些人当中的灵一定是不对的，要不然，这个伪君子怎能站在会中说预言？”

比尔说了声“请原谅”，就很快找到他的车。他开车离开了米沙沃卡，思绪在头脑里弹跳着，就像那辆破福特车在路上颠簸一样。“主啊，我不明白这事。真实的圣灵怎么可能同时降在那个真正的基督徒和那个伪君子身上呢？不可能这样。也许我被欺骗了，但我看不到圣经里有这样的。我想，我应该把这件‘方言和预言’的事先搁在一边。”

接着，比尔想起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的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比尔想：“这是经文，我该怎么看待这个呢？”

疑惑的事不会自己解决的，所以他就把它放下了,转而去思想那些塞在后兜里的许多邀请。他的灵开始复苏，他张开梦想的翅膀如大鹰一般冲入云宵，带着期盼的心情俯瞰他的未来之路。他记得那天在他的教堂安放房角石时，主曾对他说：“做传福音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神正为他开辟一条传福音的路。

车开到家门口的时候，比尔觉得非常兴奋，好像第二天就可以打包出发了。厚普跑出来迎接他，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逸。他们拥抱在一起，厚普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的兴奋。“比尔，什么事让你那么高兴？”

“亲爱的，我找到了世上最了不起的教会！”

“你都去了哪儿？”

“去了米沙沃卡那一带。亲爱的，说到教会，那些人又叫又喊，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不感到羞耻。”

厚普扬起眉毛，怀疑地问：“他们该不是圣滚轮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哪种滚轮，但他们有我所需要的东西。我看到一个九十岁的人又变年轻了，有些人用未知的方言说话，其他人就翻出他们说的方言，还有讲道！他们讲道直讲到喘不过气来，弯起膝盖碰到地板上，又直起来，喘一口气继续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你看这里，”比尔挥动着那张写满名字和地址的纸。“所有这些牧师都要我去他们那儿讲道，从密歇根州到得克萨斯州。我要辞掉工作，离开我的教会，到这些人中全职传道。我得到了很多邀请，够我花一年的时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厚普毫不迟疑地说：“比尔，我嫁给你的时候，就许诺我要与你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肯定会跟你一起去。再说，那些人若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快乐，我也愿意有那样的经历。他们称它什么来着？”

“他们称它为圣灵的洗，让我们像那样去寻找耶稣。”

下一步是要告诉他们的父母。比尔跟他妈妈说这事时，爱拉说：“比尔，我记得你刚悔改信主后几天，我做一个梦，我看见你站在一片白云上向全世界传道。”

比尔模模糊糊地记得，几年前她曾告诉过他这个梦。比尔耸耸肩：“哦，我不知道全世界是怎样的，但我确信我将在全国各地传道。妈妈，你应该见见这些人，他们提到耶稣是多么兴奋，他们呼喊耶稣的名，一点也不以为耻。”

“很久以前，在肯塔基州那边，也有我们所称为的那种‘老式’浸信会信徒。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又喊又叫。那真是一种真诚的信仰，比尔。”

“我相信那种真诚的信仰，妈妈。”

她拍拍他的手臂：“我知道你会的，比尔。我相信神会祝福你。”

然而，当他们去跟厚普的母亲谈这事时，情况就绝然不同了。这时布伦巴赫先生和太太已经分居。查理·布伦巴赫搬到印第安纳州的福特韦恩，布伦巴赫太太仍住在杰弗逊维尔的家。比尔同厚普及她母亲坐在前面的门廊上，比尔说：“布伦巴赫太太，我发现有一群非常好的人。厚普和我打算外出旅行，去到他们中间。”然后就告诉她米沙沃卡所发生的事。

布伦巴赫太太皱起眉头，说：“威廉，我要你明白，我永远不允许我的女儿出去同那样一帮圣滚轮垃圾在一起。”

“哦！布伦巴赫太太，那是世上最快乐的一帮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不感到羞耻。我喜欢那样。”

“垃圾，”她坚持说：“他们只不过是垃圾！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被其他教会踢出来的吗？我永远不允许你带我的女儿到那群被淘汰的人中间去，真是个馊主意！”

“可是，布伦巴赫太太，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主要我与他们在一起。”

“垃圾，”她又说：“威廉，你干嘛不好好地呆在你的教会，等到你得到薪酬，然后给自己弄一幢牧师房，像个有点明智的人那样。你觉得我知道你拽着我女儿各地跑，今天有吃的，明天没吃的，从来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体面的衣服穿，我会好受吗？”

“布伦巴赫太太，这不是衣服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是神要我去做的。”

“不，没门，我决不允许我女儿去到那群垃圾一样的人中。”这时，布伦巴赫太太转向厚普，怒目看着她：“要是她真的去了，她母亲就会心碎而进入坟墓。”

厚普喘着气说：“妈妈，你真是那个意思吗？”

“我真是那个意思。”

厚普哭了，比尔搂着她：“但是，布伦巴赫太太，她是我妻子。”

“但她是我女儿！”

比尔说：“是的，太太。”他站起来，离开门廊，向汽车走去。

厚普后面跑过来，说：“比尔，不要管我妈妈说的，我会与你站在一起。”

“哦，没问题，让我们忘掉这事吧！”

“可是，比尔，如果你觉得是神要你去的，你就应该去。”

比尔叹了一口气：“亲爱的，我猜想我要把一碗水端平。我不想伤害你母亲的感情。要是我们外出在路上，她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办？那么在你的余生中，你都会想是否是你伤了母亲的心。让我们暂时把这事放一边吧。”

就这样，比尔忽视了神的第一次呼召，呼召他去全国传福音。结果这是他一生中所犯过的最严重错误，这错误不久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厚普和比利·保罗

第19章

黑 幕 落 下

1936

为了平息他不安的良心，威廉·伯兰罕更加努力地在杰弗逊维尔地区传福音。他觉得，他人生的经历可以鼓舞其他人对神的信心，于是比尔写下了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印在一本十五页的小册子上。他借用《希伯来书》13章8节作为小册子的题目，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并在书上签名：“威廉（比尔）·伯兰罕牧师著”。

在前言中他写道：

“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让每位读者知道耶稣基督仍然在拯救和医治人。我所相信的是：耶稣很快要再显现。此书叙述了神如何拣选一个贫穷的男孩、呼召他去事奉主。这男孩曾一度竭力躲避神，后来却全心归向他。”

比尔在接下来的一页写了一段祷告词：

“天父啊，请祝福每个读这本书的人。让他们知道你很快就要呼召一个大能的教会，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们仍然相信你。求你使每一颗心产生饥渴，哦，公义者啊，请帮助你卑微的仆人继续传扬你的信息。

我知道你为了某个旨意把我藏在芦苇里，如同你在摩西身上所做的。

所以父啊，请帮助我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的七页突出地记载了比尔不平凡的生平。书一开始就说到，若不是一位邻居的相助，恐怕他母亲和他就会在一场暴风雪中丧命。当他七岁时，从一棵白杨树中有个声音对他说：“永远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大以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接着他提到一九二七年的亚利桑那之行，并说到他弟弟爱德华的死把他带回到家，逼使他考虑今生以外所要面对的事。他写到有一次为公共服务公司做工时，被煤气所伤，结果导致开刀，一个发光十字架的异象使他转向神。然后，又描述了他胃部的紊乱和严重的散光现象如何奇迹般地得医治，他传福音的呼召。最后，一九三三年在俄亥俄河施洗时，那个火球出现在他的头上。

他为这小册子写了如下的结束语：

“亲爱的读者，巴不得这本书有足够的空间告诉你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我们的教堂是如何建起来的；我们所举办的许多大能的复兴会；人们从远近而来得了医治。但我要把这小册子做得最小，让它能便宜得卖出去，到达所有人的手中。记载这些事是为了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你应该相信他，你应该被救赎。当我们的复兴会在你附近举办时，你若能来，请随时来参加。”

接下来的两页，讲的是因比尔的祷告那些奇迹般得医治的人的见证，其中包括威廉·梅利尔先生和马利亚·德·奥哈连太太的见证，他们是在事发前比尔已在异象中看到他们得医治的头两个人。

梅利尔先生写道：

“我听说伯兰罕弟兄时，我正躺在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的医院里。我被一辆轿车撞伤，我的每根肋骨几乎都断了，我的背也扭伤了。从医治的角度来说，我这病例是毫无希望的。

伯兰罕弟兄为我祷告后，立刻我的肋骨就复了位，背部也复原了。医生不能明白。我站起来，穿上衣服走回家，又去工作了。

赞美神的医治大能！”——

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

克拉克大街1034号

威廉·H·梅利尔

德·奥哈连太太写道：

“我残疾了多年，有时会卧床不起。我的四肢变形，不能走路。医生说我将永远不能走路。我听说了伯兰罕弟兄，神是如何回应他的祷告。所以我叫了他。他和另一位名叫迪阿克的年轻人来为我祷告。我的四肢马上得了医治，我能走路了。现在我还在走。这是四年前发生的事。

我赞美神奇妙的大能！”——

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

东奥克大街2223号

马利亚·德·奥哈连

这册子的最后两页是耶稣基督在今日的医治大能的两页讲道。比尔写道：

“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要是我活在圣经的时代，我就会去找耶稣，他就会帮助我。’朋友，主今天就在这里要帮助你，正如他在那个时代帮助人一样。只要相信圣灵，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请现在就相信他，你必得到医治。”

比尔会众中的一些成员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本小册子分发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又把这些小册子再拿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很快，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就藉着各种渠道去到许多偏远的地方，并产生了一些惊人的奇迹……

一九三六年夏末，比尔和厚普打算开车去印第安纳州福特韦恩看望厚普的父亲。比尔赶着要上路，因为他们如果能及时赶到那儿，就可以参加雷德加堂的周六晚上聚会，每当比尔来到福特韦恩，他都喜欢参加这个教堂的聚会。

“厚普，我们出发前你不会洗澡吧？”比尔紧张地看了看表。

“这花不了几分钟。但是，比尔，要是我们今晚去教堂，我需要一双新的长统袜。我在准备的时候，你能帮我去彭尼店买一双吗？”

“好的，如果这能加快速度。”

“是的，会的。这里有六十美分。呐，你要确定是雪纺绸长统袜，而不是人造丝的，还要保证是全成行袜。你能记得住吗？”

“肯定可以。雪纺绸的，全成行长筒袜。”

雪纺绸长统袜是用纯丝绸编织成的，光滑而华丽。尽管它比人造丝的贵三倍，但那些想感觉优雅、看起来时髦的妇女更喜欢雪纺绸的。相反，年长的妇女往往选用人造丝的，因为她们注重实惠实用而不是好看。比尔·伯兰罕对女人的时尚知之甚少，他脑子里很难区分雪纺绸和人造丝的不同。为了确保不忘记，他一边往商店走，一边不停地重复要买的那个：“雪纺绸，雪纺绸，雪纺绸……”有人路过，跟他打招呼“喂，”他就回答“喂”，然后又不停地念：“雪纺绸，雪纺绸，雪纺绸……”

然后，他碰到奥维尔·斯邦，一位钓鱼的老伙伴。奥维尔说：“比尔，你知道金鲈正在最后一个桥墩那边咬钩吗？有的有这么长。”奥维尔用双手比划一下长度。

比尔吹了一声口哨，被吸引住了。二人就聊了一会儿鱼饵和钓法。等比尔走开后，已经忘了要买的是那一种长统袜了。

这下他怎么办好呢？若他回家去告诉厚普他忘了，他会觉得很难堪的。再说，时间会花得更长。突然，他想到希尔玛·福特，她就在附近的杂货铺里工作。她大概能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事。

一进门，比尔就停在运动器材的柜台上，羡慕地看着架子上他最喜爱的0.22口径来复枪。这是一支很完美的步枪，最适合于打松鼠。比尔想买它已经想了一年多。但它要十七美元，他甚至都凑不起三美元的首付款。哦，总有一天，或许……

希尔玛·福特走过来。“你好，比尔，我能帮你吗？”

“你好，希尔玛。厚普要我给她买一双袜子。”

希尔玛皱着鼻子：“为什么？比尔，厚普不会想要袜子吧？”

“会的，她想要那种‘全成行式’的。”

“哦，你是指长统袜。她想要哪一种？”

比尔觉得自己很愚蠢，又不想显露出无知，就决定按他的方式蒙混过关。“你有哪一种？”

“我们什么都有，从人造丝的到……”

“那就是她所要的，人造丝的。多少钱？”

“二十美分一双。”

“那么，我就买两双。”

现在比尔感到得意洋洋。他回到家就逗着厚普说：“你们女人老爱吹嘘会买东西。你过河去路易斯维尔那边，花一整天时间买便宜货，而我在杰弗逊维尔镇上，用你给我买一双袜子的钱买了两双，还有钱剩。”

“你买的是雪纺绸吗？”

“是的，我买到了。”雪纺绸——人造丝——对他来说听来都一样。

厚普拿过袋子，往里看了一眼，她微笑着：“是啊，比尔，你真是会买便宜货。”

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到了福特韦恩。厚普说上教会前她要在杂货铺停一下，比尔感到恼火。比尔停下车，厚普赶紧冲进去，几分钟后她拿着一个小纸袋出来。她没有说她买什么，比尔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到雷德加堂，也没顾上问。比尔不知道，那天早晨他无知的错误会那么快地转回来缠扰着他。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他的女儿出世，犹如一道闪耀的光照射在比尔的人生中。他们给她起名沙仑·玫瑰，把英文中“沙仑的玫瑰”倒一下顺序，这名是诗歌中描写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呼。沙仑·玫瑰是个漂亮女孩，比尔爱她甚于喜爱晴朗秋日里的温暖阳光。他不知道，沙仑的出生将是许多年之内照在他身上的最后一缕兴奋的阳光。

十一月份，乌云开始集聚。首先比尔的弟媳妇去世了。接着他的一个弟弟，十七岁的查尔斯·爱德华·伯兰罕被撞死。一个星期天晚上，查尔斯搭上一辆醉汉驾驶的顺风车，站在汽车外面的踏板上。汽车擦边撞到一根电线杆，查尔斯被刮下来，折断了脖子。当时比尔正在教堂里讲道，他的另一个弟弟来告诉他这个恶信。比尔立即解散聚会，但等他到了医院时，他弟弟查尔斯已经去世了。

小查尔斯的去世带给比尔的父亲极大的打击。老查尔斯·伯兰罕的健康状况仍旧很差，加上贫困潦倒，他开始反思他的一生，思想他的过去和未来。一天早晨，比尔看到他坐在犁的V型梁上哭。比尔问：“怎么了，爸爸？”

“你不会明白的，比尔，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想去看一看老家，我已经五十二岁了，二十五年来我还没有再回去过。”

“如果你要回那里，爸爸，我会给你路费。”

查尔斯最后一次看了看肯塔基州伯克斯维尔附近他出生的地方。他回到杰弗逊维尔后，坐在一家小酒馆里，思想着他如何用酒精毁了他的一生。有个人帮他买了一杯酒，他感到内疚，但克制不了，就接受了。当淡褐色的液体倒满杯子时，查尔斯说：“瞧，伙计，今晚我有个儿子就站在讲道台上。这儿子是对的，我错了。不要让这酒影响到我儿子。”他把一小杯酒递到嘴边，手抖得很历害，大半杯的威士忌酒都溢到他的下巴上。那人就取笑他。查尔斯崩溃了，大哭起来。他抓起帽子走了出去。

两个星期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那一天，查尔斯·伯兰罕心脏病严重发作。比尔到他床边时，他还活着。比尔把他爸爸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他两鬓角上卷曲的黑发刚开始变灰白。比尔想：“他头发变灰白也有我的份，我曾多少次使他心痛呢？”他看着爸爸的手，他的手因为一次切碎机的事故失去了一个指头，他想到这个男人曾多么努力地工作来养活十个孩子。比尔不在乎其他人对查尔斯·伯兰罕有什么看法，这个男人是他的父亲，他爱他。

查尔斯抬头直盯着他大儿子。“比尔，”他轻声说：“我错了。”

“爸爸，现在改变还不迟。”

就在他父亲临终时，比尔引导他归向那赐一切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不到一小时，查尔斯·伯兰罕去见他的造物主了。这在那时，比尔看到一位穿白袍的天使站在他面前。虽然悲伤，但比尔至少知道他父亲的魂已平安地在基督里了。

下一场灾难开始于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比尔的两个孩子都感冒了，不久厚普也和他们一起咳嗽。室外的温度已降到零下，厚普把毯子塞在门下的缝隙里，用毛巾塞住窗台缝，不让风吹进来。这有一点作用，但由于房子几乎没有保温设备，厨房的炉子很难让两个房间保持暖和。

一九三六年的圣诞节是星期五。圣诞节前一天，厚普同她的一个朋友一起过河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给她孩子买了一些最后一刻的小礼物。比尔说要照常工作。午间休息时他为沙仑·玫瑰开了一个储蓄帐户，存进八十美分，作为给他两个月大的女儿的圣诞节礼物。接着，他在他小时候的好伙伴山姆·阿戴尔的办公室留下圣诞礼物，山姆刚从医学院毕业，在杰弗逊维尔开一家私人诊所。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比尔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厚普在路易斯维尔购买东西时昏倒在街上，此时她正躺在家里，极需他的照顾。比尔连忙回到家，看到厚普用毛毯紧紧地裹着，控制不住地发抖。他用手摸一下她的额头，发现她的皮肤发烫。

比尔打电话给山姆·阿戴尔，他马上赶到。山姆·阿戴尔医生把温度计放在厚普的舌下，用听筒在她的胸部听了一下，便皱起眉头。随后看了温度计的刻度。“哦，她发烧发到了105度（摄氏40度左右）。比尔，这很严重，她得了肺炎。你要整夜给她喝桔子汁。今晚至少要喝两加仑，让烧退下来。”

比尔整夜坐在厚普的床边，每过几分钟就给她喝一口桔子汁。到了圣诞节早晨，她的烧降了几度。

布伦巴赫太太顺道来看望她女儿，对这个又冷又透风的房间感到吃惊。“威廉，这房子没有取暖设备，不够让厚普保暖。我要带她去我的房子。”

比尔说：“我最好问问阿戴尔医生，看该不该给她移地方。”

“阿戴尔？我才不想问他什么呢。那小伙子脑瓜不灵活，我要让劳伦斯医生来看她。”说完就走了。

比尔打电话给阿戴尔医生，他建议说：“比尔，不要给她移地方。现在这么冻的天气你把厚普带到户外，会害死她的。”

“但是，医生，她妈妈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

“那么，我就得放弃这病例了。比尔，我爱你如兄弟，你知道。但这种情况下我无法为厚普负责。我不得不把厚普转给劳伦斯医生。”

“好的，医生，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

比尔心思烦乱，他走到教堂去，跪下祷告：“主啊，我爱我的妻子。请怜悯她，医治她，你愿意吗，主啊？”

比尔看到一块黑布落在他面前，好像一出戏结束时落下的幕布。他因这异象惊恐得喘不过气来。接着他又看到，青灰色的云层遮住了太阳。倾盆大雨落在乡村，引发俄亥俄河水猛涨，直涨到杰弗逊维尔的护堤大坝坍塌，洪水涌进市内的低洼处。他看到有个人从天上下来，手拿尺子，测量斯普林大街上的水位，有二十二英尺深。

这异象困扰着比尔。到目前为止，他眼见的每一件关于未来的事都实现了。他在镇上与人分享这异象，希望能引起众人的注意，做好准备，因此就能保全性命。但听他说的那些人要么傻笑，咯咯大笑，要么干脆大声地嘲笑。甚至他自己的一些会众也持怀疑态度——就像年长的吉姆·怀斯哈特，他说：“比尔，我们所遇到过的最大洪水是在一八八四年，那时淹到斯普林大街的水只有八到九英寸深左右。”

比尔重复那异象：“我看到一个人从天上下来，拿着一根尺子，插在斯普林大街上，说‘二十二英尺’。”

吉姆·怀斯哈特嘲笑说：“啊，比尔，你只是太激动了。”

“我不是激动，这是‘主如此说’！还有，这告诉我将要发洪水的同一位神，也让我看到一块黑帘子落在他与我之间，有东西把我们隔开。我为我的妻子祷告时，他不听我的祷告。我担心她可能永远脱离不了这病。”

第20章

洪 灾

1937

尽管比利·保罗和沙仑·玫瑰很快从感冒中康复了，但厚普的肺炎却非常顽固。整个一月份她都躺在她妈妈家里，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比尔下班后自己照顾孩子，但白天他得把孩子留给保姆照顾，所以他雇了美达·布罗伊。美达那时快十八岁了，去年五月份她刚从高中毕业，还没有找到全日制的工作。所以这是她能挣点钱，同时又帮助到她牧师的好方法。

一九三七年元月上旬，一场暴风雨的前锋移到了美国的东北部。持续二个星期的降雨猛烈地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的大片土地上，雨水通过俄亥俄河排掉。在保护杰弗逊维尔和路易斯维尔的防洪提上，俄亥俄河的水位每天都在一寸一寸地升高。雨一直在下——时而还下雪，但大部分时候是雨夹雪。男人们不停地在堤坝上巡逻。要是有一个地方裂开，数百英里长的农场和沿岸建在低处的城镇都要被淹没。堤坝建得不错，但只是泥土，无法长时间地承受这么高的水位。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堤坝越来越脆弱。终于在二月中旬的某个时刻，当地政府决定撤出所有住在危险地带的人。

一整天，路上都是要转移到较高的地方去的人群。比尔的房子和布伦巴赫太太的房子都处于危险区域，所以比尔不得不带妻子到别的地方。他先查了一下正规医院，不幸的是医院都满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把妻子和孩子转移到一个由政府设立的临时医院里。然后他参与了市民撤离工作。

尽管已经充分警告了，但有些人仍然滞留在家中，这通常是由于他们没有办法搬走。志愿者火热地工作到晚上，尽力寻找这些人，让他们在来得及的时候离开。约在半夜，印第安纳州这一侧的大坝终于让河水冲出了一个缺口，像一堵墙一样巨大的水流冲进杰弗逊维尔的市中心。城里的所有警报器尖叫着发出最后的警报——最坏的事来临了。

此时比尔正在城市的另一侧开着公共服务公司的卡车巡逻。他把一艘小船放在车后，以备不需。从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个呼叫：“比尔，我们这边的堤坝裂了。赶紧带上你的船到栗树街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当比尔到了所说的那地方，几个人指着被汹涌的水流包围的那几幢房子：“有位妈妈和她的几个孩子被困在那儿，我们过不去。你觉得用你的救生艇能去他们那里吗？”

透过正在下的雨夹雪和朦胧的光线，比尔能辨认出靠近堤坝缺口处的一幢房子门廊上站着一个人。从缺口处冲下来的激流冲击着房子，房子猛力地摇晃着。在风雪的呼啸声和洪水的吼声中，比尔能隐约地听到一个妇人求救的尖叫声。水流看上去很凶猛。“我尽力而为，请帮我把船放进水中。”

比尔发动引擎，尽力直接朝着那被困的妇人方向而去，但水流太急，冲偏了他的路线。所以他转过船头，逆水而上。小马达和螺旋桨拼命地朝前冲去。他大胆地开到离坍塌的堤坝很近的地方，然后转过船头，按顺时针方向加速行驶，沿对角线方向把他带到目的地。

他让船撞在房子的一侧，快速地把他的船系牢在门廊的一根柱子上。那母亲已经晕过去，她躺卧在冰冷的门廊上，雨雪使她的头发贴着头皮，衣服贴着皮肤，看上去可怜极了。在她后面，两个小女孩挤在一个打开着的门口，吓坏了。比尔设法把她们三人从滑溜溜的阳台上顺利地弄进摇晃着的船中。

他把船直接开向他停卡车的那块高地，但凶猛的水流逼使他漂到了离他出发地约一英里的地方，从那里上了岸。一群救援人员先帮助孩子们离开船。当他们抬出这昏迷的母亲时，她醒过来，歇斯底里地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婴孩！哦，不要丢下我的婴孩！”

比尔愣住了，看了看他救出的那两个小女孩。小的至少有两岁大了。惊恐的寒战临到他比雨雪打在他脸上还要冰冷。他没有在屋里找一遍！他一定是丢下了一个小婴孩在那要倒塌的房子里！比尔对其他的救援人员喊：“我再回去，找她的婴孩。”那些人点了点头。

比尔掉转船头，迎着冲来的水流往堤坝方向开去。等他到了房子那里，一部分门廊已被洪水冲走，房子剩下的部分似乎也快被冲走了。比尔把船系在剩下的那根门廊柱上，冲进房子，发疯似地一间一间地找。根本没有婴孩，那会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意识到：那母亲在整个营救过程中都处在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她的两个小女孩已经安全了。当她尖叫着“我的婴孩”时，一定是指她那个最小的女儿。

他四周的房子呻吟着，好像要被扭断。灰泥像雨一样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上的灰泥像爆米花一样爆开来，一声巨大的破裂声穿过大厅。当房子被移走时，地板摇动起来，使比尔撞在壁橱门上。又一声破裂声紧接着第一声，随即有木头断裂的声音。整幢房子从地基上被连根拔起。

比尔从通道跑到到前门，不知道那门廊刚刚与房子分离。他一脚踩进了冰冷的水中。靠着神的恩典，就在门廊快被洪水冲走的一刻，他用力抓住了它的一角，把自己从水中拉出来。他吃力地爬过一堆横七竖八的板，爬到他的小船上，用麻木的指头解开活结。没过一会儿，房子就脱离了地基，被洪水冲没在夜幕中。

比尔知道他还没有脱离危险。他在房子里找小孩时，马达熄火了。现在他的小船失去了控制，顺着水流漂荡。随时他都会被浪涛或树枝倾覆到水里。比尔抓住那根冰冷的发动机拉绳，把打结的那一端卡进马达飞轮的槽口中。他用力一拉，毫无反应，他又拉——还是没反应。他堵住化油器，再拉一次，还是没有起动。那时马达已经进了水。比尔一次又一次地用力拉启动绳，直到手臂的肌肉酸痛地祈求休息。马达就是不起动。

这时，水流已经载着他漂过市场街，然后再经过一个堤坝裂口，就出去到了俄亥俄河。恐惧使比尔恢复了力量，只要再过几分钟，他底下就是水声轰隆的俄亥俄瀑布！

十五英尺高的巨浪在他周围翻腾。比尔一边和固执的马达搏斗，一边尽力保持平衡。就在使劲拉绳时，他好像能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现在，你怎么认为那个不去那群五旬节派信徒当中的决定？”比尔猛力地拉起动绳——毫无反应。

他能够听到前面俄亥俄瀑布咆哮的声音。船摇晃着，比尔跪在船底冰冷的水中，交叉着那僵硬的手指，绝望地祷告：“主啊，我有个病重的妻子和两个生病的孩子躺在医院里，再过几分钟，我就会沉到瀑布底下。哦，主啊，请帮助我。我不想死在这河里，留下我家人无人帮助。”

一个杂念打断了他的祷告。他似乎听到他岳母说：“垃圾！他们不过是垃圾。我永远不允许你带我的女儿到那群被淘汰的人中间去。”

比尔因为愧疚而颤抖，他祷告：“亲爱的神，我知道我做错了，但请你原谅我。耶稣啊，请怜悯我。请发动这马达！”

这时瀑布声越来越大。比尔站起来，又一次拉动启动绳。这次马达“卟卟卟”地响起来，接着“咳咳”两声，然后起动了。比尔掉转船头，开足马力。渐渐地他离开了急流，离瀑布越来越远，终于可以安全地朝着印第安纳州的河岸开去。

他在霍华德公园附近上岸，那里离他出发的地方有几英里远，几乎到了新阿尔巴尼。他把船系在一棵树上，就朝着杰弗逊维尔走去。

当他疲惫的身体靠在卡车的方向盘时，已是第二天的大清早了。他立刻起身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发现路被洪水挡住，不得不绕道而行。他试了另一条路，路也被封了。气急败坏地努力了近一小时后，比尔意识到每条通向那个方向的路都是死路。突然一阵新袭来的恐惧涌入他的内心：政府医院会不会被水淹没？他跑到政府办公室找到了一个叫梅杰·威克利的朋友。

“梅杰，医院被冲走了吗？”

“比尔，那个地区水深有二十英尺。你有谁在那儿吗？”

一个生病的妻子和两个生病的孩子。”

“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撤离了。他们都被送上火车，往北去了查尔斯顿。恐怕不是很舒服，他们只能提供运家畜的车厢。”

其他人说：“我听说火车在过兰卡森基克里克的立交桥时冲离了轨道。我想他们全都溺死了。”

位于杰弗逊维尔和查尔斯顿的电话和电报线路都冲毁了，所以没有人能得到更多的消息，除非亲自去一趟。比尔上了他的卡车，从尤蒂卡派克的方向朝查尔斯顿开去，它在杰弗逊维尔北部十二英里远的地方。兰卡森基克里克挡住了他的路，水漫到了几英里远，洪水涨过两岸，玉米地变成了水洼地，几英里的公路都淹了。比尔开车赶回杰弗逊维尔，把小船装上车，加满汽油，又回到尤蒂卡派克和铁路线被淹没的地方。

雨雪变成了冰雹，比尔把船身滑进水里，冰雹落在小船地板上，上下跳动着。他尽力顺着被水淹没的铁路线开，顺利地行驶了约一英里。但越靠近小河的中间，冲来的水流就越急。最后，他完全偏离了铁路线。不久他就无望地迷失在几片林地中间的玉米低洼地的迷宫中。向前开或向后退都很危险。这样做让比尔的心太伤痛了，他知道他必须在暴风雨中等候。他把船开到一个小岛上，用枝杆搭一个单坡的棚子，点一堆火。然后，坐下来等……心急如焚。



在救援工作中的比尔

第21章

厚 普 去 世

1937

洪水把威廉·伯兰罕在这个小岛上困了三天，痛苦的三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折磨自己，想象最坏的可能性，想象他的妻子和孩子面朝下漂浮在河里，或挂在某处的一堆灌木丛中。这些念头几乎撕裂了他的魂。他在痛苦中祷告，祈求他的主人帮助。但不管他如何努力祷告，总得不到在主里的安慰。好像神转背对着他，拒绝听他的祈求。每次比尔一祷告，他的思想就转到他曾在米沙瓦卡遇到过的那群五旬节派信徒。他们真的是从其他教会“被淘汰出来的人”吗？还是因为他们找到真实的东西而离开那些教会呢？在这囚岛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枯坐，比尔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这些情绪化的五旬节派信徒是否是垃圾，自己是否注重他岳母的意见过于圣灵的引导。

被困的第二天，雨终于停了。云层变薄，偶尔有阳光穿过云层照射下来。一架飞机发现了他，给他投下一些食物。第三天，风止息了，比尔决定再试渡一次。他设法使船沿着溪流开了一英里，到了一个名叫富尔顿港的小社区。那里地势较高，水浪只漫到门前的几级台阶处。他在富尔顿港呆了七天，盼着洪水退去，水流减缓。最后他再也等不及了，就再次尝试开到更远的干地上，这次他成功了。

他把船系牢在一棵树上，就沿着公路走向查尔斯顿。进入市区后，他就问每个他所看到的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在洪水冲垮铁路线之前有一辆从杰弗逊维尔过来的火车。没人知道这事。比尔沮丧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火车站。

一辆汽车开到他身边，停住了：“喂，比尔·伯兰罕，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查尔斯顿？”这是海斯上校，他家族的老朋友。比尔解释了他的苦境。海斯上校说：“上车吧，比尔。我帮你找到他们。”

不久，他们站在铁路调度室的门口。比尔询问的时候在发抖：“十天前——就是杰弗逊维尔大坝决堤的那个晚上——有没有一列火车在深夜开过来？那列火车本来是运牲畜的，但却载满了人——都是病人？”

“我怎能忘记那列火车呢？”调度员回答：“那是铁路线冲垮前经过这里的最后一趟火车。”

比尔感到一阵轻松。“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

“我无法告诉你。那火车没有在这里停。我不知道它最后停在哪里，但那位开那列火车的司机过一会儿要经过这里。在这儿等一下吧。”

火车司机的帮助更大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小孩？是的，我记得这事。他们病得很重。我们把他们放在了印第安纳州的哥伦布。年轻人，你现在不可能去那儿，洪水切断了去哥伦布的所有铁路，公路也都不通了。”

比尔和上校走出火车站，比尔烦燥不安，又搓手又拉手指。海斯上校把稳健的手放在比尔肩上，说：“我能送你去那里，比尔。我知道从后面的一条小路过去，有一条通向高地的路。我很肯定它不会被水淹没。”

“那么我们出发吧！”

印第安纳州的哥伦布位于北部约五十英里的地方。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那儿，很快就得知有个浸信会教堂被改成了临时医院，安顿所有在这次水灾中受害的伤病人员。他们的车一开到教堂前面，比尔就三步并作一步地急冲冲跑上台阶。会堂里挤满了人，教堂长凳靠着一堵墙叠了起来，地板上是一排一排的军用小床。大房间里尽是嘈杂声，一片混乱——人们在过道中走动，说话，病人在呻吟、咳嗽。比尔疯狂地喊：“厚普！厚普！你在哪儿？”许多张脸转过来看他。比尔不理会，在小床中间跑来跑去，寻找那张对他来说比对任何其他人更有意义的脸。“厚普，你在哪儿，亲爱的？”

走到房间的尽头，比尔看到一只纤细的手举到空中。他经过一排的小床，冲到她的床边。看到他爱妻的第一眼就让他不禁颤抖起来。“亲爱的神，怜悯她！”他心里想。厚普的皮肤像棉花一样白，手臂又瘦又细，她的体重一定掉了二十五磅。她的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脸颊明显地塌进去，一眼就能看清她颊骨的轮廓。

厚普抬头望着他，虚弱地微笑：“比尔，很抱歉我看上去是这副模样。”

比尔跪下来，双手搂着她。尽力控制住声音，说：“亲爱的，你看上去不错。你病成这样我很难受，比利·保罗和沙仑在哪里？”

“有人在那个房间照料他们，他们不让我见他们。”

有只手拍一下比尔的肩膀。“你是伯兰罕牧师吗？”

“是的。”

“我是这里的一个医生，我能单独和你谈几分钟吗？”

他们走到一个厚普听不到的地方，那医生就说：“伯兰罕牧师，我很抱歉来告诉你这事，你妻子已发展成肺结核。我想，现在没有办法能阻止那病。”

医生的话像一把解剖刀剖开比尔的胸膛。“不，医生，不可能的。神会救她。”

“哦，那可能是真的，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她不行了。我们再也不能为她做什么了。我正在照料你的两个孩子，小男孩还挺好，但小女孩也得了严重的肺炎，要是她能熬过去，你就很幸运。”

比尔抽噎着：“哦，神啊，求你怜悯！”

“不要在你妻子面前崩溃，”医生劝告说：“那只会让她更难受，她不知道她快死了。”

比尔强忍着痛苦，克制住：“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她和小孩带回杰弗逊维尔？”

“只要路一通就可以。”

比尔走回厚普的床边，他说：“亲爱的，医生说过几天我就能带你回家。我们让山姆·阿戴尔医生来照顾你。”

厚普薄薄的嘴唇微微地翘起，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那很好，比尔。大概神会怜悯我，让我活着。”

比尔尽力抑制着声调，他说：“我全心希望他会。”

厚普住在杰弗逊维尔医院有五个月之久。阿戴尔医生使尽浑身解数，要把她从每况愈下的状态中拉出来，但毫无帮助。

厚普开始咳血，这时，比尔变得焦虑不安。阿戴尔医生除了对病情做出解释外，很难做什么来安慰他：“肺结核杆菌感染到她肺部里，支气管中有一条血管穿孔，这些血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医生，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试一下？我豁出去了。”

“我认识一位米勒医生，他在路易斯维尔疗养院工作。他治疗肺结核病有很多经验，他可能有一些建议。我会给他打个电话。”

米勒医生过了河，来给厚普做检查，然后给出他的意见。“这病发展得很快，唯一可能起作用的是人工气胸。”

比尔不解地问：“什么是人工气胸？”

“容纳心脏和肺的那部分空间，叫作胸腔。气胸是一种状态，指空气或气体进入肺和胸壁中间，导致那部分的压力增大，反过来引起肺的萎陷。在某些肺病中，会自然地引发这现象，而且通常很严重。我们用人工气胸，有意地让一个肺萎陷。因为引起肺结核的细菌需要高含量的氧气才能生存，若我们一次让一个肺萎陷，有时就会使病菌窒息而死。”

“这听起来有希望，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从两肋骨中间插入一针头，一直插到胸腔。然后注射一定量的空气，一次让一个肺萎陷。肺会渐渐地吸收这些空气，所以，整个疗程我们必须不时地注射较多的空气进去。”

这时，比尔吃不准了：“这听起来很冒险。”

“我不敢担保它一定有效，”米勒医生沉重地说。

比尔把这事告诉厚普，她同意试一试。杰弗逊维尔医院没有气胸设备，所以比尔借钱从路易斯维尔的一家医院租了一套。医生麻醉她的肋旁，把针穿过两肋骨中间，插进胸腔里，整个过程中比尔一直抓着厚普的手。厚普咬着嘴唇，把比尔的手抓得发白。她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米勒医生做完手术后，比尔不得不把厚普的手指从他手上掰开。

治疗后，米勒医生拍了两个肺的X光照片。他仔细检查后，把比尔叫进会诊室。“伯兰罕牧师，恐怕我们的治疗失败了。你妻子的肺已经病得太厉害了。现在我们对她完全无能为力。全能的神要叫她走了，我恐怕她只能再活几天。”

比尔怀着难言的悲痛，走回厚普的病房。她看上去这么苍白、脆弱，就像一个大瓷娃娃躺在床上。他是多么爱她啊！要是没有她，他该怎么办？两个孩子——比利·保罗还不到两周岁，沙仑·玫瑰只有九个月大，没了母亲他们该怎么办？

厚普问：“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

比尔摇摇头：“不要问我，亲爱的。我现在得去工作了，但每隔几个小时我会来看你。”他不愿离开她身边，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欠了几百美元的医疗费，他要不停地工作来还债。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比尔往北巡查了三十英里，到了印第安纳州斯科思堡的附近，最可怕的消息终于从他的收音机传来：“呼叫威廉·伯兰罕，你妻子快不行了。要想在她活着时见她一面，你必须马上来。”

比尔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解开挂枪的皮带，放在座位上。然后脱下帽子，跪在路边。在神面前低头祷告：“天父，我尽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你知道你撕裂了你仆人的魂。但当我听我岳母的话而不听你的话时，我可能也撕裂了你的魂。在此之前我告诉过你我很抱歉。主啊，请让我再见厚普一面，才让她死去。”

他爬上驾驶室，响起警报器，以卡车所能开的最快速度向着医院驶去。他快步地上了台阶，穿过前门，看见山姆·阿戴尔从大厅朝他走来。阿戴尔医生看了一眼比尔，把头低下来，从边门走过去，这样他就不必面对比尔。比尔跑过大厅，拉开门。山姆抱住他，同情地悲叹道：“比尔，伙计。”

“请告诉我，医生，她还活着吗？”

“我想她还活着，比尔。但不会久了。”

“医生，陪我一起去她房间，好吗？”

阿戴尔医生垂下头。“哦，比尔，不要叫我去。厚普曾烤那么多馅饼给我吃，她就像我的姐妹。再进那房间，我忍受不了。”

一位护士开门进来：“伯兰罕牧师，我要你把这个药吃下去，它会让你镇定一点。”

比尔把药推到一边，朝厚普的病房走去。那护士说：“我陪你进去，”便跟着进去。

阿戴尔医生在他后面叫：“比尔，她正处于昏迷状态。”

厚普躺在病床上，床单拉过盖住她的脸。比尔掀开床单。她双眼紧闭，下巴张开着，体重消瘦到不足一百磅。比尔把手放在她的额上，感到又冷又粘。他抓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摇着。“厚普，亲爱的，请回答我。我全心地爱你，你能再跟我讲一次话吗？”没有回答，没有动静。比尔大声祷告：“神啊，我知道我错了，但请你让她再跟我讲一次话……”

他祷告还没有完，厚普的眼皮动了一下，睁开了。她想抬起手臂，但太虚弱了。她的嘴唇动了，微微地说话：“太轻松了！”她说：“为什么叫我回来？”

比尔弯下身子，靠近床，以便听得更清楚。“你是指什么，亲爱的？”

“比尔，你谈论过它，你传讲过它，但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美！”

“你在说什么？”

“我正往天家去。有两个穿白衣的各站在我边上。我们正走在一条路上，路两边有美丽的花儿和优雅的棕榈树。到处是漂亮的鸟儿，唱着歌在树林中飞来飞去，太宁静了！后来我听到你在远处叫我，我就转回来见你。”厚普注意到那护士站在他丈夫的身后。“路易丝，你要结婚的时候，我希望你找一个像我丈夫那样好的人。他一直对我很好，很理解人。”

那护士用手帕捂着脸冲出了房间。

“不，亲爱的，”比尔说：“我没能为你做那些我想做的事。”

“你已尽力做了，比尔，我为此而爱你。但我要快一点，他们在等我。我走之前，有几件事要跟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是吗？”

他想说是的，但他挤不出来话，所以只能点点头。

“我们永远不该听妈妈的，”厚普轻声说：“那些五旬节派信徒是对的。答应我，有一天你要去那些人中间，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那样。”

“我知道我永远不该听你妈妈的。哦，要是我能重活一次，我就不会那样做。但有一天我会补还的。”

“比尔，还记得你想买的那支来复枪，我们不够钱付首期吗？”

“记得，亲爱的，我知道那一支。”

“我很想你拥有那支来复枪。我从你给我的每周买衣服的钱中存了一些五分、一毛的零钱。你回到家里，看一看那张折叠床的上面。你会找到一个信封，钱在里面。答应我，你把那支来复枪买下了。”

他哽咽了一下，答应道：“为了你，我会买那支枪。”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因为我瞒了你这件事。还记得那次我们要去福特韦恩，你为我买的那几双长统袜吗？”

“是的，我记得。”

“比尔，你替我买错了。那种长统袜是给老年妇女穿的。我把它们送给了你母亲。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想伤你的感情。”

突然，比尔觉得一种异样的伤痛撕裂着他。那天因着他的粗心，他轻视了厚普的需求。他怎么会如此轻率，如此冷酷呢？现在他的痛苦几乎无法忍受。

厚普的脸变得安详。“他们快回来了，我能感觉到他们渐渐近了。比尔，很轻松了。我们所领受的宝贵的圣灵要带我去了。答应我，你要传讲圣灵的洗直到离世。这是真实的。处在死亡中是很美妙的。”

“我答应你我会的。”

厚普挤出一点微弱的笑容：“我也要你答应我，你不要过单身生活。”

“哦，厚普，我不能答应这点，我太爱你了。”

“比尔，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不想他们被带着东奔西跑。找个好基督徒女孩，同她结婚——一个爱我们的孩子并为他们营造一个家的女孩。”

“哦，厚普，请不要叫我答应这点。”

“求你啦，比尔。你不会让我不高兴地死去，不是吗？”

比尔的心在胸膛里几乎痛得扭曲了，他含糊地说：“我答应你，我尽可能去做。”

她最后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比尔，要持守在事工场上！”

比尔说：“亲爱的，我会把你葬在核桃山上。如果我睡了，我会躺在你身边。若耶稣在我死前来了，我会站在某处的战场上传讲圣灵的福音。在某个伟大的日子里，耶稣将劈开天空，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会带着比利·保罗和沙仑·玫瑰，我们要一起在进入天堂之前在东面的门与你相会。”

厚普最后笑了一笑，捏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合上眼睛，沿着两侧种着棕榈树的小路向着神的城走去。在比尔的脑海里，她将永远是二十四岁。



厚普·伯兰罕

第22章

一 生 中 最 危 险 的 时 刻

1937

厚普去世后的头一个晚上，爱拉·伯兰罕劝她儿子与她住在一起。她知道比尔的孩子由布罗伊太太看管，爱拉不想让比尔单独一个人住。但比尔拒绝了，他想回家去，即使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十美元就能买下两个房间里的所有物品，然而这小房子是他们的家。厚普把房间保持得很干净，她带着爱布置房间，使这个拥挤、普通的出租房变成一个温暖、吸引人的家。

但比尔一走进前门，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地方没有欢迎、没有生气、没有使人愉快的力量。他走进卧室，看一看折叠床的上面。在一张报纸底下，放着厚普提到的那信封。比尔倒出里面的五分和一角的硬币，，数了数，共两块八毛钱——只差二十美分就能付他想了一年的那支0.22口径来复枪的首期。比尔心里定意要用这钱买那支来复枪，尽管他欠几百美元的医疗费，但他发誓要每月付款买那支来复枪，直到真正拥有它：作为对他忠实妻子的记念。

他躺在床上，渴望逃进睡眠里。一只老鼠找到一个通道，钻进了厨房的炉子里，把炉架上的燃纸弄得“沙沙”作响。这声音比尔听起来就像厚普在剥开放在厨房架子上的糖果纸。他起来，用脚把厨房的门关上。门背后的钩子上挂着厚普的和服。此时，他意识到他应该去他母亲的房子。这里的每样东西都使他想起躺在停尸房的妻子，比尔把他满面泪水的脸颊埋进床垫里，释放他的悲伤。

一个拳头急切地敲着门。比尔跳起来，让弗兰克·布罗伊和他儿子弗莱彻进了屋。弗兰克说：“比尔，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知道了，弗兰克，厚普死的时候，我同她在一起。”

“不是单单这个，你的婴孩也快死了。”

“沙仑？”比尔喘息着：“肯定不会！”

“是的。阿戴尔医生刚刚带她去医院，她得了脑膜炎。医生说她活不了了。来吧，我开车带你去那里。”

比尔没有移动，反而倒在地板上。弗兰克和弗莱彻扶他起来，出了房子，坐进弗兰克的敞蓬小卡车里。

比尔到了医院，阿戴尔医生带他到实验室，让他通过显微镜看从沙仑的脊骨中抽取出来的液体样本。“这是结核性的脑膜炎，”阿戴尔医生难过地说：“她是从她母亲那里传染来的。通常结核菌只留在肺部里，但有时会进到血液里，再流到覆盖大脑的脑膜里。你女儿就是这样得了脑膜炎。我很难过，比尔，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帮她了。”

“她在哪儿，医生？我想见见她。”

“她在楼下的隔离室里，你不能去见她，她的病会传染。”

“就是死了我也不在乎。我得再见沙仑一次。”

虽然很难，阿戴尔医生还是很坚定：“你不能去看她，比尔。脑膜炎极易传染。你的外套会把细菌带出去，传染给比利·保罗。”

比尔坐下来，脸埋在双手里，哭泣着：“给我一些氯仿吧，让我与她一起死。现在，生命对我有何意义呢？我所爱的一切都走了。”

阿戴尔医生视他朋友的痛苦如同自己的痛苦。“比尔，你呆在这儿。我让护士给你点东西，那会减轻你的痛苦。”

阿戴尔医生一离开房间，比尔就悄悄地从另一个门出去，找到一条通向地下室的路。沙仑·玫瑰躺在婴儿床上，抽噎着，因肌肉痉挛而抽动。一整块粗棉布像蚊帐一样罩在她上面，但她又踢又扭，已经把布拉了下来，这时有两只苍蝇在她眼睛周围吸着潮气。比尔“嘘”的一声赶走苍蝇，重新把网盖好。

“沙仑，”他轻声地呼唤。

她转过头看着他，她的嘴唇开始颤抖。她太痛苦，以至双眼都斜视了。

比尔跪下去，闭上眼，紧握着双手：“哦，亲爱的神，”他祷告：“你带走我亲爱的妻子，现在又要带走我的孩子！请不要带走我的小女孩。我是那个做错事的人，你应该带走我。我很抱歉我听了岳母的话而没有听你的，我会尽力永远不再这样做。主啊，我会去到那些她称为‘垃圾’和‘被淘汰的’人中，我不在乎谁叫我圣滚轮。我会做你要我做的每件事，只求你不要让我的婴孩死掉。”

他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一块好像黑布的东西垂下来，隔在沙仑和他自己中间。他去年圣诞节为厚普祷告时，也曾见过同样的东西。他知道神已经拒绝了他的祷告。

这一刻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跪在地下室隔离间的硬地板上，在他面前是他九个月大的快死的女儿。那试探人的来到他身边，低声说：“你说神就是爱，这是爱吗？你这么尽力地传讲他的道，这么努力地为他而活，现在当临到你自己婴孩的性命时，他却拒绝你！你所事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呢？”

一时间，比尔站在这生死关头摇晃不定。随后，他的答案从他魂的力量深处之隐藏的泉源中涌出来：“就像古时的约伯，我要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啊，我不知道你为何像这样撕裂我，但这没有改变我对你的信心。即使你杀了我，我仍要依靠你，我相信你是良善的。”

他站起来，最后一次伏在他女儿的小儿床上：“沙仑，在天使把你的魂带到那边见你的母亲之后，我会把你葬在你妈妈的怀中。”

阿米莉亚·厚普·伯兰罕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安葬在核桃山墓园里，那墓地是她爸爸为他自己和他妻子买的。第二天沙仑·玫瑰也死了。星期一早晨，殡仪员重新挖开厚普的墓，把沙仑的小棺材放在她妈妈的上面。比尔遵守他的诺言，把沙仑·玫瑰葬在她妈妈的怀中。

接下来的几周里，比尔在不堪忍受的悲痛中无法自拔。他的白天似乎没有尽头，他的晚上常常被失眠折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他强迫自己去工作。他知道他有责任还清所欠的医疗费，这给他一个理由继续活下去。下午他要去布罗伊家接比利·保罗，做晚餐，然后把儿子背在肩上，到街上去散几个小时步。

有一天下班，比尔让他儿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他走到后院去看一下他的猎狗，他把这狗拴在后院的一棵橡木底下。比利·保罗说：“爸爸，妈妈在哪里？”

比尔回答这个问题已有上百次了，但两岁大的比利·保罗还太小，无法明白。“她在天堂里，她去见耶稣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她。”

“她不会回来，比利，但你和我在将来某个时候要去见她。”

比尔又顺着小路走到房子后面去。

比利·保罗用他粗短的手指着天空：“爸爸，看！我看见妈妈在那片云上。”

比尔简直受不了了，就脸朝下倒在小路上，他如死一般地静静躺在那儿约一个小时，而比利·保罗坐在台阶上哭着要妈妈。最后，比尔用尽一切气力站起来，把比利·保罗送回布罗伊家，留他在那里过夜。他自己却朝着核桃山走去。他到达墓园之前，有辆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是艾斯勒先生，他是住在当地的一位印第安纳州州议员，他从车上下来。“你要去哪儿，比尔？去墓园吗？”

“是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你上这山，你上去那儿做什么？”

“我坐在我妻子和孩子的墓旁，聆听风儿在树中弹奏的曲子。”

“它弹的是哪一种曲子？”

比尔引用一首教会赞美诗的第一段。“在河彼岸有一片土地，他们称那地永远甜美，惟有信心之法可达彼岸，一个一个找到天门，与不死之人一同居住。那天他们为你我敲响金铃。”

艾斯勒议员双手紧握着比尔的双手：“比尔，我想问你一件事。我看见你站在街头巷尾传福音，直到你似乎就要倒下死了。我看见你整夜为病人打来的电话在街上跑来跑去。当你遭遇这一切的苦难后，基督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就是所留给我的一切，艾斯勒先生。他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的终极。他是我生命中唯一能抓住的稳固的东西。”

艾斯勒先生摇摇头：“他带走你妻子和孩子之后，你还要事奉他吗？”

“即使他杀了我，我仍旧信靠他。”

第二天早晨一大早，比尔被分派到靠近新阿尔巴尼的150号公路上，维修一个损坏了的次级线路。他系上安全带，穿上刺铁，爬上电线杆，停在横木下。厚普和沙仑·玫瑰占满了他的脑子。他能理解神为何把他妻子带走，但是他的女儿，神为何把他小女儿也带走？

他边工作，边唱起那首古老的福音诗歌：“在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作为羞辱、痛苦标记。我爱这十字架，因主离荣耀家，来在上面替人受死。”那时，在地平线上太阳落到了树梢的高度，阳光照着他，把他的影子打在近处的山坡上——是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的影子。

“没错，”他呜咽着：“这是我的罪把你挂在那里，耶稣。我与其他人一样有罪。”突然，一个混乱的念头进入他的头脑中。魔鬼利用这个混乱，怂恿他结束自己的性命。比尔看着他那重重的橡皮手套，又看看次级线路边上那高达两千三百伏的初级输电线。他想到各种可能性。这是错的，——是大错，但不知怎地，这时刻他的心思被绝望所笼罩，错的也似乎是对的。他猛地拉下一只保护手套，说：“亲爱的神，我不愿这样做，我是个懦夫，但没有她们我活不下去。”说完就赤手伸出去，摸那两千三百伏的初级输电线，尽管他知道一抓住电线，电流会使他的血液沸腾，粉碎他的骨头。“沙仑，爸爸来了，来见你和妈妈。”

他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安全皮带还绕着电线杆，汗水湿透了全身，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觉得那天不再适合工作了，就把工具扔到卡车的后面，开车回家了。

门廊前面的信箱里塞了几封信。比尔将它们一把抓在手里，拿进房间，摊在厨房的餐桌上。除了寻常的每月帐单外，还有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信是从他银行来的，收件人落款为“沙仑·玫瑰·伯兰罕小姐”。比尔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然后他明白了，银行还给她了八十美分。比尔已经忘了圣诞节前几天他为沙仑开的这个储蓄帐户。那就是在不久以前……

他的精神堤坝崩溃了，那些可怕的记忆如洪水般地涌进他的头脑。他祷告：“耶稣啊，我小时候常常要忍受饥饿、寒冷。人人都嘲笑我，叫我娘娘腔，我感到很孤独。我成为基督徒后，你赐给我一个小家，属自己的家庭。我尽力好好地生活。现在你把所有这些都从我手中取走。我太痛苦了，我无法再这样活下去了。哦，神啊，为什么你不把我也带走呢？”

魔鬼又一次像迷雾一样飘来，笼罩比尔的心思，使他掉进推理和常识之中。霎时间，比尔看不见神引导的手。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撒但怂恿他采取他能做的最坏的行动。比尔还保留着他当狩猎管理员时用的左轮手枪，枪套就挂在厨房门后的钉子上。比尔手上拿着那枪，跪在靠近放在炉边的一张行军床的地板上。他把枪管顶在头上，扳好击铁，扣紧扳机，大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越来越用力地扣紧那润滑的扳机，但扳机丝毫未动。他用尽所剩的全部力气，但这月牙形的薄铁片仍然不动。最后他放弃了，把枪扔到一边。就在枪碰到地板时，枪响了，一颗子弹射穿了墙。

比尔横倒在床上：“神啊，你就是要把我撕成碎片，你甚至都不让我去死。”

终于，他哭得精疲力竭，就睡着了——他做了梦。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梦——边界朦胧、意识模糊。这个梦边界清晰而明显，很清楚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就像他真的到过那里一样。

他梦见他在西部大草原上的某个地方，正沿着一条荒芜的路走，边走边唱着一首流行的西部民谣：“马车上的一个轮子坏了，牧场上挂着‘出售’的牌子……”比尔经过一辆有篷的旧马车，就是那种早期移民称的草原篷车。车子的一个前轮坏了，使车架往一边倾斜，车轴碰到了地面。 在破裂的木轮抵在车架的地方的旁边，有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站在那里正看着他，她金色的头发随风飘着，蓝眼睛在阳光下闪烁。比尔走过她身旁，脱下牛仔帽，愉快地跟她打个招呼：“早上好，女士。”

她回答：“早上好，爸爸。”

比尔停下来，看着这位穿白衣的美丽的女子，她看上去至少有二十岁。“为什么，小姐，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我怎么会是你爸爸？”

她咧嘴笑了，露出完美的牙齿：“爸爸，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地上我是你的小沙仑·玫瑰。”

“沙仑？但……但你还只是个小婴孩。”

“这里没有小婴孩，爸爸。我们都是一样的年纪，我们是不死的人。我哥哥比利·保罗在哪里？”

“刚才我把他放在布罗伊太太那里了。”

沙仑说：“我要在这里等比利·保罗。你为什么不继续走，去看看妈妈呢？她在你们的新家等你。”

“新家？伯兰罕家族从来没有自己的家，我们都是穷流浪汉。”

“但你在这里有一个家，爸爸，看！”

她向上指着那条路。在路尽头的山顶上，耸立着一幢很漂亮的宅子。太阳刚好落在房子屋脊的后面，阳光从四面八方射出来，就像灯塔引导疲惫的游子进入港湾。比尔沿着那条路走，边走边举起双手，唱道：“我的家，甜蜜的家……”一条长长的台阶从山脚直通到宫殿的前门。厚普在门口上等着，身穿白袍，长长的黑发随风飘着。比尔三步并作一步地迈上台阶。他的脚一落地就跌倒在她的脚前。厚普温柔地督促他起来。比尔说：“厚普，我刚才在下面的路上碰到沙仑，她已经变成那么美丽的年轻女士了。”

“是啊，她变了。比尔，你不要再为我和沙仑担心了。”

“亲爱的，我控制不住。我很孤独，很想你们两个。比利又一直哭着要找你，我不知道该对他怎么办。”

“沙仑和我都过得比你好多了，答应我，别再为我们担心。”厚普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拍拍他的背，就像她在地上时常常做的那样：“比尔，你看上去太累了，你为病人祷告，把自己累垮了。跟我进来吧！现在你可以坐下，好好休息一下。”

比尔同她一起走进宅子里面，那儿放着一张绿色的莫里斯安乐椅，跟他那张因付不起债而被借贷公司拿走的椅子一模一样。

厚普说：“你还记得那张椅子吗？”

比尔的喉咙哽住了：“我记得很清楚。”

“他们不会拿走这张了，”她向他保证：“这张椅子的钱已经付清了。”

“我不明白。”

“现在你要回去了，比尔，答应我不要再为我和沙仑担心。”

“厚普，我答应不了。”

厚普突然不见了，比尔醒了过来。他仍然跪着，靠在漆黑的厨房里那张行军床上。他站起来，四下看看漆黑的房间，他好像能感觉到一只看不见的手臂搂着他的肩膀。“厚普，是你吗？”又好像能感觉到她在拍他的后背。“厚普，你在这房间里吗？”他是在想象吗？还是他能听见她轻声地说：“答应我，你不要担心了。”

比尔说：“厚普，我答应。”



年幼的比利·保罗

第23章

力 争 恢 复

（1937-1939）

一九三七年的洪水，斯普林大街上的俄亥俄河水位真的达到二十二英尺——正如天使指示威廉·伯兰罕所要发生的那样。离斯普林大街不远的伯兰罕堂，也经受了一次洗礼。猛涨的洪水冲破窗户，教堂里所有没有固定好的东西全都浮了起来，包括讲台和长凳。等混浊的河水最终退去后，那些长凳互相交错、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但讲台几乎原原本本地落回到了原处——仍然站立着面对会众。发洪水的前一夜，比尔的圣经打开着，放在讲台上。他最后回去检查损坏情况时，发现他的圣经就放在他离开前放的位置，还打开着，而且是同一页。比尔认为这是从神来的一个迹象——尽管他生活的外部环境一片混乱，但他所传讲的神的道仍永远是真实和稳固的。

这是一个鼓励，比尔需要他能得到的每一盎司的鼓励，以帮助他活下去。他就是难以从失去妻子和女儿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好像是个正在服刑的无望假释的囚犯。悲伤像牢房的铁栏杆围困着他；孤独像狱卒一样看守着他；无望像严厉的警官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判决似乎太重，难以承受。

有时，他从厚普和沙仑在天堂的那个梦中挤出一点安慰。他知道那是个梦，因为他睡着了。（而异象是在他完全清醒时发生的。）但那是个非常难忘的梦——如此的生动，清晰到草原篷车上的木纹理和他的靴子踩在沙子上的脚印。而且看起来充满着意义，好像神想要告诉他很多东西。有些方面很明显，那毁坏的马车车轮肯定是代表他破碎的家庭，厚普和沙仑现在是住在一个比地上更好的地方，这也是真的。但其他的象征不这么明显。为什么这梦的地点定在西部呢？正在下沉的太阳有什么意义呢？最使人迷惘的是，厚普说他为病人祷告累垮了，她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他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比尔从圣经中得到极大的力量。他读了《罗马书》8章28节，使徒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比尔力争要相信这点，但要明白这点太难了。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从中他可能得到什么益处呢？他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做了记号，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

比尔尽力遵行这个劝告，但他的心还是一样常常忧愁。尽管他继续在他的教堂里讲道，但已失去了许多他先前的那种能量和动力。他像平常一样关心人，但不知怎地，他感觉到与主的关系不对劲。无论何时祷告，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能触摸到神的宝座。他感到很痛苦。

他妈妈仍住在离他几个街区远的房子里。老查尔斯去世之后，她把家弄成一个寄宿屋，收入虽然不多，但有了一个固定的贴补来源。爱拉每天为房客准备早餐和晚餐。比尔傍晚常常留在那里吃晚餐。有一天晚上，他在帮妈妈收拾桌子、洗碗碟时，爱拉问他对那座建在俄亥俄河上的桥有什么想法，那座桥连接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和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这桥有没有给你熟悉的印象？”她问道。

“奇怪，但不知怎地，我好像在某个地方见过它。”

爱拉点点头：“很多年前的某一天，你非常兴奋地跑进屋子，结结巴巴地说你看见一座桥，而那里还没有桥。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胡说八道。但后来我觉得诧异——就把这事记下来，把纸收了起来。”

她递给比尔一张发黄的纸。没读之前，比尔就知道那张纸上写着什么。他儿时的记忆霎时浮现出来。他还记起那棵苹果树，玩珠子游戏，那奇异的感觉临到他。他回忆起那条河是怎样突然移近的，又怎样在水上很快地建起桥，一块一块地拼接，直到那一根高高立在中间的主梁断开，然后塌了下来。他打开那张旧的纸片，读着她妈妈潦草写的字。然后他想到这座正在建设中的新桥，这就是它。这件事正按着他儿时所看到的发生了。“妈妈，你认为它是什么意思呢？”

她耸耸肩：“我怎会知道呢？但是，比尔，这些年我常常思想，你是否是为着一个特别目的而生。我仍然觉得会是这样。”

他想起儿时的那个异象，即他的第一个异象。他知道那异象现在已经应验了，比尔想明白同样的事。他的生命真的是为某个独特的目的而朝前走吗？目前，他的生活感觉如此枯燥、空虚、没有意义，很难想象神如何会为着某件特殊的事而使用他。但他永远无法忘记七岁时他听到神对他说：“永远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你长大以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这就是神还不让他死的原因吗？还有更多的事要他去做吗？

一丝希望的火苗在他的胸中闪烁。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阿道夫·希特勒下令部队入侵波兰。两天后，法国和大不列颠对德国宣战。法国立即越过莱因河，沿着他们与德国的共同边界线向德国发起进攻，但很难击溃德国坚固的防御。与此同时，波兰骑兵团也无望胜过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经过仅仅十八天的激战，波兰政府和军队司令部就逃往罗马尼亚的边境。从那里起，波兰的抵抗力量迅速瓦解，使德国能集中兵力应付法国的进攻。尽管法国匆忙地从德国的土地上撤回，但绝大多数政治分析家明显地看出：欧洲的战争只是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

威廉·伯兰罕也像其他人一样，靠着收音机或报纸密切关注着这场欧洲戏剧的进程。不过他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完全是从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出发的。这一切就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魂游象外时看到的，他当时看到未来的七个事件以长卷式的景象在他眼前展开。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样能力允许他看到还未发生的事呢？为了什么目的呢？又出现这个词：目的。也许，神真的为他的生命安排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目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它不更清楚地显明出来呢？

比尔的思想走到这点时，他的心思不可避免地漂回到两年前在印第安纳州米沙瓦卡遇到那群五旬节派信徒的情景。比尔知道当他拒绝那些五旬节派传道人的邀请去他们的教会传福音时，便错失了神为他一生所安排的计划。但他如何能回到神的旨意中呢？当然，他能马上开始去访问五旬节派的教会，希望有人会请他去为他们讲道。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像一个路障——使他无法径直跟从这条路：就是有关圣灵恩赐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说方言和翻方言的问题。

直到如今，比尔能确信说方言和翻方言都是神的灵的真实恩赐，圣经在这点上似乎讲得很清楚了。但米沙瓦卡的经历困扰着比尔，当时那两个人在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方面显得特别活跃。在聚会中那两个人都印证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大能的彰显。但后来比尔与他们各自单独交谈时，他直接看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尽管其中一个是真正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但另一个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比尔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异象决不会是虚假的（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去验证异象的准确性）。整个五旬节派允许圣灵的恩赐在教会的聚会中公开运行，这一点困扰着他。如果那是神真实的灵降在米沙瓦卡的五旬节派聚会中，那么，神的灵怎么会祝福那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呢？看起来不可能。但撒但的灵怎么会做出神的工呢？这也是值得怀疑。那么，有可能两种灵同时在一个聚会中做工吗？这种想法也有问题：若神的灵和撒但的灵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谁能知道哪个是真实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难题多次困扰着他。但现在——在看到有关欧洲战争的异象成为事实后——比尔又一次紧迫地感到要寻求答案，这样他就能把错误抛在脑后，重新沿着那条路走向神定意好的目标。

比尔请了几天的工假，沿着62号公路向北开去，到了隧道磨坊地区。他把车停在路边，涉水趟过了十四里溪，走进树林里。秋天在炫耀她的美丽。橙色、棕色、红色的树叶在树上“沙沙”作响，走过去后，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四周围都是鸟儿唱出的柔和协奏曲。最后比尔到了那地方——一个从峻峭的石灰岩峭壁向下一直伸到八十英尺深的深谷。他顺着悬崖的底部穿过灌木丛，爬过一些大石头，直到他的那个洞口。在洞的前面，凸起一块像牙齿一样薄薄的尖石。他点了蜡烛，挪动着身子爬进洞口，先爬进了几英尺。接着，又沿着迂回的通道往山腰处走了二十五英尺，然后停下来，再次盯着那块挂在长方形石桌上的倒金字塔形的岩石。他每次看到这岩石都觉得惊奇。他把衣服和几根多余的蜡烛放在他当作床的那块石头上。然后他拿着圣经，走回洞口，在秋日温暖的阳光下寻求神。

一棵橡树倒在洞口不远处的地面上。这棵老树的树干叉出一些枝子，那位置正好形成一张天然的背靠椅。比尔整个下午就坐靠在树杈上读经、祷告。后来，天色变暗，星星出来了。一阵寒冷的轻风迫使他躲进洞里。

第二天早晨，等到太阳高高升起，把那个地方晒暖和了，他才出来。他把圣经翻开放在那根枯干的橡木树杈上，一阵风吹来，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6章。比尔跨坐在树干上，读了起来：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了神美善的话语和来世权能的人，他们若是背道，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他没有觉得这些经文有什么意思。他翻着圣经，找到已经在他思想里的《提摩太后书》的一段经文。他把手从圣经中移开，一阵风吹来，又把圣经的书页吹回到《希伯来书》第6章，他想：“真奇怪！”神在这段经文里要告诉他什么事吗？他又读了第6章，仍然没有觉得有什么意思。

他走回洞口，爬进洞里，沿着那条狭窄的通道走到挂在长方形石桌上的倒金字塔形岩石的地方。比尔跪下祷告：“主啊，《希伯来书》第6章指的是什么呢？你要告诉我什么呢？”

突然，他的手指变麻木，不是由于洞里的寒冷引起的，而是异象要临到时常常有的那种麻木感。他的手臂和腿觉得很沉重，嘴唇变厚，好像牙医刚给他注射一针奴佛卡因[译注：一种局部麻醉剂]。他睁开眼睛时，看见世界绕着它的轴在转动。地好像刚刚翻耕过的田。有一个穿白衣的人从这旋转的地球边缘走来，腰间挂着一个大袋子。这人每走几步就从袋子里抓一把种子，挥动着手臂，把种子撒在地上。当他一消失在地球的另一边时，比尔看到另一个人，这人穿着黑衣服，鬼鬼祟祟地跟在第一个人后面。这第二个人的腰间也挂着一个袋子，偷偷摸摸地走过田地，边走边撒种子。他的头不住地转来转去，好像正在做坏事，担心被人逮住一样。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消失在地平线之后，比尔看到种子发了芽，生长很快，并长到完全的高度。现在，种子是什么样的种子都很明显了——有些是麦子，有些是苍耳草，蒺藜和臭甘菊。太阳出来，烤干了土地，土里的水分都蒸发了。麦子和杂草都垂下了头，喘着气，拼命地祷告雨水。植物都垂在干焦的地上，越垂越低。后来，比尔看到一朵巨大的乌云从地平线上翻滚起来，当雨倾倒下来时，麦子挺直起来，喊着：“荣耀归于神！赞美主！”同时，苍耳草、臭甘菊也伸直了，大声叫：“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随着植物在雨中欢快，整个世界突然活了，大家都一样地喊着：“赞美主！”然后，异象消失了。

比尔觉得欢欣鼓舞。现在，他明白了《希伯来书》第6章的意思：“论到那些……于圣灵有份……他们若是背道，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悔改了……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

这就是他的答案：使麦子生长的雨水也同样浇灌了苍耳草、臭甘菊，祝福和喂养基督徒的圣灵也祝福了伪君子。只是伪君子会彰显出不同的果子。这完全取决于种下的是什么种子。

比尔想起耶稣说过的话：“要爱你们的仇敌，祝福那诅咒你们的。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4-45）自然的事怎样，属灵的事也怎样。这就解释了耶稣这样说的原因：“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即使这些人显出神大能的外在迹象，但他们里面的动机却是错误或败坏的。

比尔终于离开了他的山洞，他明白了：有两种灵在教会的框架内运行，虽然从同一个泉源吸取生命，但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就像把异类的枝子嫁接在母树上，它们都从同一棵树干汲取生命。所以，橙树能提供给柠檬、酸橙或酸柚的枝子以养分。所有这些异类的枝子看起来好像都属于橙树，然而当他们结果时，柠檬枝会结柠檬；酸橙枝会结酸橙。同样，在基督教教会中，一直都有人从圣灵树干汲取生命，但他们的果子是利己主义的、或是政治的、自义的、律法主义的、或假冒为善的——什么果子都可能是，但却不是圣灵的果子。然而，若母树干长出它自己的新枝，就会结橙子。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保罗写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温和、良善、信心、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23）”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 20）

既然他明白了在米沙瓦卡那两个如此显著地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人的差别，比尔开始放宽了他对圣灵的恩赐与情感的外在表现的态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他的教堂里举办一场除夕守夜聚会，迎接一九四零年的来临。他在讲台上放一块黑板，尽他所知道的画出基督第二次到来的经文时间表。一群从河对岸路易斯维尔来的五旬节派信徒参加了他的聚会。在比尔教导的中场休息时间，这群人中的一些妇女想献唱一曲——结果献唱几乎成了一个小乐队演奏会：一个妇女敲打铜钹，另一个敲打锡罐，又有一个妇女用指头上的顶针敲打洗衣板，第四个妇女则大声地敲钢琴。她们演奏了一首快节奏的歌，会众唱歌词：

我们将在空中相会，在甜蜜的地方，蜜一样甜，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问你平安；在天堂，我的家。

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

那将是荣耀的时刻，我宣扬。

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

在音乐的旋律和响声中，一位金发少女从座位上跳起来，在过道上跳舞。

比尔坐在讥诮人的座位上，心里责备她：“这种事根本不是属神的。她只是爱出风头，爱让人看她。她把我的教堂变成了酒馆。”

另一个女孩也跟第一个人跳起来，接着又一个。比尔想：“等一等，我想想有没有关于跳舞的经文。”他想起来，当米利暗看到法老军兵被淹没在红海时，就拿起鼓沿着岸跳舞，欢呼胜利，以色列女子也跟着她一起跳舞。接着比尔又想起，当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时，大卫王又如何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比尔想：“也许我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胜利。”所以，他还坐在台上时，也开始让自己古板的浸信会双脚随着音乐打节拍。不久，他的手也拍起来。曲子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跳到过道上，与其他人共舞了。

从这次经历中他学到了东西。比尔祷告：“神啊，不要使我坐在讥诮人的座位，从今以后，在我做出判断之前，让我仔细明察每一件事。”

这是一个简单的祷告，但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果效的祷告。他再次走在这条路上，朝着他的归宿而去。

第24章

畸 形 腿 变 直 了

1940

一九四零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威廉·伯兰罕做完礼拜后，顺道停在他母亲家里。他跟母亲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聊到很晚。美达·布罗伊留下四岁大的比利·保罗在她家过夜，所以比尔不用急着回家。最后他起身要离开时，爱拉说：“外面看起来很冷，比尔，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呢？”

外面北风凛冽，大雪猛烈地打在窗玻璃上。比尔想到家里等着他的是两间冷冰冰的屋子。“好的，妈妈，我今晚就呆在这里，”他高兴地说。

一走进他妈妈那备用卧室，比尔便侧身躺卧在床上祷告。一整天他心里都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担压着他，此时是他跟天父交谈这事的时候。一小时后他睡着了。

约在凌晨两点钟，他醒了，仍然感到那莫名的负担压迫着他的灵。精力在小睡之后得到了恢复，他便跪在床边继续祷告。房间很暗，他不必闭上眼睛来集中注意力。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东西发出微弱的白光。一开始他以为是妈妈堆放在椅子上的要洗的衣服。但当他观看时，那东西好像在移动，升到了空中。这时，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朵白云，好像正朝着他飘来。

立刻他就被淹没在一团发光的雾中。突然比尔完全不在一间卧室里了，而是在外面的某处。在他面前立着一幢窄小的房子——那种南方人常常称之为“盒式建筑”的房子，因为（他们开玩笑地说）你如果从前面打一颗子弹，子弹会直接从后门出去，不会击中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他从前门走进去，发现自己在一间起居室兼卧室的房间里。墙是用红色的舌榫接合的墙板嵌镶而成。他的正前方有一条通道直通厨房，有点像他租的房子——这间屋子是这房子唯一的另一个房间。一个二十出头的黑发女子头靠在厨房的门上哭泣。比尔的左边，有一位老妇人坐在一张有椅垫的红椅子上哭。她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镜片。比尔朝他右边看去，有一个年轻人坐在一条加坐垫的红色长椅子上。这年轻人脸转向窗子，所以比尔能看到的只是他后脑的波浪形金发。靠比尔左边更远的地方，有一个棕色头发的小男孩，穿着蓝色的灯芯绒工装裤，趴着身子躺在一张铁架床的中央。这孩子残疾得很厉害——两条腿螺旋状地扭曲着，而且向后弯，直顶着屁股。他的双臂也扭曲，顶在两肋旁上。有一个黑发、高个子的男人，比尔猜想应该是父亲，他站在床边向下看着孩子。

“这真奇怪？”比尔想：“刚才我还在妈妈的家里，现在却在这房子里。”

不久，他感觉到有一个令人敬畏的存在物站在他右肩的后面。比尔试图看一下，但有东西使他无法转头。随后，他听到那个常常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声音。

那天使问：“这小孩能活吗？”

“先生，我不知道，”比尔回答。

天使说：“让那父亲把孩子抱到你这里，你为他祷告，他就会活。”

那父亲双手从床上抱起他儿子，带他来到比尔那里，比尔便按手在那男孩的胃部祷告。令人惊奇的是，这孩子从他父亲的手臂中掉下来。他的左腿一碰到地板，腿就变直，正常了。他即刻迈出第二步，迈出时，右腿也变直了。当他迈出第三步时，扭曲的双臂也正常了。然后，这小男孩把手放在比尔的手里看着他，嘴唇上还留着牛奶胡子，说：“比尔弟兄，我完全好了。”

“哦，赞美主！”比尔回答。

那天使——还在比尔后面，但在他视线以外，他说：“现在，我要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他把比尔提起来，带他到很远的地方，把他放在一处乡村教堂边上的墓地里。天使指着其中一块墓碑，说：“记住这块碑上写的名字和日期，它要作你的指路牌。”然后，又飞快地带比尔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儿有两个店铺、一个加油站，在十字路口有几幢连在一起的房子。有一个店铺的正面漆成黄色，从店铺里走出一个人，身穿蓝色的工装裤，头戴一顶黄色的灯芯绒帽子，他长着白头发，留着小白胡子。天使说：“他会给你指路。”

比尔又一次被带离了那场景。他的脚一落地，就跟着一位魁梧的年轻女人走进一幢房子。比尔发现自己在一间贴着带红色图案的黄色墙纸的房间里。门上方挂着一块匾：“神祝福我们家。”靠左边的墙立着一个烧木头的炉子，靠右边的墙放着一张铜架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穿着睡衣躺在被褥上，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导致这孩子衰弱无力——双腿扭曲，萎缩在身体下面，一只手臂让人绝望地枯萎着。比尔说不出这是男孩还是女孩，从脸上看有点像男孩，但其长头发和心形的嘴唇又觉得是女孩。

那天使问：“这人能走路吗？”

比尔回答：“先生，我不知道。”

那天使吩咐：“去把你的手放在那人的胃部并祷告。”

比尔按着所指示的去做，床上的那人呼喊：“赞美主！”立刻，那枯萎的手丰满了，两条残疾的腿伸直并强壮了。这十来岁的孩子从床上坐起来，使得睡裤的一只裤腿缩上来，露出了膝盖。这下子比尔看出是男是女了。它不是男孩子那种有骨样的膝盖，而是女孩子那种柔软、圆润的膝盖。比尔听到他边上有人大喊：“哦，感谢神！”

他听到远处有人大喊：“哦，伯兰罕弟兄！伯兰罕弟兄！”突然，比尔又在他妈妈的房子里，正站在卧室地板的中央。他摇摇头，感到困惑而迷糊。他妈妈在隔壁房间里叫他：“比尔，有人在前门敲门，在叫你。”

“我听到了，妈妈。”他跌跌撞撞地走下过道，打开前门。一个表情悲痛欲绝的年轻人站在门口，眼睛又红又肿。比尔马上认出这就是第一部分异象中的那个人，就是让那小男孩掉下去的那个。“请进，”比尔嘱咐着：“出了什么事？”

那人走进屋里，免得吹到外面的寒风。“伯兰罕弟兄，你记得我吗？”

“不，我想我不记得了。”

“我是约翰·希梅尔。大约四年前，你为我和我家人在火药厂旁边的河里施洗过。”

“现在我记起来了，”比尔说，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几年前你曾杀过一个人，不是吗？”

“是的，先生。打架时我用拳头打他，弄断了他的脖子。我逃离了法律，也逃离了神。去年我的大儿子死于肺炎。我还有个儿子，得了双侧肺炎，现在也快死了。医生刚刚离开我的家，因为他已无能为力了。突然你进入了我的心里，你愿意来为我儿子祷告吗？”

“好的，先生，我愿意。让我穿一下衣服，发动一下汽车。”

“不用开你的车，你可以坐我的车。我会把你送回来。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大约十一英里，从尤蒂卡再上去几英里就到了。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下去接一下格里罕·斯奈林。他是我的表兄弟，我也要他为我儿子祷告。”

当比尔回房间穿衣服，经过他妈妈的房门时，爱拉喊他：“比尔，那人出了什么事？”

“妈妈，发生了一些事，不久前我还在异象里。”

“哦，是吗？”她好像随便问了一句：“是好事吗？”

“是的，那人的小男孩将要得医治。我回来后再详细告诉你。”

不到十分钟，约翰·希梅尔开车带着他的表兄弟过来了。比尔认识格里罕·斯奈林，这年轻人差不多他的岁数，最近才成为基督徒。比尔一坐进车里，就知道格里罕就是他在异象中见到的正坐在红色长椅上、眼睛看着窗外的那个金发男人。比尔内心在燃烧，怀着期望的心情，知道神将要行一件神迹。

他们朝北向着尤蒂卡派克开去。比尔说：“希梅尔先生，你住在一间白色的小房子里，是吗？”

“是的，先生，我住在那里。”

“你的房子坐落在山上，前门朝南。”

“没错。”

“那房子有二个房间。一间有红色的舌榫接合的墙板，半墙高。里面有一条红色长椅，一条椅子和一张铁架床。你生病的孩子大约是……我说大约是三岁，棕色的头发，穿着蓝色的灯芯绒工装裤。他母亲是黑头发的。”

约翰·希梅尔张大嘴巴盯着比尔：“你到过我家吗，伯兰罕弟兄？”

“你敲我的门时，我刚离开你的家。”

那人的脸因困惑而变了形：“真奇怪，我没有看见你在那里。”

“我在灵里去过那里。希梅尔先生，如果我为你施洗过，大概你听我说过我有时会在事发前就看见那事。”

“是的，我记得。现在也有类似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吗？”

“它发生了。告诉我这些事的无论是什么，他都从未对我说过谎。希梅尔先生，当我到了那里，你的儿子就必得医治。”

听了这句话，约翰·希梅尔刹住车，停了下来，趴在方向盘上，把脸埋在手里，脱口而出：“神啊，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若你赦免我，我答应你，在我的余生中将为你而活。”

他们到了目的地，房子与比尔在异象中看到的完全一样。他满怀信心地大步走进前门。那儿有红色长椅和椅子。年轻、黑发的母亲，铁架床，生病的小男孩。

约翰问他妻子：“他还在呼吸吗？”

那男孩的肺部不大能看出来是否在工作，所以他母亲拿一张纸按顺时针方向绕过小孩的鼻孔处，看看有没有呼吸。“有的，他还活着，”她说：“但几乎没有了。”

此时，比尔知道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扭曲得可怕的四肢是表明肺炎正在杀死这小男孩。“把小孩抱过来给我，”他命令道。

父亲把他儿子带过来，抱着他让比尔祷告。但这小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很快变得更糟。这样动了一下，刺激了他的感官。现在他的喉咙被痰塞住，完全停止了呼吸。他父母惊慌失措地摇着孩子，不停地拍他的背，直到他的肺又有了气息。但每一次呼吸就好像是最后一次——他咳嗽、吐痰，挣扎着，有时在大口呼吸空气的时候，会无力而无心地哭几声。

“什么地方不对劲，”比尔想。当他环顾房间，才知道错在哪里。此时的情形与异象中所看到的不完全一样。那位母亲没有靠在厨房的门上；格里罕·斯奈林没有坐在长椅上往窗外看；应该还有一位正在擦眼镜、坐在带座垫的红椅子上的老妇人。

当这慌了神的母亲把药擦在儿子的鼻孔处时，比尔坐到那长椅上，感到羞愧。他因为兴奋而行在了异象的前面，那样做就错过了神。他还不能告诉希梅尔错在哪里。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下等着，希望神的恩典会覆盖他的过失。

比尔静静地坐着祷告了一个半小时，与此同时那小孩依旧躺在那里挣扎着。当黎明的曙光染红地平线的时候，格里罕·斯奈林说：“我得走了，因为我八点要工作。”

“好的，”约翰·希梅尔说：“我送你回去，伯兰罕弟兄，你也要一起走吗？”

“不，我要呆在这里。”

比尔看到这两个男人在前门那里穿外套，心里一沉。他知道格里罕·斯奈林是异象中的那个金发男人。如果格里罕现在走了，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今晚吗？照着异象，要是格里罕不在这里，这孩子就不能得医治。比尔不知道这生病的孩子能不能撑过这一天。

比尔向窗外看去，看到一个老妇人沿着小路向房子走来。突然他意识到她正戴着眼镜！比尔想：“哦，神啊，我多么感谢你。现在，只要这两个男人不离开就好了。”

约翰·希梅尔扣上外套的最后一个钮扣，然后转向他妻子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今天不打算去工作了。”

格里罕把耳朵塞进帽子，这时，房子后面传来敲门声。母亲从厨房跑过去开后门。很快那老妇人就走进来，冷得直发抖。

“谁呀？”约翰问。

“是妈妈，”那年轻的母亲回答，关上后门。“妈妈，你有没有睡觉？”

“只睡了几个小时，”老妇人说：“那孩子怎么样？我走后有好转吗？”

“没有，”那年轻母亲声音颤抖地回答：“妈妈，他快要死了。”然后，她掉出了眼泪，双手捂住脸，把头靠在厨房的门上。

“就是这个！”比尔想，他兴奋起来：“这正是她在异象中的样子。现在，那位奶奶得坐在那张椅子上，擦她的眼镜，斯奈林弟兄要坐在我坐的地方。”

比尔站起来，让出长椅的位子。格里罕·斯奈林脱下帽子，正好坐在比尔坐过的地方，并盯着窗外。

“哦，”比尔想：“还差一件事没发生。”

那奶奶走进前面的房间，坐在红色的椅子上。她的眼镜罩了一层雾——因为她刚从寒冷的室外进到潮湿温暖的房间——所以她从鼻子上取下眼镜，擦了起来……完全与异象中一样。

这一切都就绪后，比尔立刻感到他皮肤上的那种特别的压力，好像某个有能力的人或物站在他附近。比尔说：“希梅尔弟兄，你还信任我是基督的仆人吗？”

“肯定的，伯兰罕弟兄。”

“那么，把孩子带到我这里。”

由于他父母每次抱他时他就会咳嗽、抽筋，完全呼吸不了，所以他们只得让孩子躺着。现在，那父亲没有一丝的怀疑和惧怕，猛地抱起他儿子，带到比尔面前。

比尔把双手放在孩子发青的皮肤上，祷告：“天父，请原谅你仆人的愚昧，行在了异象的前面。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孩子！”

这孩子开始扭动。他发青的脸颊转成粉色，呆滞的眼睛开始动了，然后看清楚了。“爸爸！”他喊道：“哦，爸爸，爸爸！”用双臂搂住爸爸的脖子。

一下子，房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孩子，问着同一个问题：他没事了吗？孩子说他觉得好了，但比尔加了一句：“希梅尔先生，需要三天的时间，病才会完全离开这孩子。因为在异象中，他迈了三步，之后他扭曲的肢体才完全变直。”

约翰·希梅尔开车送比尔和格里罕回杰弗逊维尔，他们都准时去工作了。

在星期三晚上的聚会中，比尔告诉会众这个异象和医治的事，说：“明天下午，我要你们和我一起去，你们在窗户外面看，看这孩子的上嘴唇是不是粘着一层牛奶胡子，从房间地板上走过来。他会把双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比尔弟兄，我完全好了’。”

星期四下午，全教会的人都跟着比尔去乡下的那个两房的“盒式建筑”。众人都拥在窗户外面，有些人站在比尔后面。比尔敲了敲前门。那母亲正在后边的厨房里干活，比尔能听到她跑过木头地板来开门。

“哦，是比尔弟兄。请进，看看我们儿子现在大不一样了。”

比尔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从开着的厨房门，他能看见那男孩正坐在角落里玩积木。那孩子站起来，东倒西歪地走过地板，他的上嘴唇粘着一层巧克力牛奶浆，好像胡子。他把小手放在比尔的手中，说：“比尔弟兄，我完全好了。”

在下一堂的聚会中，比尔把异象的其余部分告诉了会众。那是有关一个手臂枯萎和两条腿蜷曲的女孩得医治的事。他强调：“我不知道这些事指的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早上，比尔去上班时，他的工头斯科特先生说：“你有一封信，比尔，我把它放在你的信箱里了。”

比尔领了当天的派工单后，看了一下信上的寄信人地址。它是印第安纳州南波士顿的哈罗德·内尔太太寄来的。他从未听说过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叫南波士顿的地方。

他撕开信封，打开信，读道：

亲爱的伯兰罕先生，

我叫哈罗德·内尔太太，我住在印第安纳州南波士顿。我有一个十几岁的残疾女儿，她卧床不起，痛苦不堪。关节炎已侵入到她的关节里，现在，她因疼痛日夜哭喊。我是个卫理公会信徒。

几个星期前的一次祷告会上……（比尔看到这日期，心里觉得一阵虚弱。这正是他看见这残疾女孩得医治的那个异象的同一个晚上。）有人给了我你那本小册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读了你的书后，心里大受感动，便写这封信给你，请你来为我的女儿祷告。

哈罗德·内尔太太敬启

那天晚上，比尔在教堂里给会众叙述完那异象后，他读了这封信。“我确信这女孩就是我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位，但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有谁知道南波士顿在哪里？”

乔治·莱特说：“伯兰罕弟兄，我想它就在新阿尔巴尼的南边。”

好几个人想跟比尔去看这异象的应验：吉姆·怀斯哈特，比尔的老执事、二十一岁的美达·布罗伊、布雷斯先生和太太、一对最近才搬到伯兰罕堂附近一带地方的夫妇，之前布雷斯太太的肺结核曾藉着比尔的祷告奇迹般地得到了医治。那个周末，他们都挤进比尔的车里，比尔递给布雷斯先生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两个日期。

“这是做什么用的？”

“沿着我们经过的路，我们会碰到一块墓地。你会发现有块墓碑上写着这些字。”

“我还以为你说你以前从没来过南波士顿？”

“我从没来过。那两个日期是主的天使给我的。当我们看到时，就知道走对了路。”

他们朝南开去，才知道乔治·莱特一直以为那个小镇叫新波士顿，而不是南波士顿。他们询问了邮局，才知道南波士顿是杰弗逊维尔北面的一个村庄，就在亨利维尔上面一点。在亨利维尔又询问了人，有人给他们指一个大概的方向。

他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泥泞的路前行了六英里，沿途经过小农场、玉米地、长满树的小山丘和檫木丛。一路常常有叉道（他们是在主干道上吗？），很难知道他们走的路还对不对。突然，比尔里面有个东西抓住他，力量大的几乎使他背过气去。他就开到路边，停下来。

“出了什么事？”吉姆·怀斯哈特问。

比尔轻微地颤抖着，汗珠从太阳穴滴下来。“我不知道，有点不对劲。我需要单独呆一会儿。”

他下了车，走到车后面，一脚踏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祷告：“天父，你要让你仆人知道什么呢？”凉爽的春风使他恢复了精神，他肺部和气管的压迫感很快消失了。他朝四周看看，发现在来的路的远处立着一间教堂。在这间旧教堂的边上隐约地有一个小型的乡村墓地。“布雷斯弟兄，”比尔高兴地喊：“把那张纸给我。”

大家都下了车，跟在比尔后面走进那墓地。刚好过了大门，立着一块大理石的大墓碑。在光滑、白色的碑面上刻着名字和日期，与布雷斯先生拿着的纸上所写的完全一样。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乡村，”比尔说：“但我知道我们走对了路。是主的天使让我停了下来，他不想让我错过这个标记。”

又走了七英里，他们经过一个小山包，往下看见在十字路口的一个小村庄。

“就是这个地方，”比尔说：“有一个黄颜色的店面。现在注意看——我们开车过去时，有个白色胡子的人会从店里出来，给我们指路。他身穿蓝色工装裤，头戴一顶黄色的灯芯绒帽子。你们等着看。”

布雷斯太太说：“伯兰罕弟兄，我还没有从刚才那墓碑的事回过神来，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要是那男人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若他不是那样出现的话，”比尔说：“那么我就是个编故事的。”

汽车慢了下来，停在十字路口。那店铺的前门开了，走出一个男人：白胡子、穿蓝色工装裤、戴黄色灯芯绒帽，等等。一看到这人，坐在丈夫腿上的布雷斯太太晕了过去。

比尔说：“现在注意——由于主的能力太靠近，他会表现得很滑稽。”比尔摇下窗，说：“先生，你应该能告诉我哈罗德·内尔住在哪里。”

那个人看起来很惊奇。然后，他一边说话眼睛一边来回地看着，好像很紧张。“你沿这条路上去，约走一英里半，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靠你左边的第二个房子就是。你会看到山坡上有个红色的大谷仓。什么事呢？”

“他有个患重病的女儿，是吗？”

“是的，有的。会怎么样呢？”

“主耶稣要医治她。”

比尔按着那人指的路离开了南波士顿，这时，坐在后排的布雷斯先生揉揉他妻子的脸。布雷斯太太刚醒过来时，他们正拐进内尔家的车道里。比尔把车停在院子，大家都下了车。一位魁梧的妇人开了房门。

“你好，我是伯兰罕弟兄。”

“我料想你就是。我是哈罗德·内尔太太，就是给你写信的人。”

“很高兴见到你，内尔太太。这些人同我一起来要为你女儿祷告。她一定会得医治。”

“什么？”那妇人把门开得大大的：“快请进！”

一走进屋内，比尔没等内尔太太引路，就自信地大跨步穿过厅走进那女孩的房间；其他人紧跟在他的后面。他们进入的那房间与异象中看见的完全一样：烧木头的炉子、带红色图案的黄色墙纸、门上方有一块写着“神祝福我们家”的横匾、一张铜架床。被褥上躺着一个长相像男孩的早衰的女孩——一只手臂枯萎了，双腿缩在身体下面。

当布雷斯太太看到房间和女孩的情形与比尔所描述的一样时，她第二次晕了过去。她丈夫赶紧冲到她身边，中途把她扶住，轻轻拍拍她的脸，尽量让她醒过来。

接着，发生了一件比尔无法解释的事：他的灵好像与他身体分离，漂浮到人群上面的一个角落里。从那儿俯视，他注意到自己（或至少是他的身体）走过地板，来到床边，说：“姐妹，主如此说：‘你必得痊愈’。”他看到自己双手放在女孩的肚子上，完全与异象中所做的一样。然后，他的灵又回到他的身体里。他闭上眼睛祷告：“主，我这样做，相信是你的命令。”

那女孩尖叫起来。比尔睁开眼睛，看到她残疾的手现在正常了。那女孩一阵狂喜，用她刚刚复原的手臂从床上撑起来。她的双腿伸直了，伸的时候，睡裤的其中一条裤腿缩到膝盖上面，露出那圆润的膝盖，完全应验了异象。

布雷斯先生把他妻子弄醒过来，刚能让她自己站稳。那曾卧床不起的女孩大喊：“妈妈！妈妈！”然后两腿跨过床沿，踩到地板上，站了起来。布雷斯太太一看到这奇迹，又晕过去了，倒在丈夫的胳膊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正在前面房间等着，那位十几岁的女孩走出来，穿着长袍，用两条完好的双腿走路，用她那只多年萎缩，无用的手梳着头发。这一次，布雷斯太太尽力控制住，没有晕倒。

第25章

米…米…尔 顿 的 奇 迹

1940

内尔太太的女儿得医治后的几个星期，威廉·伯兰罕又一次在他母亲家过夜。尽管已经很晚，他似乎无法入睡。所以他就起来，在漆黑中，在那间备用卧室的地板上踱步，感到一种含糊不清的负担压在心上。他想：“也许什么地方有人病了，需要我去祷告。”

比尔跪在床边祷告了好久，一点也没有得到释放。他抬头一看，注意到在角落里有一片白色的东西，就靠近他妈妈常常堆放要洗的衣服的椅子。太奇怪了，它好像会发出微弱的光线。当那白点向他移动过来时，比尔知道那是主的天使。它看上去像一小团发光的云团。这白雾飘进他里面，突然他就发现自己正穿过一片朦胧的旷野，他听到远处的什么地方有只羊羔在“咩咩”叫。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无助。比尔说：“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我要去看看能否找得到它。”他朝着那可怜叫声的方向走去，在树后面和灌木丛下面寻找一团发颤的羊毛。他越靠近那声源，“咩咩”的叫声就越大，音调和音高似乎也变了，最后听起来几乎是人的声音。比尔停下来，仔细听。那羊羔的“咩咩”叫似乎是“米……尔顿，米……尔顿。”然后，异象离开了。

比尔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米尔顿的地方。所以第二天晚上，他在教堂里问他的会众有谁知道这个地方。

乔治·莱特说：“我知道，伯兰罕弟兄，那是个小镇，从这儿向西约三十五英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我打算下星期六去那里，”比尔解释：“那里有人遇到了麻烦。”他把那个异象讲给会众听。

“我带你去那里，”乔治·莱特自告奋勇地说。

米尔顿原来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典型小乡镇。星期六最繁忙的地方是小镇中心的一家杂货店，所有的农场主都来这里买他们每周用的东西。沿着主街道开的时候，比尔想：“我不知道主让我来这里做什么？”因为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便决定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传福音。他走进店里，买了一只木箱，倒过来放在街边，踩到木箱上。他手里拿着圣经，打算向每个路过的人传福音。尽管他积累了上百次在杰弗逊维尔的街角传福音的经验，此时不知什么原因，想不出要传讲什么主题。不久就很明显地看到，人们并不想停下来听他那结结巴巴的即兴讲道。

乔治·莱特说：“伯兰罕弟兄，我要上山去，卖鸡蛋给住在上面的一个熟人，你想跟我一起上去吗？”

“也好，这里我也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他们朝山顶上开去，经过一幢白色的大教堂。比尔评论说：“这真是个漂亮建筑！”

“是的，”乔治说：“你知道，这地方发生的事真让人痛惜。它本来是个浸信会教堂，但最后的一个牧师在这里陷入了麻烦。会众都离开了，到镇上的其它教堂去做礼拜，市政府就接管这幢房子。”

“乔治弟兄，可以请你停一下，让我在这里下车吗？我觉得有东西拉动我到这教堂去。”

“好的，比尔弟兄。我回来的时候再来接你。”

汽车开走后，比尔走上台阶，想打开门，门上了锁。他就坐在前面的台阶上，合上手低头祷告：“主啊，若你要我进这教堂，请帮我打开这些门。”

不久，一个人走过来，说：“喂，我看见你坐在这里，不知道我能帮你什么忙？”

“好的，我是个传道人，”比尔解释：“我很想看看这所教堂，但门上了锁。”

那人说：“我有钥匙。”

“谢谢你，主！”比尔轻声说。

那陌生人打开前门，带他穿过一个小厅，进到一个可容纳近四百人的会堂。

“谁拥有这幢房子？”比尔问。

“市政府拥有。我只是看管一下。我们只用它来举行结婚和葬礼仪式。”

“我能用它举办一场复兴会吗？”

“你得跟市政府官员讲一下。”

乔治·莱特回来后，他们俩就去找市长，他说：“可以啊，只要你们在里面装一只电表就行，因为现在那幢房子里没有电。”

“那没问题，”比尔说：“我为杰弗逊维尔的公共服务公司工作，我只要把自己的电表装上去就行。”下一个星期六早上，比尔在旧教堂里安好了电表，就开始走访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他们，复兴聚会定于下星期三晚上开始。他第一个碰到的人就不答应。“你好，先生，我叫比尔·伯兰罕。”

“你好，我叫介某某。”

“介先生，我们打算下星期三晚上在山上那间白色的旧教堂里举办一场复兴聚会，你愿意来吗？”

介先生的脸变得像煮硬了的鸡蛋一样：“我要养鸡，我没空去做礼拜。”

“可是，你能不能先把鸡放下一会儿，来参加聚会呢？”比尔劝说着。

“听着，小伙子，”那人怒声说：“你干嘛不管你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我会管。”

“先生，我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感情。”

那一天他继续像那样邀请人。大部分人都表现得比介先生更有礼貌，但他所问到的每个人对复兴会的想法都有抵触。若不是知道是因着主的话语才去那里的，他会觉得很沮丧。在米尔顿的某处有只神的羊羔在呼求帮助。由于异象只给他一条小线索——那个镇的名称——比尔知道，他必须继续努力，直到那只可怜的羊出现。

乔治·莱特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即将举办复兴聚会的广告，把他的牧师宣传为“另一个比利·信德”，把比尔比作一九三五年去世的这位由棒球运动员转变过来的著名布道家。这种广告手段可能会吸引一小群人来。而且广告中还提到“神的医治”，声明比尔·伯兰罕牧师将为病人祷告。米尔顿城的保守态度对如此激进的观念反应冷淡。那个星期天，当地的牧师们劝告他们的会众远离如此愚昧的东西。当地的基督会走得更极端，甚至恐吓会员，若他们胆敢去参加复兴会，就开除他们的教藉。面对如此对立的环境，结果就不足为奇了——星期三晚上只有四个人坐在米尔顿浸信会旧教堂的长凳上：乔治·莱特，他妻子，他儿子和他女儿。比尔如往常一样传讲他的信息，好像会堂里坐满人。

星期四晚上看起来又要跟星期三晚上一样了。但在聚会前五分钟，一个人嘴里叼着一根玉米穗轴烟枪，走上前面的台阶，从开着的门中往里看。

乔治·莱特注意到这人站在那里，连忙迎上去请他进来。“喂，霍尔先生，很高兴见到你。”乔治打个招呼。

那人头发蓬乱，衣服肮脏，嘴边掉了几颗牙齿。他把烟枪倒过来，在墙上轻轻敲着，让烟灰落在台阶上。“你所吹嘘的那个小‘比利·信德’在哪里？我要看看他。”

霍尔先生一进门，就溜到了他经过的第一个座位上，与此同时乔治走上前警告他的牧师说：“伯兰罕弟兄，这地方最难对付的家伙刚走进门，他名叫威廉·霍尔，他在山头上经营一个采石场。哦，他是个真正会造事的人。”

比尔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正读着圣经。他把书签插进书里，便站起来。“可能他就是主想要找的人。”

比尔开始讲道，乔治·莱特走到会堂后面，请霍尔先生往前坐一点。

“不，谢谢。这后面的事我会管，你可以去管前面的事。”

等比尔讲完道后，霍尔先生不仅从通道走上来，还跪在讲台前面的横杆上，呼求神怜悯他的灵魂。

到了星期五晚上，新的威廉·霍尔硬拉了十几个邻居和雇员与他一起来参加复兴会。聚会结束时，比尔为每个病人祷告。几个上来的人都得了医治。

后来，霍尔先生说：“你知道吗，伯兰罕弟兄，今天我在跟周围的人讲起这次聚会、邀请人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一个女孩一直都在找你。她的名字叫乔治娅·卡特，患了肺结核——有好几年了。乔治娅差不多有二十七岁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说她卧床不起已有九年零八个月了。她现在的样子相当难看——只有皮和骨头。她的景况很糟糕，他们甚至都没办法把她抬起来在身下放个便盆。好像她读过你写的一本有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小册子，她恳求你过去为她祷告。”

比尔的直觉告诉他这就是在异象中“咩咩”叫的那羊羔。“我们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去为她祷告吧。”

“我怕没那么容易，她的父母属于基督会，所以他们不想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们认为你是个骗子。”

“既然是这样，”比尔说：“我会把这事放在主面前祷告。”

星期五晚上所发生的医治在社区一带引起激烈争论，好像捅了马蜂窝。有人气愤；许多人嘲笑；但也有人被激起了好奇心。星期六晚上有三十个新面孔坐在白色旧教堂的长凳上，十几个人得了医治。这给当地的争论又添了一把火。

聚会后，霍尔先生给比尔带来一个好消息：“卡特家改变了主意，愿意让你今晚去为他们的女儿祷告。你来的时候，她父母只要都不在家就行了。我猜想乔治娅一直哭着要你去为她祷告，所以他们希望这样做会满足她的意愿。”

“我猜想他们让我去那里祷告之前，要先得到他们牧师的许可，”比尔议论道：“不管怎样，让我们去吧！”

比尔走进那年轻女子的房间时，所看到的使他震惊了，激起了他最深处的同情心。九年多的病痛，乔治娅·卡特已经极其消瘦，现在她躺在床上就像包着一层皮的骷髅。她的手臂看起来像扫帚柄，体重不会超过五十磅。在她头边的床单上放着比尔写的一本小册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乔治娅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比尔听不见她说什么。他就走近床边，弯腰靠近一点。她轻声地说：“伯兰罕弟兄，我相信只要你来，耶稣就会让我恢复健康。”

“姐妹，如果他使你好起来，你会全心地事奉他吗？”

她极轻微地点点头，重复道：“全心地。”接着，她咳了起来，她的护士递一个杯子到乔治娅的嘴边，但这可怜的女孩虚弱得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

为了鼓励她的信心，比尔跟乔治娅讲了内尔太太的女儿得医治的事。乔治娅问：“你为内尔姑娘那样做，你为何不能为我那样做呢？”

“姐妹，那是个异象。我必须先看见异象。两个星期内我会再来米尔顿举办另一次四天的复兴会。也许到那时，神会让我看到更明确的事。现在，我可以为你祷告——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如果主让我看到更多的事，我就会再来。但我仍然相信，我们一起祷告后，你就会好起来。”

两个星期后，那幢米尔顿的浸信会旧教堂再次开了门，比尔对着比上次多两倍的会众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和医治的大能。每夜的人数不断增加，很多人悔改信主，使得比尔要腾出星期六下午为他们施洗。

一九四零年六月一日，星期六，他们相聚在多顿福德的蓝河，蓝河是俄亥俄河的一条支流。比尔惊奇地发现，岸边站的人比参加他复兴会的任何一个晚上的会众都多。比尔跟威廉·霍尔提起这事，霍尔就告诉他，当地有一位牧师鼓励他的全会众都来观看。

比尔走进寒冷、流动的水中，直到水淹到腰部，然后，请那些刚信主的人出来，藉着浸礼给他们的见证盖上印。有将近五十个人作出了回应。比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施了洗。当比尔为队列里的最后一位施洗时，他祷告：“神啊，正如你差约翰来为耶稣施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那时，众人开始呼喊大叫、挥手拍掌，好像神的灵从这人身上运行到那人身上。几乎每个衣服没有湿的人都排起队接受洗礼，包括那位带会众来的传道人也受了洗礼。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河里——男的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女的穿着绸锻衣服；父母们带着孩子。比尔继续为他们施洗，直到傍晚才结束。施洗完他的两条腿都冻僵麻木了，两个人不得不把他从水里抬出来。

乔治·莱特开车载比尔回自己的家，给他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准备晚上的聚会。他们到家时，离吃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比尔告诉他的朋友：“我打算去林子里祷告，我心里很有负担。”

“好吧，”乔治说：“当我摇晚餐铃的时候，你要马上回来，因为我们得赶紧吃饭，以便准时去教堂。”



在印第安纳州的多顿福特施浸前

比尔穿过矮树丛找路往前走，到了一片狗木丛，就跪下来。太阳正在下山，影子越拉越长。尽管他心里很有负担，但心思很难进入祷告的状态中。空气凉飕飕的，他感到不舒服，一直有野刺扎进他的裤子里，他还担心去教堂会迟到。但他顽强地坚持祷告，他祷告的翅膀抓住了圣灵的风，高高地提起比尔，带他越过了野刺和寒冷之类的小搅扰。晚饭铃响了，但比尔祷告得很深，没有听到铃声。那铃不停地响着，没有结果。不久，莱特家的人拿着手电筒到树林里，喊着找他们的牧师。

比尔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离他不远的狗木丛上方，有一琥珀色的光照着他。一个深沉的声音从林子里传来，说：“往卡特家去，乔治娅将要得医治。”

比尔欢喜地喊叫起来，跳起来飞快地朝莱特家的农场跑去。他穿过一片田地，到了一幢房子的拐角处，与乔治·莱特撞了个满怀。

“比尔弟兄，你去了哪里？好多人出去遍山找你。孩子他妈等你吃晚饭等了一个小时。”

“莱特弟兄，今晚我不打算吃饭了。乔治娅·卡特要完全得医治，这是‘主如此说’！”

乔治·莱特的眉毛竖得高的不能再高了：“你的意思是她会起来？”

“我一到她家，在几分钟内，她就会变正常，康复。”

“那么走吧，”乔治说：“我去开车，你进去告诉孩子他妈，说你被找到了，她就可以告诉其他人。”

布雷斯先生在屋里。比尔告诉他这好消息，他简直不能相信。“你是指那一堆骨头？我能同你一起去看吗？”

“当然。”

乔治开着车来，他们三人快速地行驶在去米尔顿的八英里长的土路上。

就在同时，卡特太太正烦躁地在她家的地板上踱步。那天一大早，她坐在她女儿的床边时，乔治娅正在跟神谈条件：乔治娅答应神，要是她在那天能得医治，她就去多顿福特与其他人一起受洗。整个下午过去了，奇迹没有发生。她的情绪变得很狂乱，哭喊着直到精疲力竭。这时卡特太太对整件事感到很烦乱。她走进厨房跪下祷告：“亲爱的神，求你怜悯乔治娅。这可怜的小东西躺在那里几乎要死了。现在那个骗子在这地区遍地游行，宣称他所不具备的东西，把我孩子的心搅乱撕裂了。神啊，求你怜悯。”

她抬起头擦着眼泪。夕阳射出一束很强的红光，透过厨房的玻璃窗，直照在远处的墙上。卡特太太看到一个人影从墙上往下移。一开始，她以为一定是她丈夫在房子外面走动。但当影子的轮廓渐渐靠近她时，它看上去像耶稣基督的影子。

她结结巴巴地说：“谁？你是谁？”

那影子转过身，朝门看去。卡特太太也转头向门看去，很吃惊地看到那牧师比尔·伯兰罕没有敲门就直接穿过她家的前门。她知道那是伯兰罕，因为她曾在那本使她女儿激动起来的小册子上见过他的照片。伯兰罕手握圣经，放在胸前，后面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当地人乔治·莱特；另一个男人她不认识。这三个人从她旁边经过，朝乔治娅的房间走去。但在他们进去之前，他们都不见了。

卡特太太用手捂住嘴，喊道：“哦，愿神怜悯我！我一定是睡着了！”赶紧跑到她女儿的房间，喋喋不休地说：“乔治娅！乔治娅！你永远猜不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正在厨房里祷告……”

她听到一辆汽车开来，停在房子的前面。车门“呯”地关上了。卡特太太透过开着的门，往厨房方向看去，看到那位年轻的伯兰罕牧师手握圣经在胸前，穿过她家的前门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人。这对她来说太离奇了，无法理解。她的眼睛向后翻，晕了过去，像一袋面粉从椅子上掉倒在了地板上。

到了卡特家前面，比尔从车上下来时，觉得全身洋溢着绝对有把握的喜乐。现在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他已经看到了异象，他知道他在哪里。当他走上门廊的台阶时，好像他的灵从他的身体分开了。他看见自己开了前门，没有敲门就走进去了。床上躺着那位可怜的年轻女子乔治娅·卡特，像埃及的木乃伊，又瘦又干瘪。她妈妈跪在床边，看了他一眼就晕了过去。比尔看到他自己走到床边。然后，他的灵又回到他的身体里。

他低头看着这个躺在毛毯下面的虚弱的女孩，说：“乔治娅姐妹，你一直所爱的和所依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今晚这同一位耶稣在林子中遇见我，在异象中告诉我你会得医治。所以，我握着你的手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你痊愈了！”

比尔抓住她骨瘦如柴的手，轻轻地拉着她。但不需要轻轻拉。当超自然的能力通过她的身体时，乔治娅尖叫起来。她掀开盖着的毯子，从她的囚禁中跳出来，如同一个女学生在圣诞节的早晨那样生机勃勃。

乔治娅的妹妹从另一个房间里跑过来，要看出什么事。她看到她姐姐——在她的记忆里一直是卧床不起的——现在却像一具小骨骼架在房间里转圈跳舞。这短暂的震惊切断了她妹妹的推理。她尖叫着，用力扯着头发，跑出了开着的前门，还在尖叫：“出事啦！出事啦！”

卡特先生从谷仓那里提着一桶牛奶走过来。听到尖叫声，他害怕发生最糟的事，就扔下牛奶桶，赶紧跑向房子。到了门口，完全震惊地停在门口，盯着他的女儿乔治娅坐在钢琴旁，弹着那首她小时候学过的赞美诗：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此有一宝泉，

医治活水无代价，流自各各他山。

过后，乔治·莱特开车到山上的教堂，告诉等候的人群为何伯兰罕牧师不能准时到场。人人都想第一时间看到那神迹。等他们到了卡特的家，便看到乔治娅在前院用双手和膝盖爬来爬去，亲吻着鲜花和青草。

可以理解，到第二个晚上，那个白色的旧教堂四周挤满了人。聚会结束后，威廉·霍尔问：“伯兰罕弟兄，接下来你在这里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除了来寻找异象中那失丧的羊羔，我没有想过其它的。”

乔治·莱特察觉到：“让这些人来，而没有给他们充足而良好的基本圣经教导，将是一件不幸的事。”

比尔同意说：“我想我会定期回来，直到神兴起另一个人来做这事。”

后来成为米尔顿浸信会牧师的霍尔先生也表示同意：“这间旧教堂除了举行葬礼仪式，能再有其它用途会很好。不管怎样，似乎有太多的人要用它。下星期一又有一个。”

“哦，是我认识的吗？”乔治问。

“我想你认识介先生。”

乔治和比尔对看了一下。乔治说：“我想他再也养不成鸡了。”

比尔加上一句：“他不能腾出一点时间关照他的灵魂，实在太糟糕了。”

（作者注：乔治娅·卡特一直健康地活到一九五四年，那年她四十一岁，经诊断患了乳腺癌。诊断出来时，癌症已经转移，意味着她没有希望得到医疗方面的治愈。在绝望中，她请威廉·伯兰罕为她祷告。祷告之后，乔治娅·卡特又得了医治。后来，她又活了四十四年，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在米尔顿的最后一天复兴会，几个家庭成员伴随着比尔，然后去到多顿福德受洗。后排从左到右是：埃德加 ，弟弟，27岁；比尔；德劳丽斯，妹妹，12岁；艾拉，妈妈，54岁。前排：唐尼，弟弟，14岁；比利保罗，儿子，5岁。

第26章

迷 失 在 飓 风 山

1941

歌声一停，急切的比利·保罗就来到生日蛋糕面前，大大地吸了一口气，用力吹，直到把六支蜡烛都吹灭。他笑逐颜开地撕开他的礼物。

威廉·伯兰罕微笑着，高兴地看到他儿子享受着生日的乐趣——也感谢美达·布罗伊的体贴入微。她为比利·保罗烤了一个蛋糕，还细心地安排这生日派对，她想让这个日子——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六——成为她所照看的这个小孩难忘的日子。

到目前为止，美达每个工作日当比利·保罗·伯兰罕的保姆快要五年了。对她来说这很自然，她应该为他搞一次生日派对。然而，在社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如此纯洁的眼光看美达和比尔的关系。很多爱管闲事的人散布着“那位年轻传道人和他保姆”的恶毒的谣言。

比尔憎恨这类攻击美达人品的蓄意恶言，但他能理解人们为何议论这点：这是一位到了婚龄、美丽的年轻女子。除了为他洗衣服、清理房间、看管他的小孩之外，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占用她这么多时间，这对美达来说真是不公平。为了美达的缘故，比尔决定要终止雇用她。他打算在某个下午，下班去接比利·保罗时告诉她这事。但每次机会来临时，他却说不出口。对这样一位心地善良、照顾他儿子约五年的女孩，他岂能开口对她说要雇新的保姆？他无法使自己说出口。但为了她的缘故，他感到怎么样也得解决——美达需要从他和她暂时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这样她才能与其他人发展终身的关系。

终于，比尔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他想，要是他与另一个女人出去约会，美达可能会大大生他的气，就会辞职。那样做没有奏效。美达一点也不生气，而是心碎，她哭了好几天。

比尔也觉得糟透了。他为美达想得太多，尽力按照对她最好的去做，但相反，他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至少欠她一个解释。“美达，你没看出来吗？我浪费你太多的时间。你是一个太好的女孩，不能在我身上枉费你的一生。”

“但比尔——我爱你，我一直都爱着你。还有，你是我曾爱过的唯一男人。”

“我感激这点，美达，我也爱你。但你知道，我不打算再结婚了，所以我怎么能一直占用你的时间呢？”

这是美达不能接受的论点。当她独自一人时，就合上放在腿上的圣经，做一个祷告：“主啊，若这是你要做的，我不想违背你……然而，我爱比尔。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主耶稣，你会帮我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你，主，我希望也不再这样求你，但我现在求你——当我打开这本圣经，请你给我一节经文来引导和安慰我，好吗？”

她闭上眼睛，翻开圣经，把食指放在一页纸中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她睁眼看，她的食指正指在《玛拉基书》4章中的一节经文：“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用这句话来安慰我真是奇怪，”她想：“我不知道主为何要……”然后她想起来，几年前当那颗星在中午出现时，比尔正站在水中给人施洗，她就站在岸边。因为她闭着眼睛在祷告，所以没有看见那火球。但她永远忘不了所听见的声音，他宣告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第二次的到来。”现在，她知道主为何用这特殊的经文来安慰她。“看哪，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给你……”美达站起来，带着一颗平安的心走她的路，确信自己和比尔会结婚的。

比尔自己离得出同样的结论也不远了。有一天，他做工后停在布罗伊家接他的儿子。比利·保罗正在一堆沙堆里玩。比尔说：“比利，过来，跟爸爸回家去。”

比利·保罗转过头问：“爸爸，哪里是我的家？”

比尔震了一下。近来他住在一间停泊在河上的船屋里，因为他不愿住在那间租来的房子——没有厚普，房间看起来空荡荡的。此时他看着六岁大的儿子，心思：“要是某一天人们带他去坐电椅，他可能会转过来对我说：‘爸爸，若你按妈妈叫你去做的那样做，再结婚，为我营造一个美好的家，而不是拉着我东奔西跑，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比尔掸去他儿子裤子上的灰尘，他想：“厚普临终时所说的可能是对的。”

那天晚上，有样东西把比尔从甜蜜的睡梦中弄醒。他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听着波浪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小船屋。然后他听见了另一个声音，像是地板在脚步的重压下发出的嘎吱声，他后脑勺的头发因恐惧而竖了起来，他头转向那声音，他看见就在关着的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人的形状。随后，比尔听到主的天使说：“在下个月的十月二十三日，去接美达·布罗伊，同她结婚。”



美达·布罗依·伯兰罕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威廉·伯兰罕与美达·布罗伊手牵着手结婚了。在计划去度蜜月时，比尔建议先去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再沿着美国的北部边境线往东走，然后去纽约州北部的阿第伦达克山。比尔到过这个地区好几次，还认识那里的一个护林员。两年前，他和护林员丹顿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飓风山附近打中了三头熊。如果比尔今年秋天能去打猎，很有希望再打到一头熊，那样，整个冬天就有很多肉吃了。

对美达来说，这听起来很合理。她知道，他们婚后的生活一开始会很穷困。她傍晚帮比尔摘黑莓，挣足够的钱买他们冬天用的煤。有了肉，对他们吃紧的预算来说是一笔很受欢迎的财富。

比尔写信给丹顿：“丹顿先生，今年秋天我打算上去。我想跟你一起再去打几头熊。”

丹顿回信说：“好啊，比尔，上来吧。我会在飓风山路尽头的那间小木屋等你。”他定了十一月份的某个日子。“你可以帮我把今年春天架上去的电话线收起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打熊。”

飓风山山顶上有一个火警了望塔。那年春天，比尔帮这位护林员从路尽头的小木屋架起一条五英里长的电话线，沿着小路连到火警了望塔。到了冬天，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把这条电话线卷起来，但对比尔来说，这似乎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因为他有特权可以与他这样出色的向导一起打猎。

比尔、美达和比利·保罗早几天到了那里。护林员的小屋紧锁着，但沿小路上去一点有一间坡屋顶的屋子，他们可以在那里避风。尽管天还没有下雪，但看起来随时都会下。那天晚上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为了让比利·保罗暖和，睡觉时比尔和美达把小孩夹在中间。

第二天上午，比尔说：“你知道，亲爱的，要是我能打一头大雄鹿和熊一起带回家该多好！要是今天能打一点猎物，我们肯定能得到过冬的肉。”

美达看了一下空中的乌云，她问：“你认为没有护林员带路会安全吗？要是你迷了路怎么办？”

“我？迷路？”比尔觉得好玩：“根本不可能，我在哪儿也不会迷路。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记得吗？我有足够的本能随时知道我在哪里。我就像我爷爷哈维那样。他除了是学校的教师外，也是南部最出色的猎人和设陷能手。”

美达带着“我可没有把握”的表情顺从地看着他：“好吧，不要走得太远，比尔。记住，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林子，我对它可是一无所知。”

“我会在两点以前回来的，”他答应。

他把来复枪背在肩上，徒步往山下走，来到一处几年前伐过木的地方。在树墩和残枝当中，新树已长到了十五英尺高。这里看起来是鹿理想的栖息地——有丰富的食物和很多藏身处。比尔离开了路，朝森林里走去。在后来的一小时里，他看到很多鹿的足迹，但它们都是尖趾形的，这意味着它们都是雌鹿，而他要的是雄鹿。

当他翻过一个山脊，进入下一个峡谷时，比尔听到有东西在树丛中移动。他像一根树桩一样静静地站着听。他清楚地听到踩在枯干松树针叶上的脚步声——不是蹄的声音，是有趾肉的脚的声音。然后那动物就突然逃跑，比尔瞥见一只大美洲狮闯进灌木丛中。他抖下来复枪要瞄准，但这只巨大的猫科动物跑得太快了。比尔来不及在它跑之前开枪。

比尔追那只美洲狮追了一英里，直到峡谷。过一会儿，他能听到它穿过厚密矮树丛的“唰唰”声。但很快那狮子就跑远了，比尔只得凭借他的追踪技术，观察脚印和压弯了的嫩枝。最后那美洲狮跑进大森林里，狡猾地在树上跳跃着。比尔找不到踪迹，只好放弃了。

他往回爬上了峡谷，当嗅到一头公熊的怪味时就停了下来。他兴奋地攀上陡峭的山崖，迎着风翻过山脊，下到峡谷的另一面。好几次他暂时嗅不到，过后又嗅到了。地面变平坦了，比尔继续走，研究地形寻找线索，如被踩坏的蚁丘或树上的爪印。他翻过一个山脊，下到一个浅峡谷中。下到底部时，那气味告诉他附近有猎物。比尔在大石头和石头裂口中搜寻，最后找到了那个熊穴。肯定没有错，那臭气熏得他流出了眼泪。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黑乎乎的洞口，来复枪已扳好击铁，准备射击。但那个浅洞是空的。

比尔看了一下表，指针指到十二点三十分。若他要遵守对美达的诺言，就要马上打道回去了。他不在意中断打猎，既然知道了熊经常出没的地方，他和丹顿先生一收完飓风山上的电话线，就能再回来这里。

他开始爬上这峡谷，只走了一小段路，就看见一灌木丛朝着横穿峡谷的方向在动。比尔想：“猎物就在这儿。”他把一颗子弹推入枪膛，静静地站着。出现在眼前的不是熊，是一头强壮的雄鹿。比尔端平来复枪，扣了扳机。那头雄鹿就地倒下了。

等比尔给鹿放了血、取出内脏后，时间已经过了一点钟。他绑住雄鹿的后腿，把它挂在树枝上，然后赶紧爬上峡谷，以最快的速度在矮树丛中穿行。他注意到云层越来越低，飓风山已经被遮住了。他想：“我必须快点走，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知道只要雾一来，就会看不清他的路标。

他大步慢跑了三十分钟，不停地寻找着他走进这奇特峡谷时的位置。停下来休息时，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脸上的汗水。“呼，这可真是一段长路，”他想：“我以为我没走这么远。”

他又开始慢跑。几分钟后他惊讶地停了下来，那里挂着他打的鹿！

“哦，我在干嘛？”他喃喃自语：“我在某个拐弯处搞错了，但我怎么又转回到这里呢？”

他又出发了，心想：“这次我要走对，我刚才只不过没有太留意。”他快步走着，仔细地寻找他从陡坡上下来的位置。现在乌云就在树顶上，越来越难以辨认出任何东西了。四十分钟后，他路过了一个很眼熟的地方，他马上知道是为什么了，他打的鹿就挂在那树上。

比尔第三次出发时，他想：“我不能连续三次犯同样的错误。”但一个小时后，他发现又一次来到他挂鹿的地方。

他疲惫而慌乱地坐下休息，定定神。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印第安人称它为“死亡绕”——一个人在树林中迷失方向，绕着圈子走直到精疲力竭，最后陈尸林中。如果比尔自己在山里，他就不会担心。他只要走回到那个熊洞里避寒，等暴风雨过去，乌云消散。一旦能看清路标，那么找路回到那个小屋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是无法想象的。美达一生中从未在树林里呆过，她不知道该怎样生火。要是比尔没有回到营地，晚上她和比利就很容易被冻死。不仅如此，她还会因黑暗而恐惧。要是她听到动物在叫会怎么样？她可能会以为是他，就冲出来找他——结果自己也迷了路。接着比尔想到那只潜伏在靠近坡屋顶屋子的树林里的美洲狮……

比尔因担心而发狂，他跳了起来，穿过灌木丛。但没走几步，他停住了，心想：“等一等，威廉·伯兰罕，你到底怎么啦？你发疯了吗？”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生活在林子里的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一个人太冲动，鲁莽地在林子里乱走。那么到了春天，有人会在悬崖下面发现他的尸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静他那紧张不安的神经。“我得控制住自己，”他想：“我不是真的迷路，我只是方向有点搞错了。我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我的方位。”

这时雾已经完全下来了，所有的东西都看不清。更糟的是，天开始下了雪。而最糟的是太阳下山了，黑暗很快就会降临。若他不能尽快地找到出路，他就根本找不到出路了。那么他们三个人都会死在夜晚。

比尔努力保持冷静，心想：“我不会迷路，我这么出色的林中人是不会迷路的。想一想，当我来这里时，风是对着我的脸吹的，有了，我所要做的就是一直让风在我背部吹，我就能出去了。”

他朝着与风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他周围，只能看见模糊的树影儿和在雪雾中打旋的灌木丛。变幻莫测的风经常改变方向。很明显，那风在绕着山峰打转，不能拿它当作指南针了。

为了鼓起勇气和保持冷静，比尔大声地说：“你没有迷路，你知道你在哪里。”

但他的良心说出他的虚张声势：比尔，你知道你迷路了。

他自己作答：“我？不是我，我不会迷路的。”然后，他经过了一个巨大的树桩，他知道他从没有经过这地方。他开始发抖了，汗流满面：“不必再愚弄你自己了，”他想：“你迷路了，承认吧！”

危害他的并不是对他的骄傲的打击，而是为妻儿所感到的恐惧。“我真的迷路了，”他对自己说：“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得选择一个方向，直直地走，因为它是直的，但我正在绕圈子走。所以，我要走这条路。”

他随意选一个方向，开始向前走，仔细留意着他能看得见的几棵树，尽力在树之间走直线。走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1）”

比尔想：“现在我要发疯了，我听到了声音。”

他继续走着，尽力集中心思找他的路。不久他又听到了这声音，比刚才大一点：“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比尔继续走，拖着枪，感到很疲惫了。同一个声音更大声了：“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比尔停住，大声地说：“主耶稣，我迷路了。我没有指南针，也没有路标了，但我仍然有你。主啊，我不配活下去，但求你不要让我妻子和儿子死去。”

接着，他又听到那声音，这不是他的想象，他的耳朵听得很清楚：“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比尔把来复枪斜靠在一棵树上，脱下帽子扔在雪地上，然后跪在帽子上面，望天祷告：“天父，我以为我懂得林子里所有的事，但我错了。我知道走错了路，我不知道要从哪一条路转回。我是这样一个自夸的人，活该迷路，我活该在这呆几天，吃箭猪为生。但主啊，我可怜的妻子是无辜的。要是我没有从这里出去，她和我儿子今晚将会死。父啊，天几乎全黑了，我迷路了——完全迷路了。请帮帮我！求你作我的指南针、我的引导。”

他站起来，抖掉帽子上的雪，然后说：“主啊，我相信那轻声对我说话的是你的声音。我相信某处有一位神的天使一路跟着我穿过这片树林。主啊，我求你引导我，这是所有我能做的。现在，我开始朝这条路走。”

他开始朝他刚才走的同一个方向走去。突然，他觉得有只手按在他肩上，往后拉，好像要叫他停住。比尔惊恐万分，扭过头要看是谁。没人在那里。但就在他看的时候，雾一下子散开了，他瞥见了在他后面的飓风山。那是一条通向安全的路，而他正在走的是一条背离它的死路！他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转过身，对准那山的方向。雾随即又遮起来了。

比尔举起手大声喊：“哦，伟大的耶和华神，你如此接近我，甚至把你的手放在我肩上。你实在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比尔藉着透过雾气的余晖，尽可能笔直地朝着飓风山的方向攀登，时刻注意查看，以免偏离了方向。林中暗下来，到晚上了。比尔边走边一直举着一只手在空中，在他头的上方寻索着那条电话线，这条线从一棵树挂到另一棵树，绵延五英里，直到那山边。要是他能用手碰到那根线，就能顺着它走下山，直到小木屋那里。若他找不到这些线，那么，他、他妻子和他儿子可能都会死。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他没有偏离路线，有时不得不从小岩石山崖上直爬过去。小雪变成了大风雪。风在咆哮，吹断了树枝。比尔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举过头顶，直到手臂就像枪筒那么重。然后他会换一下手，每次换手要继续走之前，他总是谨慎地倒走几步，只为了确保他在换手时不会丢了电话线。有时他的手会碰到一样东西，他就会喊：“我抓到了！”但他抓到的只是一根树枝。他的指头在手套里都麻木了。终于手变得如此麻木，几乎哪一只手都举不起来。然而，他必须一直举着一只手。三条命就靠着这只手。

此时天已经很黑了，他几乎都看不清在他面前盘旋的雪花。他开始胆怯起来。要是他经过一片低洼地怎么办？电话线会越过凹处挂在树上，使它的位置比他手能摸到的要高。要是出现这事，那么，他们三个就全完了。

他的手臂碰到会弹跳的东西，手就往下拉，直到他的手指绕着一根细线。他找到了！他得救了！他们三个都得救了！

比尔扔下来复枪，抓下帽子，感恩地说：“哦，神啊，当人迷路后被找到时，那是何等的感觉啊！我要怎样感谢你才够呢？这条电话线的那一端，有着我今生所看为宝贵的一切——我的妻子和儿子。这条电话线将引导我离开这座山。我不会因世上的任何东西放弃这条线。但主耶稣，你真是我的引路人。在我的余生中我定意要抓紧你，因为我知道在终点是温暖、平安和安息。”

第27章

杀 人 的 公 牛

1945

随着德军受到盟军强有力的两面夹攻，毁灭性的欧洲战争正接近尾声。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军在朱可夫将军的率领下攻占到了柏林以东四十英里的奥得河。但不久之后，俄军的机械化师陷在春季的烂泥地里，并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同时，西方盟军挺进法国和比利时，进展顺利。美军也已长驱直入到德占区的最远处。三月初，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打到了科布伦茨附近的莱因河。几天后，霍奇将军率领的第一军团夺取了在下游远处雷马根城的一座桥。几位美军将军渴望继续挺进，这样就能抢先俄军攻占柏林，但他们受命等候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第二十五英军军团赶到。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俄军不仅包围了柏林，而且在易北河以西约四十五英里处与美军汇合。于此同时，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全线崩溃，使得西方盟军能快速向北挺进意大利皮靴的北部。四月二十八日，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竭力逃离正在挺进的盟军时，被自己的人民抓住处决了。现在，作为一种世界政治力量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死亡，纳粹主义也正奄奄一息。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正张牙舞爪地呑吃着它范围内的一切东西。当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在柏林展开巷战时，希特勒任命他的一位助手卡尔·邓尼茨为德国国家元首。随后的四月三十日，阿道夫·希特勒静悄悄地从地球上消失了。邓尼茨立即着手单方面的投降事宜，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正式宣布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了。

面对这些世界重大事件，威廉·伯兰罕只能观察，惊奇，因为它们意味着：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的某个早上所看到的连续七个有关未来的异象，至今已有三个完全实现了——墨索里尼死于羞辱中；希特勒有一个神秘的结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导力量越变越强大。毫无疑问，其余四个异象必定会按着神的时间成就。这给比尔有理由对他个人的将来感到乐观。主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有某种特殊的旨意。否则，这位全能者为何要赐给他这样不寻常的恩赐呢？

比尔需要所能找到的一切燃料来让这小团乐观之火燃烧下去。因为从天然的角度看，他看不出有任何出路能使他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足以完成神国的任何大事。他仍然做着三份工作，其中两份是没有工资的。尽管总是缺钱，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以牧师身份向会众要钱。他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在他早期的事工中，通过阅读圣经或观察周围的传道人让他认识到，爱慕金钱是传道人会面临的一个最致命的陷阱，比尔要力图避开它。第二，虽然他会众中有几个人每小时能挣三美元，但大部分人与他一样贫穷，甚至更穷，比尔不忍心让这群穷人奉献过多的钱。他的确传讲了十一奉献的圣经原则，每个成员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投入放在教堂后面的专用箱子里。但比尔没有私自用过其中的一分钱，钱大多用于付每月的贷款，剩下一点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转。第三就是出于一点自尊和自立的想法，因为他身强力壮，能够工作，他想：“为何不工作呢？”

发薪水的那天下午，比尔和美达对他在公共服务公司做工拿到的二十八美元周薪做一番预算。他首先取出十一奉献款，然后，美达指出哪些帐单是必须马上要支付的。他们无论怎样分配剩下的二十五块两毛钱，都无法付清所有要马上付的帐单。他们还缺十美元。比尔拿起一封信，说：“亲爱的，我们根本付不了这个账单。”

“但我们必须得付，”她说：“哦，比尔，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尔有个主意：“你知道怎么做吗？今晚做礼拜时我打算收点奉献。”

美达听到就感到惊奇，开着玩笑说：“我会好好欣赏你这样做的。”

那天晚上唱完诗歌后，比尔在讲道前说：“好的，朋友们，今晚，呐，——我不愿求你们这事……”美达好笑地朝他看了一眼，知道他是怎样感到不自在。比尔尽力不去看她，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些话：“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现在是艰难的时候，你知道……入不敷出……我的帽子传过去时，你们若愿意，就请投入一角或五分的硬币……怀斯哈特先生，请你来拿我的帽子，好吗？”

怀斯哈特执事上前来，与其他人一样迷惑不解地看着——不是因为他不爱他的牧师，他爱，他们都爱。他们肯定愿意尽一切可能地帮助比尔。他们感到惊奇是因为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怀斯哈特弟兄把帽子递给第一排的人。比尔注意到韦伯太太手伸进花格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放硬币的口朝上的小钱包。当她摸出一个五分钱硬币时，比尔的心沉了下去，就像鱼线上的铅锤坠入池底的淤泥中。他知道这时候对每个人都很艰难，不只是他。他不能这样做。“等一等，韦伯姐妹，你不需要把那镍币放进帽子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逗逗你们大家，看看你们会怎么做。”

这时怀斯哈特老执事更困惑了。他问：“伯兰罕弟兄，我要怎么做？”

“只要把我的帽子拿回来，怀斯哈特弟兄。我要继续聚会了。”

美达用手捂住嘴，摇摇头。从她的眼神里比尔知道她在笑。

约翰·雷恩是比尔的老朋友，从北部来，那个星期在杰弗逊维尔一带周游。这位勇敢的老人踩着一辆老爷自行车从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密歇根州来到这里。但这辆自行车一路上给他添了很多麻烦，所以他决定扔掉它，搭便车回家。约翰·雷恩生性慷慨，就把自行车送给了比尔。比尔随即把它修好，又买一罐十美分的油漆漆了一遍。比尔自己实在不需要它，于是他想把它卖掉，挣一点钱补他的短缺。

比尔第二个没有报酬的工作，就是担任印第安纳州的狩猎管理员，这份工作碰巧与他在公共服务公司的工作地区很接近，所以他很少把它视为额外的付出。这很幸运，因为作为巡线员，他有足够的精力做两份工作。他在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巡查高压传输线路，它经过印第安纳州崎岖不平的偏僻森林，绵延几百英里。这段距离大多没有公路，所以比尔常常要步行。每天徒步走三十英里，一周六天。只是为了得到每小时六十美分的薪水。然而，除钱以外，还有别的报酬。这工作使他离开城镇，去到他所热爱的旷野。偶尔，藉着他作为狩猎管理员的才能，他能帮助偷猎者改过自新，从而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还有，他常常会停下来，与在田里干活的农场主交谈。谈着谈着，主题就转到了神，比尔就找机会与他们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有时农场主成熟了，就把他的心交给耶稣。比尔就立即带他到附近的小河里，奉主的名为他施洗。两人衣服都湿了，就彼此分开，欢喜地回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

一天下午，比尔走到印第安纳州亨利维尔附近，为渔业和狩猎部门到一条小河里放一些鱼苗。他离一个朋友的农场很近，这个朋友正在生病——于是他想，要是他停一下为那人祷告会很不错。因为只要过几道围栏就到农场了，比尔就不打算开车绕路走。他解下手枪皮套，把枪扔在卡车的前排座上，关上车门，爬过第一道围栏，忘了在草地的每一个拐角都插着一块牌，警告说：“危险！小心公牛！”

比尔一边哼着一首基督赞美诗，一边大跨步地穿过草地。草地中央有一小块土地上长着矮橡树——细长的小树平均有十英尺高。比尔走近这块地时，一头大公牛突然站了起来，喷着鼻息。它本来静静地躺在橡木结瘤的枝子影子下，到了这时被看见。比尔立即意识到他的危险，因为这头特殊的格恩西公牛名声远扬。它曾是杰弗逊维尔附近伯克农场的一头珍贵的种牛，但脾气非常坏，甚至把它的饲养员都顶死了，这迫使它的主人把它卖了。因为它是这么珍贵的种牛，伯克就把它卖给了在亨利维尔的这个人，希望在偏僻的乡村它不再引起这类不幸的事件。

比尔本来知道这件事，但只是从他脑子里闪过去。现在，他不顾一切地找机会逃脱。这橡木丛太稀疏，方向也不对，围栏又太远，他的枪也没带，否则他可以用枪打死这动物，再赔农场主的损失。

这头杀人的公牛低垂着头，喷着鼻息。它那长长的尖角看起来确实像致命的武器，它用前蹄刨着地——牛准备进攻时的举动。比尔去摸他的枪，但没有枪。然后他想起来，他把枪连枪套都留在卡车的前排座上。

“好吧，主啊——若是到了我要死的时间，我要像个大丈夫那样面对它。”他挺起胸膛，用冷静的眼光看着他的敌人。就在这时，在他心里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他的惧怕全没了，被一种由同情和理解而产生的爱所代替，这跟他从前所经历的事绝然不同。他想：“这头可怜的公牛躺在这里的田里，我走过来打扰了它。除了保护自己，它也不知道别的。”

这头公牛的鼻息越发急促，用蹄子刨着地，把土抛到后面。比尔大声说：“公牛，很抱歉打扰了你，我不要你杀死我。我是神的仆人，正上路去为一个病人祷告。我忘了有这些牌子。”

那头公牛冲了过来。很奇妙地，比尔丝毫不感到惧怕，只有爱——一种完全的，容纳所有的爱。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过去躺在那些树底下去吧！”

那头公牛拼着全身力气和所有怒气，继续冲了过来，冲到只有十英尺远时，突然伸出前腿，在一团尘雾中停住了。它把头摆到右边，又摆到左边，这时它脸上掠过了一种最奇特的表情。接着，它掉转头，把尾巴对着比尔，慢慢地走回橡木丛中躺下了，看着比尔大跨步地穿过剩下的那段草地。

那天剩下的时间——以及后面的许多天里，比尔都在思忖着在草场上发生在他和公牛之间的事，为之惊奇。在面对几乎是必死的情况下，不知怎地，他却置自身于度外，感受到另一种生命的跳动。不知怎地，他非常同情那动物，完全理解那公牛的不安。作为牧师，他也常常为别人着想，无论在哪里，都能关心和帮助人。但这次经历却不同——至少是程度上，如果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测量的话。在牧场的那几分钟里，所有的恐惧消失殆尽，他放射出完全的爱。

差不多这个时候，比尔得知他的一位邻居，就是住在他街区尽头的里德太太患肺结核快要死了。她已经被转移到路易斯维尔的疗养院，以免她的四个小孩被这种极易传染的病感染。因为肺结核是杀死厚普的恶魔，所以比尔对里德太太有很大的负担。他心里就是无法忘记她——这么年轻的母亲，忍受这么大的痛苦，不得不撇下这些需要她照顾的小孩子。

一天晚上，比尔开车去那疗养院为她祷告。两天以后，比尔坐在他家前面的门廊上，主给他显示一个有关里德太太的异象：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奶奶正同她已成年的孩子握手。比尔回到疗养院，告诉她：“主如此说：‘你会活着’！”

里德太太哭喊着：“哦，感谢归于神！”

比尔问：“你愿意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呼求他洗去你的罪吗？”

她回答：“我会做神吩咐我做的任何事。”

几天后，比尔走到他房子前的人行道上，正准备骑上他新得到的自行车去杂货店。他的腿跨过中间那根横杆，正要骑走时，他隔壁的邻居喊他：“嘿，等一下，传道人，你要去哪儿？”

“早上好，安德鲁斯先生，我正要去杂货店。我能帮你带些什么吗？”

“不用。我只想问你一件事。”他的声音带着责备的口气：“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什么意思？”

“你告诉那位可怜、垂死的母亲，说她会活着，给她家人虚假的盼望。”

这时，比尔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绝大部分时间，安德鲁斯先生是位正派的邻居，但他总是无礼地对待比尔对神的信心。安德鲁斯先生与里德先生在同一个政府部门工作，一定从他那里听到有关异象的事。“哦，安德鲁斯先生，她会活着，”比尔坚持说。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肺结核，是什么使你认为里德太太会活着？”

比尔给了他一个唯一能给的解释：“因为耶稣这样说，他给我一个有关这事的异象。”

安德鲁斯先生厌恶地“哼”了一下：“我若是你，我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像这样到处骗人。我知道我对你太苛刻，但是……”

“没问题，安德鲁斯先生。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比尔骑上自行车走了。

与此同时，里德太太的病情大大好转，她的医生想给她的肺再拍一次X光。结果使他们很惊奇，他们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病的痕迹。她已经不再有什么理由继续呆在疗养院了。她带着极大的喜乐欢快地回到家，与家人团聚。

两天后，美达说：“比尔，今天我得知安德鲁斯太太病得很重。你应该过去看她一下。”

“好的，我会去。但我得小心避开她丈夫。他根本不会理会我。”

比尔来到隔壁敲门。安德鲁斯先生开了门。“你好，安德鲁斯先生。我听说你妻子病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你看这里，”他的邻居粗暴地说：“我们有好医生，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她只是得了阑尾炎，我们会让她动手术，手术完她就没事了。我们这里不需要什么祷告。”

“安德鲁斯先生，我不是问你我能否为你妻子祷告，我只想帮帮忙。我可以给你带点晚餐或跑跑腿，买点杂货或别的任何可以帮上忙的事情。”

“谢谢，不必了，谢谢。”安德鲁斯先生无礼地说：“一切都很好。”

“我当然希望这样。”比尔说：“我若能帮得上忙，就让我知道。”

他的邻居嘟囔了一声，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比尔像平常一样去上班，为公共服务公司巡查高压线路。他从卡车上下来，系上狩猎管理员用的带枪套皮带，步行上路。他还没有走多远，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他掉头回家。暗灰色的天空下着毛毛雨，但还不至于让他无法工作。所以他把那种感觉抛到脑后，继续往前走。那感觉又来了，比前一次更强烈。比尔回到卡车上，通过无线电告诉他的工头，他那天不能工作了，然后就开车回了家。

上午才过去一半，美达惊奇地看见丈夫从门走进来：“你回来做什么？”

“我也不太知道做什么。主告诉我回来，我就回来了。”

他把枪放在餐桌上，拆开来加上油擦擦亮。透过窗口，他看到安德鲁斯先生朝这边走过来。过了一会儿就有人敲门，大声喊：“伯兰罕太太，传道人在家吗？”

美达正在厨房柜台边干活，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在家，请进，安德鲁斯先生。”

他们的邻居走进厨房，看上去像只被挨打的狗。两眼又红又肿，流着鼻涕，帽子扭歪地戴在头上：“你好，传道人；”他懊悔地说。

“你好，安德鲁斯先生，请坐！”

安德鲁斯先生坐在比尔的旁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显示他情绪不稳定。“你听说安德鲁斯太太的情况吗？”

“没有，出了什么事？”

“哦，传道人，”他的声音颤抖着：“她快要死了。”

“我很难过，安德鲁斯先生。不过我知道你有很好的医生。”

“是的，”他说。他擤了一下鼻涕：“但它根本不是阑尾炎，检查结果发现是血栓，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流到她的心脏。我们现在从路易斯维尔请来一个专家在医院里，他说当那血栓流到心脏时，她就会死。”

“哦，那可太糟了，”比尔说：“我真不愿听到这消息，但我很高兴你有一个好医生来处理这个病例。”

安德鲁斯先生结结巴巴地，艰难地挤出这些话来：“哦，嗯……，她情况很糟，瞧，嗯，我不知道你……嗯，是否认为你能帮帮她？”

“我？”比尔把手交叉在胸前：“我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要做什么？”

“哦……嗯……你知道，我想你也许能帮她一把，就像你帮街角那个女人……里德太太一样。”

“那不是我，”比尔解释：“那是主耶稣帮了里德太太，我想你不相信他。”

安德鲁斯先生耸耸肩：“你知道，我有一个姨妈是基督徒，她住在山区。有一次她答应神说，要在年底奉献五美元给一个巡回传道人。她为别人洗衣服，尽力积攒钱。但年底快到了，她还没有积攒够。传道人来的前一天，她花五分钱买了一块新肥皂。她站在洗衣盆边上哭，因为她兑现不了她的许诺。她拿围裙擦干眼泪，然后把手伸进水里，拿肥皂在洗衣板上擦，要弄出泡沫来。那块肥皂发出一声奇怪的‘叮当’声。她仔细一看，发现那块肥皂上粘着一枚五美元的金币。所以，她终于能兑现她对神的许诺了。”

“那块金币怎么会在那里？”比尔问。尽管他知道答案。

安德鲁斯先生摇摇头：“我不知道。我自己常常想知道这答案。”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是复活的耶稣做的。那妇人有美好的信心，她出于单纯的心做出那个许诺。她想她能做到。神就为她开了一条路，让她能持守诺言。”

安德鲁斯先生点点头：“对此我想了很多，甚至让我想知道是否真有一位神。”

“安德鲁斯先生，是有一位神。”

这人低下了头：“你认为他会帮我妻子吗？”

“肯定会的，我知道他会。”

“你愿意为她祷告吗？”安德鲁斯先生乞求着。

“最要紧的是，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摆正。你和我跪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怎么样？”

“可是，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会帮你。”

于是，他们把椅子从桌子边移后一点，跪下来，手靠在椅面上。比尔引导他：“要从你心底里发出，说‘神啊，请怜悯我这个罪人’。”

他们继续祷告，直到这个刚硬的无神论者哭着要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安德鲁斯先生擦掉眼泪，问：“那么，传道人，你愿意现在去医院吗？”

“是的，我愿意。”

美达与他同去。他们进医院病房的时候，安德鲁斯太太情况很糟，眼睛没有一点血色，脸肿得很大，几乎不是多年来住在他们家隔壁的同一个人了。美达一看到她就哭了。比尔跪在床边祷告：“亲爱的神，请帮助安德鲁斯太太。我们都是无助的，医生已尽了全力，但她还是快死了。耶稣啊，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正活在我们中间，有能力行一切的事。我们祈求你怜悯这个可怜的妇人，让她活着。”

比尔握着安德鲁斯太太肿胀的手，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美达问：“看到什么吗？”

“没有，亲爱的，我没看到。”

他们走出病房，穿过大厅走到产科病房，透过玻璃观看那些新生儿。随后又走回安德鲁斯太太的病房。比尔刚跨过门槛，就看到安德鲁斯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从烤箱里取出一个苹果馅饼。接着，比尔看到他自己坐在自家门前的门廊上，安德鲁斯太太绕过屋角走过来，送给他整个馅饼。比尔把它切开，拿出一块来吃。然后就像他去时那么快，他也很快回来病房里。他转向美达说：“亲爱的，会没事的。不要担心，神已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一位护士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她问：“伯兰罕牧师，你是指什么？”

比尔解释：“从现在算起三天，安德鲁斯太太会烤一个馅饼给我吃。若不是这样，那么我就离开这事工。”

回到安德鲁斯先生的家，比尔告诉他：“主如此说：‘你妻子会好的。’不必担心，安德鲁斯先生。”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

“神藉着异象说里德太太会活着，她会在家里，感觉良好，神也藉着异象如此说。”但比尔没有提到苹果馅饼的那部分。

比尔和美达回家了。两个小时后，安德鲁斯先生又一次敲比尔家的门。“传道人，医生说她现在快要死了。她的喉咙里已经有濒死喉声了。”

“但主耶稣说她会活着，”比尔回答，尽力使他放心：“你不相信我告诉你的话吗？”

“传道人，我愿意相信。但医生说她活不过一个小时了。”

“医生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神说了，它就一定会发生。”

安德鲁斯先生很紧张，心里没底，就离开去了医院。美达想起安德鲁斯太太可怕的样子，就问他丈夫：“比尔，你真实是怎么想的呢？”

“瞧，不必担心。神这么说，问题就解决了。从现在起三天，那妇人会为我烤一个苹果馅饼，我会坐在外面的门廊里吃第一口。如果这事不这样发生，那么神就没有对我说话了。”

还不到一小时，安德鲁斯先生就回来了，兴奋地喊道：“传道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比尔刚把枪的零件装配起来。他转着子弹轮转盘，“咔哒”一声合上，把它插回枪套里。“发生了什么事，安德鲁斯先生？”

“所有的水从她身上流出来。她从床上坐起来，说：‘我快饿死了。’有个护士给她一些鸡肉汤，她说：‘我不要肉汤，我要香肠和泡菜。’传道人，他们说我过几天就可以接她回家了！”

过了三天，比尔正坐在前面的门廊上，安德鲁斯太太绕过屋角走过来，手里拿着馅饼。比尔站起来，享受着他曾吃过的最美味的苹果馅饼。

第二天，比尔把他翻新的那辆自行车卖了十美元，正好够支付他那个月要付的账单。他知道主在看顾着他。



1944年比尔和他的会众在伯兰罕堂

第28章

天 使 带 来 一 个 使 命

1946

威廉·伯兰罕在医院的等候室里来回踱步了好几个小时，为他的妻子祷告。在附近的产房里，他妻子美达正在生头胎的孩子。那不是一次顺利的生产。最后医生用剖腹产术取出她的女婴。那天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比美达的生日二十七日早六天。

那天晚些时候，医生劝告比尔不要再要孩子了。就他的职业角度来看，美达的身体承受不了第二次生产的压力。比尔明智地听从了这个劝告。他都快三十七岁了。早几年前，他还认为儿子比利·保罗就是他全部的家庭成员。现在，他不但有了珍爱的妻子，而且还抚育了一个小女儿。如果神定意这就是他的孩子数目，他不会抱怨。

美达和比尔给他们新生的女儿起名为利百加。尽管利百加使他们两房的屋子变得更拥挤，但她给比尔的生活增添了清新的活力，弥补了这个麻烦，也减轻了他一段时间以来因沮丧和自疑而来的负重感。

比尔消沉的情绪根深蒂固。约在十年前，从他放弃去五旬节派教会传道的机会以来，比尔与神的关系就很少让他感到满意过。这几年来，比尔也努力地祷告、读经、传道和做见证，但似乎他还是一无所获。当然，仍有一些异象，许多人得了医治，有些例子还相当突出。但是非常反常的是——这些事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带给他更多的麻烦和混乱。因为他那地区的传道人几乎每个人都激烈地批评他。有些苛刻的传道人谴责比尔是被鬼附的骗子和肆无忌惮的江湖医生，还有些善意的传道人则把他划为被蒙骗的好心人。但所有这些传道人都一致认为：比尔所看到的异象和随之而来的神迹来自魔鬼的能力，神根本不再行那一类的事了。

比尔刚成为基督徒时，对这种谴责的态度感到很困惑。他所看到的有关将来的异象不仅都实现了，而且总是对人有帮助，常常也显出某人的生命要得到奇迹般医治、或者其他有好转的方式。它能产生如此好的结果，怎么会是从邪恶之王那里来的灵感呢？几年来同行持续不断的批评终于摇动了比尔，使他的想法去往另一个方向。如果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基督福音上的同工——一致认为那些异象是受了魔鬼的灵感，那么这些异象必定是从错误的源头来的。这使比尔的魂极其痛苦。因为他全心爱着耶稣基督。魔鬼的想法以奇异的、无法解释的能力控制他的生命，这种想法使比尔痛苦不堪。他一直祷告要从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中解脱出来，他祈求：“神啊，请你把这事从我身上拿走。我不想再看见它，永远不。天父，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不属于撒但，我属于你。请不要让这些怪事再发生在我身上。不要让我继续像现在这样子下去。我希望像其他基督徒传道人那样，只照我被教导的方式去学习这道。”

这个祷告没有得到答案。就在他女儿利百加出生后没几天，他看到另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发现自己正走在朝东北方向的路上。没一会儿，神的灵把他掉转头，给他指向西。比尔看到一片大平原。接着，他看到一座山从草原平地上升起，山顶上有一高耸的教堂尖塔。

一位天使站在比尔身后靠右边的地方，刚好在视线以外。天使命令他：“朝西走，往那座山去。”

比尔顺从了。当他走得很近时，看到山脚下有一扇门，朝着一条像矿井的隧道打开着。他走进去，遇见一位美丽的女子，穿着婚纱。那件精心设计的长袍，曾经肯定如雪一样白，但现在被弄脏弄污了。那女子说：“你好！我是卫理公会太太，你是比尔·伯兰罕弟兄吗？”

“我是。请告诉我，你的衣服为何有这么多污点？”

“哦，因为，”她说着，举起一枝棕榈叶，然后把手放下来，显出她不够关心。“我一直很忙。”

“没错，”比尔赞同说：“你们卫理公会有太多的组织和协会，你们没有很多时间留给主。”

卫理公会太太说：“有人告诉我说你是被差来给我的,也许我应该叫醒我丈夫。”她匆忙地走下旁边的隧道，没有再回来。

比尔往他左边看，看到一群白色的小鸡围着一小堆硬皮的烤面包。“咯咯”叫的小鸡都翘起脑袋侧目盯着这筵席，有些鸡只啄了那堆中的一小点，但大部分的面包还没有动过。

那天使问：“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比尔回答。

“那是你的会堂，他们不再吃生命的粮。我要差你到更远的西部去。”

比尔继续朝西走，他离开了那座山，来到一片大沙漠。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大型的构筑物，有点像帐篷或圆顶大教堂。比尔从边上的入口走进去，登上升高的讲台，最后停在一块巨大的幕布前面。

那天使命令：“拉开这幕布！”

比尔用力拉动一根挂绳，那幕布便毫不费力地滑向一边，露出一大堆的生命之粮。

那天使说：“把这粮喂给会众吃。”

比尔转过身，看到一大群穿白袍的人从四面八方跑来，聚集在帐篷底下，形成一大群的会众。随后，异象就消失了。

这异象使比尔比平常更加烦恼。近来他如此努力地祷告，要从这些不想要的分心的事中得到释放，但是仍然又来了一个。为何神允许撒但像这样搅扰他呢？更糟糕的是，这异象看起来很有灵意——留给他的却都是问题。为什么那个方向是西部呢？为什么那生命之粮的山是如此巨大呢？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后，他如何能用生命之粮来喂养所有这些人呢？毕竟他只是一个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小镇传道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来听他传福音呢？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异象从来没有错过。在比尔的思想里，这大概就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魔鬼给他的异象最终都成真了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似乎是那么混乱。

五月七日星期二的中午，比尔把他干活的卡车停在位于东段第八街九百二十二号他家的前面，街对面就是伯兰罕堂。这时，他教会的一个成员罗杰·吉布斯开车过来，停在他后面。

罗杰说：“比尔，今天下午你想同我一起开车去麦迪逊吗？”

“抱歉，罗杰弟兄，但我不能去。今天下午我得去亨利维尔那边巡查。进来屋里坐一会儿吧，我妻子准备好了午餐。”

“不，我得走了。下个星期天在教堂里见。”

“好的。星期天见！”

比尔卷起袖子，在前院室外的水龙头洗手。然后他走到房子侧面，边走边解下挂枪的皮带，以便把它放在门廊上。一棵大枫树的影子遮盖了这块地方。比尔刚走进枫树的树枝下，就听到他头上有一阵风在咆哮。他朝上瞥了一眼，惊奇地看到一股大旋风直向他扑来。那风好像要把屋顶和树撕裂，要把每块瓦片和树叶都撞到他的胸口。比尔摇摇晃晃地向后倒在门廊上，几乎昏了过去。

罗杰·吉布斯从车上跳下来，跑到他牧师身边：“比尔弟兄，出了什么事？”

比尔晕乎乎地扫视周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旋风不见了。那天是个无风、暖和的天气。他抬头看看枫树的枝子，接着又看看他的房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完好无损。这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我没事了，”他淡淡地说：“罗杰弟兄，你上路吧，我会好的。”

美达拿着一只水壶从房子里跑出来：“比尔，你晕倒了？”

比尔把水壶推开，说：“没有，我没事了。”

等罗杰开车走后，美达硬要他说出详情。“到底出了什么事，比尔？你病了吗？”

“没有，亲爱的。还是那件事。”

她扶他起来。“进来吧，午餐准备好了。”

“美达，亲爱的，我对此已经很厌倦了。”他的声音因着内心深处受到疑惑和消沉的折磨而变了调。“我内心知道我爱耶稣基督，我不想魔鬼与我有任何关系。我祷告、乞求，求神不要再让那事发生，但它还是来了。我不能像这样下去——每个人都对我说我被魔鬼缠住了，而我想竭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我是个囚犯！”

“比尔，你不应该听那些人告诉你的话。”

“但亲爱的，你看其他传道人，他们没有受到这种事的困扰。”

美达可以在她丈夫深陷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坚决，这神情让她感到害怕。“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你打电话给我的老板，告诉他今天下午我不工作了。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不知道是否能回来工作。我如果星期五还没有回来，他就可以找一个人顶替我的位置了。美达，我在银行里存着二十三美元。我不在的时候，这钱足够你们维持生活了。”

“比尔，你要去哪里？你想要做什么？”

“我要上山去，到隧道磨坊我那个山洞与神摊牌。我不知道我何时回来，可能是两天也可能是两个星期。美达，我要等到神答应我他将这东西除去，不再让它发生，我才会走出那片林子。”

他开车到了隧道磨坊后，把车停在道路因为绕过一个山洞而形成的急转弯处。沿着小径上走了英里半后，他来到一个废弃的小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在这片林子里打猎、钓鱼或挖陷阱时就常常待在这个空置的，被遗弃的小屋里。在他成为基督徒后，当他不想走更远到他的秘密山洞里时，也会到这小屋来祷告。明天他会继续上路去山洞，现在他想读一读圣经，所以他决定停下来在这里过夜。他走进小屋的门口，四处看了看，小屋的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些小木箱，和一个没有头的铁炉子。地上铺着简单的木板，屋子里只有一扇窗户，当然没有玻璃。他把这些木箱搬到窗户前，用一只当凳子，另一只当桌子。他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开始阅读。第14章的某部分翻动起他的情感：第三十二和三十三节说“众先知的灵是顺服众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这是比尔内心一直渴求的——安静。从他还是个孩子开始，从他的第一个异象开始，他就一直被困惑折磨。成为一名基督徒后在一段时间内平息了他的困惑，但并没有完全消除。神所应许给他的安宁在哪里呢？圣经上说的“众先知的灵是顺服众先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日光变暗，无法再阅读时，他合上圣经，开始在地板上踱步。一部分老化的地板随着他的脚步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他的魂似乎也在嘎吱作响，为摆脱某事而挣扎，也或许是为了某事，比如得着释放。他祷告说：“天父，你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我爱你，我不想被魔鬼控制，我不想让这些奇怪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恳求你，神，不要让这些事再发生了。我不想去地狱。要是我错了，那么我这么努力讲道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错了，我不仅把自己带到地狱里，还误导上百的人一同去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但他一点也不想去睡觉。他的灵已经残破到无法入睡。屋里已经很暗了，不过还有星光从窗子和门透过来。他走到窗前，凝视着夜空，还在专注地思想。当他的眼睛在物质的夜空中搜寻时，他的灵透过跨越时空的属灵的层面，去到永恒里，探寻着他能遇见他的造物主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继续在屋子里踱步，祈求神把自己从这些一直跟随他的奇怪的事情里释放出来。有时他放出声来祷告，有时他安静的祷告，有时他只是在思想自己绝望的境地。

午夜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他坐在一个箱子上,好让双腿休息一会儿。比尔放出声来祷告：“神呀，祈求你释放我，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爱你，所有这些牧师都告诉我说尾随着我的灵是魔鬼，你为什么允许我的生活如此受折磨呢？神呀，我到死也不离开这里，除非你来见我，把我从这个牢狱中释放出来。你为什么不释放我，好让我和其他牧师一样呢？”

突然，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压力——非常明显，然而又非常神秘，好像有一些眼睛看不见的力量进入了这个屋子。比尔脖子后面的皮肤开始感到刺痛，也许主耶稣要给他答案了。他安静地坐在黑暗里，聆听着，等待着主耶稣以某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和他说话。就在等待时，他突然被一种奇异的想法击中：要是这些牧师都错了呢？比尔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然而，假如他们真的错了呢？假如是神，而不是撒旦，站在跟随着他的这些奇怪的经历后面呢？如果这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那些被鬼附的人，算命的、占星家、还有灵媒怎么会辨别出在他生命里的恩赐呢？而那些基督徒牧师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一旦把这些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答案就像流星之火进到了他的里面。当耶稣降生时，只有从东方来的智慧人看见了在西方的他的星，并跟随它来到伯利恒。巴勒斯坦地区所有的神职人员中没有一个看见那星，或者即便他们看见了，也没有辨认出这颗星的迹象。这颗星会是1937年他在第一场复兴会后在俄亥俄河上给人施洗时出现的同一颗星吗？他依旧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玻璃般的水面、碧蓝无云的天空、头顶上旋转的火球，还有那个说话的声音——“就像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主的第一次到来，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第二次的到来。” 比尔记得，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有一群商人来到他面前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当时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也还是不知道。但现在……现在，在这寂静的夜晚，在他把眼泪都哭干后；现在，在他不断乞求神把这些异象从他身上取走，永不要再发生之后；现在，在他一生中，他首次怀疑自己是否一直在向神求错误的东西！

他生命的这幅图画，这么多年来看上去似乎一直很混乱而费解，现在却变得出奇地清晰。这使比尔想起：耶稣来到地上时，以色列中到处都是敬虔的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律法师、文士、祭司和拉比。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学者，在圣经方面训练有素。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当耶稣开始公开传道时，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断然拒绝他，称耶稣是魔鬼、别西卜、算命之人的王、交鬼之人中最出色的一个（《马太福音》9:34;《马可福音》3：22；《路加福音》11:15；《约翰福音》7:20）。更为奇怪的事实是，那些被鬼附的人却正确地认出了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8:29；《马可福音》1:24/34；3:11；5:7；《路加福音》4:34/41；8:28）

这么多经文上的事例进入他的思想中，让比尔感到战惊。那些传道人说耶稣是魔鬼，而魔鬼却说耶稣是以色列的圣者。同类事情也会出现在比尔自己的生命中吗？是的，他想。会是这样的——因为同类事情不只局限在基督的生命中。保罗和西拉在小亚细亚一带传福音时，大部分犹太人把他们当成假教师和闹事的。然而在腓立比，一个被鬼附的算命的妇人却称保罗和西拉是神的仆人，在向人门显明救恩之路（《使徒行传》13:45/50; 14: 2/19; 17:5; 22:22; 24:1-9; 16:16-18）

接着，比尔也想起耶稣和保罗是如何对付这些魔鬼的，就是斥责和命令他们从寄主里出来——他们确实出来了。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都不需要魔鬼的帮助——但有意思的是，被鬼附的人看到了属灵的境界，当他们看见就辨认出某人身上真实的神的灵。

“也许我一直以来都被误导了，”比尔想。也许我应该拥抱它，而不是与它争战。他大声祷告：“神啊，要是我错了，要是因为我不明白而拒绝了从你来的东西…………要是我错了，那么请赦免我。”

做完祷告后，比尔就看到一道闪烁的光打破了黑暗，这让他吓了一跳。他的头是低下的，所以他看见在地板上的光。他立刻抬头想看看是谁带来的光，他想是不是有人拿着手电筒在沿着小路走？但是这道光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它是在屋里——一个小光点挂在半空中，带着能量发出脉冲，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最后变成一团旋转的火球，照亮了小屋。比尔眯着眼看，用手遮住眼睛免得刺眼。接着，他听到在地板上轻柔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就在那琥珀色的火球光下，比尔瞥见一只赤裸的脚和白袍。接着，从光中走出一个人。

比尔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身材高大——至少有六英尺高，体重约二百磅。他那粗大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黑发垂到肩上。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脸上没有胡须，肤色黝黑，接近橄榄绿色。他的眼睛！黑色的，有穿透力的眼睛似乎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灵魂。

那人朝比尔的右边走来。那琥珀色的光减弱，升到天花板上，像个光环盘旋在这位来访者的头上。比尔只是坐在那里，吓得动不了。比尔咬紧他的一个指头，咬出了血来。

那人停下来，用和蔼可亲的表情向下看着比尔。比尔永远都会记住那张脸，尽管他无法描述得全面——如此温柔、如此平静，然而同时又含着一种品行的力量，似乎说一句话就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使比尔感到敬畏。

那人用命令性的男中音说：“不要怕……”

比尔一听到那声音，惧怕就全消失了。这是他！没有错。这就是小时候从白杨树中向他说话的同一个声音，告诉他“你长大以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比尔永远忘不了那声音。几年来他多次听到这声音。这人一定是在那些异象中向比尔说话的同一个天使。比尔在以前从来没能好好地看他一眼。有时这天使站在比尔右边的后面，刚好在他的视线之外。在其它时候，这天使在异象中显现时总是很模糊，所以比尔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面貌。但现在，比尔清楚地看到了他。这不是异象！这个人冲击着比尔的感官，就像他指头上的齿痕一样鲜明。

那天使继续说：“我是从全能的神面前差来的，要告诉你，你奇特的出生和被人误解的生命是为了显明：你将要带着神医治的恩赐往普天下的各民中去。如果你祷告时足够真诚，能使人相信你，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你要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去，为君王、统治者和当权者祷告。你要向全世界的民众传道，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求问你。你必须告诉他们：他们的思想在天上发出的声音比他们的话语更大。”

比尔听着天使给他的信息，就像在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里听他老板给他下达当天的工作任务一样清楚，但他无法想象他如何能完成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先生，我是个穷人，也住在穷人中间，我怎能去到全世界呢？我怎能让他们明白我呢？我只受过小学教育。也许应该让某个受过足够教育的人向人们说话。他们不会听我的。”

那天使表情变得严肃：“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以证实他是从神差来的，你也同样被赐予两个迹象。（《出埃及记》4:1-8）

第一，你用左手握住人的右手，藉着你左手上所出现的振动，你就能检测出由任何细菌引起的疾病。然后，你必须为那人祷告。若你的手复原，你就能宣告那人得了医治；若没有复原，就求神祝福那人，然后走开。在神的恩膏下，不要试图用自己的心思去想，所当说的话必会赐给你。”

“但要是他们仍然不信我，怎么办？”比尔问。

“第二个迹象比第一个更大。若你能保持谦卑和真诚，你就能藉着异象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那样，人们必定会相信你。这将起动这大能的福音，也必带来基督第二次的到来。”

这些话撞击到他的神经的痛处，它已经赤裸地躺在那儿几个月——不，是几年了——因着疑惑和消沉。他的痛苦燃烧起来，胸口热切而疼痛。“先生，这就是我今晚来这里祷告的原因，神职人员告诉我这些异象是从邪灵来的。”

“你不明白吗？”那天使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也是这样。”

比尔对灵界的观念改变得太快，以致他难以保持平衡。“那么，给我这些异象的是哪一类的灵呢？”

“它是神的圣灵。这些异象将会加倍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听了这些话以后，比尔的观念永远改变了。他已经被别人的观念摇摆得太久了。现在他意识到，一个人与耶稣基督同行是一件多么个人的事。

那天使的手臂一直交叉放在胸前，脸上没有表情。他指示比尔，无论何时引用经文，都要使用英皇钦定本。他知道这对比尔来说，更容易识别经文。天使说：“要思想耶稣基督的生命。拿但业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问：‘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对这点，我们的主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约翰福音》1:43-51）我们的主如何‘看见’拿但业的呢？他藉着异象看见他。记住神的儿子是如何声明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5:19）你曾想过这是什么意思吗？它是指父显异象给子看，让他知道父将要做什么事。在毕士大池那里他证实了这点，他从一大群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中间经过，只医治那一个人。（《约翰福音》5:1-15）

“这些异象事先显给我们的主耶稣看将要发生什么事。还记得他是怎么知道彼得会在鱼的嘴里找到一个钱币吗？（《马太福音》17:24-27）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靠近耶路撒冷时，如何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马太福音》21:1-7; 《马可福音》 11:1-7; 《路加福音》19:28-35）这事岂不是完全照我们主所描述的发生了吗？他知道它会发生，因为他藉着从父来的异象事先看到了它。

“除此之外，在你的事工中，到了某个时候，异象会向你揭示隐藏在那些人心里的秘密，那些事正妨碍他们得到医治。思想一下井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一直跟她说话，直到他接触到她的灵；然后，藉着异象他看到那妇人的问题所在。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使得那妇人惊叹起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约翰福音》4:6-19）’它也会出现在你的事工中，只要你真诚。”

说到这里，天使停了一下，让比尔有机会重复他的疑惑。“先生，我不知道这会如何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我是个穷人，没受过教育……”

天使打断他：“永远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正如经上所写的。（《希伯来书》13:8）成就这一切事的不是你，而是主耶稣基督。记得耶稣应许过他的跟随者：‘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14:12, 19-20）

比尔还能再说什么呢？在他面前站着一位从神而来的使者，带来一个不可思议的使命：他，比尔·伯兰罕，被命定将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去到全世界的各民中。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感到受宠若惊。然而，有东西在他内心深处搅动，促使他去思想所有天使所引用的经文——这些经文都可以解释比尔怪异的人生，但他还在犹豫。

“我会与你同在，”天使说。

这句话锚定了比尔的决定。“我去。”

那天使没有笑，只是点了一下头，说：“每次你感觉到现在你在我面前的这种感觉，你就知道我站在你边上了。”

那天使头上的火球开始扩大，它一边旋转，一边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破声和“呜呜”的鸣笛声，火舌往外冒。那天使好像在那不断扩大的光中蒸发了。然后火柱穿过屋顶消失了。

屋里立刻一片漆黑和寂静，使比尔怀疑自己是否还正常。他真的和一位天使说过话吗？还是他做了一个逼真的梦呢？他把一根指头放进牙齿中间用力地咬了一下，以证明他没有做梦。他是清醒的，没有问题。这意味着他刚才看见的天使，就如他指尖上的疼痛一样真实。是的，他不怀疑天使所说的每一个字。

比尔跪在地上，交叉着手，说：“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天使来对我解释这些事。将要临到我身上的这些事似乎是难以相信的——我要向全世界的各民传福音，为君王和统治者等人祷告等等。我这么贫穷，我怎么能付得起钱做这事呢？我知道凭我自己是不能的，但我也知道你能做任何事。主啊，我去。我答应你，只要你供给我的需要，使我永远不用去讨钱，我就会一直坚守在事工场上。”

那个星期三的早晨——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威廉·伯兰罕回到家，成了一个新人。



约翰·雷恩夫妇

第29章

他 手 上 的 迹 象

1946

威廉·伯兰罕把天使给他使命的事告诉妻子后，立即打电话给他以前的牧师。罗伊·戴维斯博士目前是印第安纳州片区宣教浸信会的主教。尽管过去比尔和戴维斯博士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比尔仍然尊重这位长者的判断，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督导。比尔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些好的建议。那天使给他画了一幅世界性事工的奇异图画，但没有给他一点线索让他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或从哪个方向起行。也许主要他在宣教浸信会的框架内开始。如果是这样，那么戴维斯博士就能帮他起个头。

比尔坐在主教的书房里讲述着自己曾经如何的痛苦和消沉，以为是魔鬼在影响他。他讲述着昨天一棵枫树似乎要压倒自己，他又是如何下决心去到林子里不出来，除非神来见他并使他脱离痛苦。他告诉戴维斯博士有关小木屋里那个旋转的火球和天使显现的事。他描述了那天使的外观，然后又分享了天使所告诉他的话——他将要如何为君王和统治者祷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将如何来求问他。

说到这里，戴维斯博士打断他的话，粗率地给他下了结论：“比尔，昨晚你吃了什么？你显然是做了一个噩梦。”

比尔觉得受了一击：“戴维斯博士，我真不敢苟同。”

这位长者举起手臂，毫不在乎地说：“哦，回家去，忘掉它吧，比尔。这只是你所看到的另一个幻觉罢了，你的想象力过分活跃了。”

“戴维斯博士，你可以告诉我忘掉它，但神把某些东西深深地锚在我的心里。如果你不想支持我，别处会有人支持我的。我有责任顺服神，到普天下传福音。”

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严肃地对待天使来访的这件事，戴维斯博士试着要跟他理论：“比尔，你是想告诉我，你要到普天下去为基督赢取成千上万的灵魂？——你，就凭你这七年的教育水平？”

“那是天使告诉我的，也是我所相信的。”

“那么你打算怎么去做？”

“我不知道，我希望你会给我一些有帮助的建议。”

戴维斯博士呵呵轻声笑了笑：“我的建议是你回家去，好好睡一觉，也许你醒来时会更明智。你真的认为用这样一种神医治的神学能满足一个受教育的世界吗？”

“这不是我的神的医治，”比尔反驳：“这是神的应许，他是那位给我这个使命的神。”

戴维斯博士不为所动地说：“你真的认为人们会相信你吗？”

“那不关我的事，”比尔毫无畏惧地说：“我要做的是忠实持守他的道。”

“比尔，要是你传讲这种东西，你将要对着支撑你教堂屋顶的那些柱子传讲。”

“那么我就对着那些柱子传讲神的道，因为神能从这些柱子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如果是神差派的我，那么某处就必定会有相信他的人。”

离开戴维斯博士的家后，比尔仍然决定要按着天使给的使命去行，不管结果如何，困难多大。不过，督导的嘲笑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丝的疑惑，在那星期剩下的日子里持续搅扰着他。毕竟，这看上去真像一个荒唐的梦。他——卑微的比尔·伯兰罕——怎么可能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去到普天下的各民中呢？从合乎逻辑的视角，这看起来的确不大可能。

星期五下午，比尔走到斯普林大街的梅森药房，把每周二十八美元的支票兑换成现金，买了几个婴儿奶瓶和橡皮奶嘴，好让六周大的利百加开始吸薄荷茶。比尔刚下班，还穿着狩猎部门的制服。他走近那药房时，一辆从路易斯维尔来的巴士停在拐角处，放下乘客。大部分乘客都下了车，很快朝各自的目的地走了。但有一个男人却没有。这个人把手提箱放在人行道上，扫视着周围，好像对那里很茫然。当他的眼睛看到比尔时，这人的脸上显出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比尔走进梅森药房办他的事，完全忘了店外面那个奇特的人。当他走出药房，便看见那人拿起手提箱朝着药房走来。那人再次见到比尔就停了下来，带着同样茫然的表情盯着比尔。比尔一开始想到这人可能要抢劫他。随后他就意识到这想法很可笑，因为那是大白天，又在繁忙的交叉口，而且比尔的皮带上显眼的地方还挂着枪。

比尔转身沿着街走。他马上感到有一只手碰了一下他的肩。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捉摸不透的陌生人。

“请问，”那人说：“你是警官吗？”

“我是自然保护区的官员，”比尔回答：“我为印第安纳州狩猎部门工作。”

那人说话有点犹豫，好像很没有把握：“我——嗯——正在找——某个人。也许你能帮帮我，你是……嗯……对这里很熟悉吗？”

“我差不多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比尔说：“你想找谁呢？”

那人的脸上此时又出现那种奇怪、茫然的表情。“我不是很肯定，你可能认为我发疯了，但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住在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从这里沿河下去大约二百英里。大约有两年了，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这星期初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高大明亮的天使从天上下来，告诉我去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请一位名叫伯兰罕的人为我祷告。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伯兰罕的人？”

比尔的心兴奋得“呯呯”直跳，好像要从胸部里蹦出来了。他说：“我妈妈在那个拐角处开一个寄宿处，她的名字叫伯兰罕。”

“哦，她是伯兰罕，那也是你的名吗？”

“弟兄，”比尔说，用手搂着这陌生人的肩膀：“这个星期初，我站在一个小木屋里，一道大光照进来，一位天使告诉我要去为病人祷告。”

那人忍不住哭了起来。比尔脱下帽子，他们二人就在街角跪下，求神使那人恢复健康。比尔祷告完睁开眼睛，看见行人都站住了：男人们脱下帽子站着，以示尊重；妇女们安静地看好孩子。比尔觉得神的针扎了一下他的皮肤，就轻松地把他那一丝疑惑永远除掉了。现在，他确信是神差派了他。如果是神差派了他，那么神就会为他开一条路让他走。

那个星期天，比尔走进教堂，听到会众正在唱一首新的赞美诗。他喜欢所听到的歌（这首诗歌最终被定为他的主题歌）。这首赞美诗节奏简单，曲调优美。当比尔听到会众重复用变换的歌词唱同一韵律时，他感到主的天使的同在越来越近……好像天使也喜欢这首歌。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

主在这里，主在这里，凡事都有可能，主在这里……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主，我相信……

那个星期天，比尔面对着会众，心里没有一丝疑惑，大胆地与会众分享天使所告诉他的一切话。他说：“从全国各地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他们会把你们挤出去。除非你们对神真诚，早早就来，不然就找不到座位。”

他的会众相信他，包括一个名叫查理·麦克道尔的弟兄。星期一查理正在做焊接时，眼睛被电弧闪光灼伤了。他的医生向他保证失明只是暂时的，只要八到十天就会好。但查理打电话给比尔，无论如何请他来为他祷告。第二天早晨，查理眼睛看得很清楚，就去上班了。

他的老板摩根先生惊奇地看到查理这么快就回来工作了，就去问他是怎么回事。查理解释说，是耶稣应允了他牧师的祷告。

摩根先生说：“我不知道你牧师的祷告能否帮助我妻子。她得癌症住在浸信会医院，快要死了。”

查理回答：“我不知道。你干嘛不在星期三晚上把她带去教堂试试呢？”

摩根的妻子玛吉——一位有二十一年经验的注册护士——得癌症住院已经好几个月了。她做过多次的X光治疗，但都不起作用。医生们给她动了探索性的外科手术，发现癌症已损坏了她胸部下面的身体。癌症扩散得很严重，缠绕在她的肠道四周，就像树根缠住下水道的水管一样。医生把伤口缝起来，能做出的病情诊断只能是：无论如何她是没有希望了。

星期三晚上聚会的时候，摩根先生用担架把他妻子抬进了教堂。她几乎失去了知觉。比尔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位已经废掉了的妇人。当她痛得痉挛时，就神经失常地说胡话。比尔用他的左手握住她的右手，正如天使告诉他要做的。他的手腕和前臂开始麻刺，左手有轻微的肿大，转成鲜红色。他的手背上冒出小白点，形成某种图案。他能感到有振动沿着他的手臂，经过肩膀，穿过胸膛，一直进到他的心脏。

比尔抬头看着摩根先生，问：“这妇人得了什么病？”

“她得了癌症，快死了，”摩根先生说：“你能帮帮她吗？”

比尔想起那天使的话：“如果你能真诚，使人相信你，任何疾病都无法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是癌症也不行。”他看着摩根先生的眼睛：“先生，我相信神能医治她，问题是，你信吗？”

“我信，”摩根先生回答。

比尔闭上眼睛，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使这妇人得医治。突然，他左臂上的振动停了。比尔睁开眼睛，惊奇地看到他的左手此时与右手一样正常。就在那时，他看见一个异象：摩根太太穿着护士服，在医院里照顾病人。比尔站起来，宣告说：“先生，不要害怕。因为主如此说：‘你妻子将要活着’！”

玛吉·摩根的医生一路陪她来到教堂，抗议说：“请原谅，伯兰罕牧师，但是那癌症紧紧地缠住她的肠胃，我们甚至不能用灌肠剂给她冲洗。”

“我不在乎她有什么问题。我看到一个她再次在医院里护理病人的异象。在林中遇见我的那人对我说，无论我看到什么，我就照着说，它也必定会这样。我相信他！”

第二天，玛吉·摩根完全清醒了，神志正常。到了星期五，她胃口回来了，也恢复了一些体力。星期六那天，让他的医生非常震惊，她走到大厅里，请求回家。

第30章

被 囚 的 得 释 放

1946

玛吉·摩根得医治的消息在朋友和邻居中传开了，以自己神秘的方式直传到密西西比河对岸。不久，威廉·伯兰罕收到一份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来的电报。罗伯特·多尔蒂牧师要比尔来为他的女儿贝蒂祷告，她正被一种莫名的疾病折磨。比尔看出这事是出于主的手，就告诉他的会众，一旦他攒够钱作旅费，就马上去。他的会众也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他们慷慨解囊，立即凑足所需要的十一美元，买了一张双程火车票。比尔向一位弟兄借一套西服，坐上了一列开往密苏里州的夜车。

第二天早晨，火车开进圣路易斯站，罗伯特·多尔蒂在车站等他；他看上去很疲倦：“伯兰罕弟兄，你有没有从主那里听到什么话呢？”

“没有，多尔蒂弟兄。你的小女孩好吗？”

他的肩膀垂了下来，声音平淡而沮丧：“她很糟。走吧，我带你去看她。”

在回家的路上，他解释：“我女儿患这病已有三个月了，医生也被难倒了。她身体不停地抖动着，他们认为可能是圣维特斯舞蹈病（圣维特斯舞蹈病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症，由某种特定的链球菌感染导致。症状会潜伏，在受感染的几个月后显露。经常发生在女孩身上，表现为无意识的抽筋），但她的其它症状却与这种诊断不符。所有医生做的都不起作用。我为她祷告又祷告；我家人为她祷告；我的会众也为她祷告；城里的其他传道人也为她禁食祷告，但她仍然毫无起色。”

到了他家里，比尔见到多尔蒂太太。她看上去非常憔悴，眼角和嘴角下垂着。这位母亲一周接一周地坐在生病的女儿床边。至于满头卷发的小贝蒂·多尔蒂，她一直在受苦，看上去很令人同情，下嘴唇肿大，因为疼痛咬出了血而呈鲜红色。她在床单上不断地来回翻滚。这可怜的孩子已经哭喊的发不出声了，然而她还是想要哭出来。

比尔跪在床边，用左手握住女孩的右手。他感到惊奇，因为没有任何振动。那天使曾说，他会在左手感觉到病症，因为这事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玛吉·摩根身上。为什么他在这里没有感觉到呢？这时比尔想起来了——那天使说过，若疾病是来自病魔的生命，如一种病菌，他的手才会感觉到振动。这意味着贝蒂·多尔蒂没有患病。那么，是什么在折磨她呢？

比尔为这受着折磨的女孩做了祷告，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尔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就建议多尔蒂牧师和他自己去教堂里继续恳求神。在那安静的会堂里，他们两人恳切地祷告了三个小时，恳求全能的神怜悯贝蒂·多尔蒂。在他们结束前，比尔祷告：“天父，若你让那可怜的小女孩康复，我答应你，我将出去做你召我来做的事工。我再次答应你，只要你提供我的所需，我就会一直留在事工场上，因为我决不想为了钱而乞求人。”

他们回到家后，贝蒂·多尔蒂还是老样子。比尔坐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静静地祷告着。人不停地来来去去。几个小时后，比尔走到屋外，要伸伸腿，他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边走边不住地祷告。

他回来时，多尔蒂的爷爷在门廊上碰到他，问：“主有给你看到一些事吗，伯兰罕弟兄？”

比尔伤心地回答：“还没有。”他回到屋里，在长椅上坐下。就在他朝窗外看的时候，房间变了。他看到那女孩的床，看到一些人围着床，看到他自己正在为那孩子做些事，那是什么？就在他能说出前，这异象突然消失了，他发现自己回到起居室，正坐在长椅上。接着，比尔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位爷爷回到房里，一下子中断了异象。

那爷爷问：“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吃吗，伯兰罕弟兄？”

“不了，多谢。”比尔站起来，走向前门：“对不起，我需要单独呆一会儿。”他走到外面，坐在罗伯特·多尔蒂的车里，祈求神让那异象再回来。不久，他耳中响起一股旋风发出的有节奏的敲打声。他抬头看，看到那火柱，就是在小木屋里在天使头上像脉冲一样振动的同一个火柱。此时，它正在汽车引擎盖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旋转着。

这异象来得很急：比尔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多尔蒂房子的外面，正在地窑一扇倾斜的门上玩；看见她在门上最高的地方跳上跳下；看到她滑下来，掉在一大堆东西上。然后，比尔看到了她的问题，也看到他必须怎么做才能帮助她。

他赶紧打开车门，大步地沿着车道走进房间。“多尔蒂弟兄，你信任我是神的仆人吗？”

“是的，伯兰罕弟兄。”

“为你的女儿，我有‘主如此说’。但你必须完全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首先，我要求不是你家里的人都离开房子。”许多朋友离开之后，比尔对那母亲说：“多尔蒂姐妹，两天前你买了一个白色水桶，放在食品储藏室水槽的下面。你还没有用它装过水。”

“伯兰罕弟兄，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

“去拿桶装一些水，提到这里来，再拿一块白布来。”

她拿来后，比尔跪在孩子的床边，说：“我要孩子爷爷跟我跪在床的同一边，父亲跪在另一边。当我背诵主祷文时，我要母亲把那块布弄湿，拧干，擦一遍孩子的脸，然后擦一遍她的手，再擦一遍她的脚，我也刚好读完。”比尔低下头，开始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一说完主祷文，就带着权柄地说：“主如此说：‘贝蒂·多尔蒂将得到医治。’她从地窑门上掉下来，碰到背上的一块骨头，骨头移了位。把那块骨头压回去，她就好了。”

罗伯特·多尔蒂把女儿转过来，让她趴在床上，摸着她的整条脊椎骨。很明显，一块椎骨特别凸出来。他用有力的手在那个位置上又快又稳地一压，那椎骨就滑回到原位上。贝蒂·多尔蒂立即就停止了呻吟和颤抖。不久，她从床上坐起来，笑了。那天晚些时候，比尔和贝蒂走到当地的冷饮店，两人一起分享了一杯麦芽奶昔。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比尔正坐在他家的门廊上，多尔蒂一家开着车来了。贝蒂首先从车上跳下来，她跑向比尔，那卷曲的金发随之跳跃着，她与比尔拥抱。罗伯特·多尔蒂在门廊上坐下，问比尔愿不愿意考虑再去圣路易斯举办一星期的医治复兴会。

比尔对这建议没有考虑得太久。他想起三月份他所看到的那异象，在异象中，他正站在西部分发那像一座大山似的生命之粮。圣路易斯在杰弗逊维尔的西部，也许这次复兴会将应验那异象。即或不然，比尔也觉得他现在必须持守对神的诺言，出来全时间地投入到新的事工中。

第二天，他辞去了在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的工作，以及印第安纳州狩猎管理员的职位。星期天，比尔在教堂里告诉会众有关即将在圣路易斯举办的复兴会。他也解释了他对神的许诺：要是贝蒂·多尔蒂得了医治，他就出来，投入到传福音的工场上。只要神满足他财政上的需要，叫他不致于向人乞讨钱，他就会一直留在事工场中。接着，比尔在伯兰罕堂讲了多年来的最后一场道。

他的讲道以小大卫击败非利士勇士、巨人歌利亚作为主题。这似乎是个很恰当的主题，因为就像年轻的大卫一样，比尔与他的敌人相比也很不相称。他是个身无分文的小镇传道人，带着信心出去迎战世上那些巨人般的魔鬼：疾病、痛苦、灵性上的愚昧。他并不担心自己没有资格证书，或者缺少资金支持，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而在神，凡事都能（正如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所证实的）。

玛吉·摩根与他教会里的其他几位成员陪同比尔和美达一起来到圣路易斯。罗伯特·多尔蒂租了一个像马戏团用的那样大的帐篷，并在全城分发了复兴会的广告。

复兴会的第一个晚上，只来了几十个人。比尔告诉他们，天使怎样来见他，给他一个从神来的使命，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到全世界的各民中。接着，他让玛吉·摩根上台做见证。那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见证啊！一个半月前，玛吉痛得神志昏迷，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时日似乎屈指可数。癌症侵蚀她，已毫无希望。接着神行了一件神迹。现在她觉得像以前一样又强壮又健康。接着，贝蒂·多尔蒂跳到了前面。她看上去也像其他任何一个七岁的女孩一样健康活泼。以这两个见证为背景，比尔传讲了一篇简短的道，鼓励人们对神医治人的应许要有绝对的信心。后来，他叫那些有病的人上前来。有十八个人来到前面接受祷告。

第一个上前来接受比尔祷告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妇人，她头上缠着绷带。她的鼻尖上长着一个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肿瘤。比尔用左手握住那妇人的右手，比尔的手背转成鲜红色，开始肿起来。他能感觉到从那妇人传过来的振动，经过他的手，传至手臂，一路传到他的心脏。他研究着他那红肿的手背上所形成的一组白点。它们移动的式样正像他握住玛吉·摩根的手时所看到的。他说：“这是癌症，是不是？”

那妇人说是的。比尔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她得医治而做祷告后，他手臂上的振动停止了，肿消退了，他的手复了原。比尔宣告她得了医治，尽管那肿瘤还明显地在她的鼻尖上。

接着，比尔走到一个柱着拐杖、严重向前倾斜的老人面前。那人告诉比尔他已经跛了好多年。比尔握住那人的手时，没有感觉到振动。所以，比尔就按着《雅各书》5章14-15节，宣告神的应许：“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比尔沾一滴橄榄油抺在那人的前额上，祈求耶稣基督医治他。比尔的祷告还没有完，那人就把拐杖扔到一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健全而灵活地迈步走开了。比尔拣起他扔掉的拐杖，把它挂在台上的横杆上。

那晚就这样进行着，医治一个接一个。有两个聋子能听见，一个瞎子能看见。当然，不是每一种医治都是看得见的。但每个上前来接受祷告的人都宣称：比尔为他们祷告后，都有一些超自然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众人兴奋不已地回家了。

发生这么不同寻常的神迹的消息在当地传开了，第二晚帐篷里座无虚席。第三晚又加了好多椅子，但还有许多人站着。在整个星期接下来的复兴会都是这样。帐篷不够容纳那些要进来的人。此外，那些进不去的人并没有回家。他们挤在入口处附近听比尔讲道，希望他们迟一点能得到到前面来接受祷告的机会。

何等的医治啊！比尔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医治和神迹，一起发生在一周的时间里。人们从斜视、关节炎、疝气、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小儿麻痹症、肿瘤、癌症、神经失调、胃病等疾病的捆绑中得着了释放。

比尔藉着他手上的迹象辨认出这些人患的病。他开始初步了解自己手上的恩赐能做些什么了。很明显，与病菌有关的各种疾病都有它独特的振动频率。他的左臂对这些振动都有反应。使他最感兴趣的是显现在他手背上的白点。白点的图案似乎根据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变化。通过学习各种不同图案的意思，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疾病，他能诊断出任何一种由病魔存在而引起的疾病。他正在进行大量的操练。

在星期六晚上，一个九十三岁的留着长长的白胡须的老人被带到前面。他的一条腿是木制假腿，一只眼睛是玻璃眼睛，但他的祷告请求是得到他的听力。他是完全聋的。在奉耶稣的名给他抺油祷告后，那人甚至能听到小声说的话了。星期天晚上，一位六十五岁的黑人老牧师被带到前面。这人已瞎了二十年。比尔用手电筒照这人的脸，他的眼睑甚至都没有动一下。他为那人祷告，用油抺他，并呼求主的名。然后，比尔把他的手放在那人的脸前面，问：“你能看见我的手吗？”

那人兴奋得颤抖：“是的！是的，我看见了东西，只是有点模糊不清。”

“那是我的手，”比尔说：“你用眼睛一直盯着它，什么时候看不见了就告诉我。”比尔向后退到台上的另一边，手一直保持与眼睛同一个高度。当比尔退到超过四十英尺远的讲台边时，那人突然抬头往上看，喊叫起来：“赞美主！我能数那些灯了！我能看见那些挂灯的横木了。”

星期一早晨，城里一些传道人来到比尔住的旅馆房间，问他能否再举办一周的聚会。比尔说他会为这事祷告，然后让他们知道结果。那些传道人走后，比尔和美达一起跪下寻求主的带领。祷告了一会儿以后，两人的声音都停了下来，美达觉得有带领要读一段圣经。她就随意打开圣经，从《以赛亚书》42章开始读起：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的魂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他必将公正带给外邦……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约，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监牢。

比尔觉得这就是他的答案。这个星期来，他不是看到被囚的出了牢狱吗？甚至开了瞎子的眼吗？他打电话给圣路易斯的传道人，告诉他们他会再举办一个星期的医治复兴会。

那天晚上，他对着挤满帐篷里的人传道，祷告至凌晨一点。被囚的继续得着了释放：患瘘管病的、胆结石的、分泌腺疾病的、视力疾病的、高血压的、关节炎的、癌症的等等。在耶稣基督的大能下，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人的信心。有一个胳膊瘫痪了二十九年的人，祷告之后就能举手在头上摆动；一位残疾的妇人被抬进来，后来靠着自已的气力走了出去；一位右腿骨头上有结核病的男人，用那条患过病的腿走路跺脚，丝毫未感到疼痛；一位抱着婴孩的妇人告诉比尔，那婴孩从未睁开过眼睛。比尔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之后，那婴孩的眼睛就开了。

有天晚上，一位叫伊万杰琳·葛狄的十一岁小女孩，带着一个耳聋的小男孩来到前面。比尔听了她的故事后，要她到麦克风前再讲一遍。伊万杰琳说，博比的父母不信神，但她信。她见过神能做的事，所以就带她的朋友博比来参加聚会，让他得医治。比尔用油抺博比，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博比的听力就恢复了。

这不是唯一得医治的耳聋孩子。一天晚上，约十二点半，比尔正准备结束祷告聚会，一个男人从帐篷后面冲进来，喊着说：“伯兰罕弟兄，等一等！先不要结束。”那人领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来到前面，解释说：“我是从伊利诺斯州北部来的一位传道人。几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主耶稣是如何回答你的祷告的。我开了一整天的车来这里，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她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声音，她天生就是聋子。”

比尔沾一滴橄榄油抺那女孩，抬头望着天，轻声地祷告：“亲爱的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恢复这小孩的听力。”

那女孩受惊似地跳了起来。举起双手捂住耳朵，跑到她父亲那里。她能听见了！

每晚聚会开始，有些在早先的聚会中得医治的人上前来做得医治的见证。这些人中有那位鼻尖上长着肿瘤的老妇人。接受祷告后的当天晚上，那肿瘤掉了下来，长肿瘤的地方留下一道凹痕；另一位老妇人给大家看她现在的手，已经能活动自如了。她解释说，她的双手在两年前一次失败的手术后就一直残疾不能用；一位男人以前由于风湿性关节炎四肢几乎不能动弹，现在却能活动自如了；一位年轻女子讲述她如何伤了左脚，弄碎了跖骨，后来骨头戳破皮肤顶了出来。医生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比尔为她祷告后十五分钟，她的脚感到一阵凉爽。她低头惊奇地看到那肿出来的地方消了下去，骨头恢复了原位。

到复兴会的最后几个晚上，很多人挤到台前要接受祷告，比尔几乎无法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那里。他尽力克服这个困难，为每个需要祷告的人祷告，但这意味着聚会要拖到凌晨两点钟。每晚聚会结束后他都很虚弱，多尔蒂牧师不得不扶他走到车上。除这超负荷的工作量外，白天多尔蒂牧师还带着比尔，到那些打过电话、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参加晚上聚会的病人家里，为他们祷告。

终于，他的第一次医治复兴会结束了，这给比尔留下了对未来的激动的憧憬。藉着信心，他进入到他传福音的新事工中，神也一直祝福他。在过去的十一天里，比尔触摸和为之祷告的人超过一千人。被囚的被领出牢狱，但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尔的身体精疲力竭。但他仍然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拓展基督的事业。不幸的是，他在圣路易斯为医治大会所定的模式，在后来的两年里几乎把他自己完全毁了。

第 二 册 作 者 说 明

对于那些对书中内容的精确性抱有好奇心的读者来说，我个人的这些评注应该会有帮助。

论到书的风格，就像在第一册“贫困交加的青少年时代”一样，第二册的大部分对话是基于威廉·伯兰罕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年已录制下来的一千一百多场讲道里的个人见证。唯一的例外是第二十三章“力争恢复”开头部分的对话，他母亲爱拉的提醒，使他想起童年时代他见到的在俄亥俄河上架桥施工时十六个人落水身亡的异象。这段对话是我臆想出来的。我加上这段对话，是想表明他童年时代的异象如此真确地应验，必定会鼓励他度过一生中这段黑暗的时期。那些基本事实都是正确的：爱拉·伯兰罕在那段时间经营一个寄宿处，她的大儿子经常路过那里吃晚饭；爱拉曾记下她儿子童年时代的异象并保存起来；横跨杰弗逊维尔和路易斯维尔之间的俄亥俄河克拉克纪念大桥就是这一年建造的。尽管后来在那两座城市之间建了几座跨河大桥，但威廉·伯兰罕曾对他朋友佩里·格林指着克拉克纪念大桥告诉他，他在童年时代的异象中所看见的就是这座桥。

关于威廉·伯兰罕的使命，在他超过十九年的国际性传道事工中，他经常提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那个晚上，天使来到他的岩洞里见他，跟他交谈了约半个小时。他与天使的那次交谈，就是我记录在第二十八章“天使与岩洞”里的内容，是威廉·伯兰罕在多年的讲道中所提到的天使造访这件事的综合记述。因此，这段对话不可能全部都包含在任何一次的讲道中。

关于那个关键性的夜晚，还有一点，在威廉·伯兰罕最早的讲道中，他通常说，他是在护林员废弃的小木屋里祷告时，天使遇见了他并赐给他使命。但是，他私下告诉过佩里·格林和其他人，那件事实际上是发生在离那个小木屋不远的岩洞里。毫无疑问，他担心如果他公开地说出天使在他的岩洞里遇见他，人们可能会进那个林子里寻找，直到找到为止。由于他把那个岩洞当作他祷告的密室，他想对它的位置保密。有一次，他确实公开地说，天使第一次向他显现是在他的岩洞里：“一天夜里，在印第安纳州的格林磨坊，在我所在的一个岩洞里，主的天使显现了，说：‘你要去为病人祷告。’然后，他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我就去了，走遍全国，经过琼斯伯罗，告诉人们，天使所说的必定成就。而且一直是那样，在全世界都证实了。”

最后，这是我对他手上迹象的几点想法。尽管这迹象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但它也有自然的一面。当他的左手接触到病人的右手时，细菌和病毒就会在他手上引起一种物理反应。他的接触并不产生振动；振动已经存在于那病人身上，是由病魔在疾病里的生命所导致的。靠着这个恩赐，威廉·伯兰罕能够感受到那些振动，也能够观察出振动在他手上是如何变化的。每一种疾病对他手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篇题为“旷野中的儿女”的讲道中，他说，他的手“变得血红，因不同的疾病手上凸起不同的白点”。

从我所研究的化学中我知道，一切元素都以不同的频率振动着；也就是说，电子始终围绕着原子核运动。由于原子的电子结构决定物质的形式，所以，物质和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同一回事。一切原子、一切分子，以至于一切生命组织的细胞都是由振动构成的。同样，在细菌和病毒里的病魔的生命也以不同的频率振动，并且受制于宇宙的自然法则。

对生命来说，有两个面，身体上的和属灵上的。对于任何检查生命组织之死亡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身体上的属性可能还在那里，但生命却没有了。生命的运作，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说，是属灵上的。在疾病里的病魔的生命也具有身体上和属灵上的两个面。尽管第一个迹象使疾病在身体上的这一面显现出来，使人可以看见，但唯有耶稣基督圣灵的大能才能终止病魔的生命。

至于威廉·伯兰罕为了用好他的迹象必须学习多少，我知道，一些学习是不可少的，因为当他握着玛吉·摩根的手第一次感到振动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不得不问她丈夫，玛吉得的是什么病。我不知道这种学习过程持续了多久，也许是短暂的。即使是在学习期间，他也没有在辨别中出过任何差错。如果他认不出一种疾病，他就会问。到一九四七年他的讲道首次被录音时，他没有问人，他能说出人们患什么病，从来没有说错过。

对他的恩赐来说，也有人类理智难以理解的属灵一面。天使在岩洞里告诉威廉·伯兰罕第一个迹象时，说：“在神的恩膏下，不要试图用自己的心思去想，所当说的话必会赐给你。”这是无法解释的，但其结果可以从他为人祷告的聚会的录音带里听到。

威廉·伯兰罕总是强调，他的恩赐不能医治任何人。不过，看到那恩赐诊断疾病百分之百正确，就能把人们的信心提升到能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的高度。信心是属灵上的律。信心的大能对每个愿意使用信心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可以起作用的。让我把这个想法留给你：不要以为威廉·伯兰罕的生平只是历史而已。想一想它如何应用在你身上。神已经重新将他的大能启示给我们这一代人。让你自己的信心提升到这个位置，使你能从神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救恩、医治、启示，无论是什么；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